

忠义水滸全书

(三)

康德九年六月十五日印刷
康德九年六月二十日發行

忠義水滸全書 (3)

① 定價一圓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編輯人 趙 振 興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一一七
發行人 張 松 亭

新京特別市西七馬路一四
印刷人 駒 越 五 貞

新京特別市東長春大街二七
發行所 藝 文 書 房

振替新京四二一九
電話(二)一三九二

總配
元給
滿洲圖書配給株式會社

滿洲圖書株式會社印刷

第二十二回

閻婆大鬧鄆城縣

朱全義釋宋公明

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拿住唐牛兒，解進縣裏來。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，慌忙出來陞廳。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。知縣看時，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，一箇漢子跪在右邊。知縣問道：「甚麼殺人公事？」婆子告道：「老身姓閻。有箇女兒喚做婆惜，典與宋押司做外宅。昨夜晚間，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，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，叫罵出門，鄰里盡知。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，回來把我女兒殺了。老身結扭到縣前，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，告相公做主。」知縣道：「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？」唐牛兒告道：「小人不知前後因依。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擗碗酒喫，被這閻婆又小人出來。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，遇見閻婆結扭宋押司在縣前。小人見了，不合去勸他，他便走了。却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由。」知縣喝道：「胡說！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，如何肯造次殺人？這人命之事，必然在你身上！左右在那裏？」便喚當廳公吏。

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。見說閻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，正是我的表子，隨即取了各人口詞，就替閻婆寫了狀子。疊了一宗案。便喚當地方作伴，行人，并地廂，里正，鄰佑一千人等，來到閻婆家，開了門，取屍首登場檢驗了。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。當日再三看驗得，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。衆人登場了當，屍首把棺木盛了，寄放寺院裏，將一千人帶到縣裏。

知縣却和宋江最好，有心要出脫他，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。唐牛兒供道：「小人並不知前後。」知縣道：「你這廝如何隔夜去他家尋鬧？一定你有干涉！」唐牛兒告道：「小人一時撞去擗碗酒喫。……」知縣道：「胡說！打這廝！」左右兩邊狼虎一般公人，把這唐牛兒一索網翻了，打到三五十，前後語言一般。

知縣明知他不知情，一心要救宋江，只把他來勘問。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，禁在牢裏。

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：『雖然如此，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，必須去拿宋江來對問，便有下列。』知縣喫他三回五次來稟，遮掩不住，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。宋江已自在逃去了，只拿得幾家鄰人來回話：『兇身宋江在逃，不知去向。』

張文遠又稟道：『犯人宋江逃去，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，見在宋家村居住，可以勾追到官，責限追捕，跟尋宋江到官理問。』知縣本不肯行移，只要贖贖做在唐牛兒身上，日後自慢慢地出他。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，唆使閻婆上廳，只管來告。知縣情知阻當不住，只得押紙公文，差三兩箇做公的，去宋家莊勾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。公人領了公文，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。太公出來迎接，至草廳上坐定。公人將出文書，遞與太公看了。宋太公道：『上下請坐，容老漢告稟：老漢祖代務農，守此田園過活。不孝之子宋江，自小忤逆，不肯本分生理，要去做吏，百般說他不從，因此，老漢數年前，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，出了他籍，不在老漢戶內人數。他自在縣裏住居，老漢自和孩兒宋清，在此荒村，守些田畝過活。他與老漢水米無交，並無干涉。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，連累不便，因此在前官手裏告了，執憑文帖，在此存照，老漢取來，教上下看。』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，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門路，苦死不肯做冤家。衆人回說道：『太公既有執憑，把將來我們看，抄去縣裏回話。』太公隨即牢殺些雞鵝，置酒管待了衆人，費發了十數兩銀子，取出執憑公文，教他衆人抄了。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，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，說道：『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，告了執憑文帖，見有抄白在此，難以勾捉。』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，便道：『既有執憑公文，他又別無親族，只可出一千貫賞錢，行移諸處，海捕捉拿便了。』

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：『宋江實是宋清隱藏在家，不令出官。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拿宋江？』知縣喝道：『他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，出了他籍，見有執憑公文存照，如何拿

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？」閻婆告道：「相公，誰不知道他叫做『孝義黑三郎？』這執憑是簡假的，只是相公做主則箇！」知縣道：「胡說！前官手裏押的印信公文，如何是假的？」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，哽哽咽咽地價哭告相公道：「人命大如天，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，只得去州裏告狀。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！」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：「相公不與他行移拿人時，這閻婆上司去告狀，倒是利害。倘或來提問時，小吏難去回話。」知縣情知無理，只得押了一紙公文，便差朱全，雷橫二都頭，當廳發落：「你等可帶多人，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，搜捉犯人宋江來。」有詩爲證：

不關心事總由他，
路上何人怨折花。

爲惜如花婆婆死，
俏冤家做惡冤家。

朱雷二頭領了公文，便來點起士兵四十餘人，逕奔宋家莊上來。宋太公得知，慌忙出來迎接。朱全，雷橫二人說道：「太公休怪我們。上司差遣，蓋不由己。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？」宋太公道：「兩位都頭在上：我這逆子宋江，他和老漢並無干涉。前官手裏，已告開了他，見告的執憑在此。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，不同老漢一家過活，亦不曾回莊上來。」朱全道：「然雖如此，我們憑書請客，奉帖勾人，難憑你說不在莊上。你等我們搜一搜看，好去回話。」便叫士兵三四十人，圍了莊院。「我自把定前門，雷都頭，你先人去搜。」雷橫便入進裏面，莊前莊後搜了一遍，出來對朱全說道：「端的不在莊裏。」朱全道：「我只是放心不下，雷都頭，你和衆弟兄把了門，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。」宋太公道：「老漢是識法度的人，如何敢藏在莊裏？」朱全道：「這箇是人命的公事，你却嗔怪我們不得。」太公道：「都頭尊便，自細細地去搜。」朱全道：「雷都頭，你監着太公在這裏，休教他走動。」

朱全自進莊裏，把朴刀倚在壁邊，把門來拴了，走入佛堂內去，把供牀拖在一邊，揭起那片地板來。板底下有條索頭，將索子頭只一拽，銅鈴一聲響，宋江從地窖子裏鑽將出來，見了朱全，喫那一驚。朱全

道：『公明哥哥，休怪小弟今來捉你。閒常時和你最好，有的事都不相瞞。一日酒中，兄長曾說道：「我家佛座底下有箇地簀子，上面放着三世佛，佛堂內有片地板蓋着，上面設着供牀。你有些緊急之事，可來這裏躲避。」小弟那時聽說，記在心裏。今日本縣知縣，差我和雷橫兩箇來時，沒奈何，要瞞生人眼目。相公也有靦兒長之心，只是被張三和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，道本縣不做主時，定要在州裏告狀，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搜你莊上。我只怕雷橫執着，不會周全人，倘或見了兄長，沒箇做圓活處，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，一遲自來和兄長說話。此地雖好，也不是安身之處。倘或有人得知，來這裏搜着，如之奈何？」宋江道：『我也自這般尋思。若不是賢兄如此周全，宋江定遭縲紲之厄。』朱全道：『休如此說。兄長却投何處去好？』宋江道：『小可尋思有三箇安身之處：一是滄州橫海郡「小旋風」柴進莊上，三乃是青州清風寨「小李廣」花榮處，三落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。他有兩個孩兒：長男叫做「毛頭星」孔明，次子叫做「獨火星」孔亮，多曾來縣裏相會。那三處在這裏躊躇未定，不知投何處去好。』朱全道：『兄長可以作急尋思，當行即行。今晚便可動身，切勿遲延自誤。』宋江道：『上下官司之事，全望兄長維持，金帛使用，只顧來取。』朱全道：『這事放心，都在我身上。兄長只顧安排一路。』宋江謝了朱全，再入地簀子去。

朱全依舊把地板蓋上，還將供牀壓了，開門拿朴刀，出來說道：『真個沒在莊裏。』叫道：『雷都頭，我們只拿了宋太公去如何？』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，尋思：『朱全那人，和宋江最好。他怎地顛倒要拿宋太公。：：：這話以定是反說。他若再提起，我落得做人情。』朱全，雷橫叫攏土兵，都入草堂上來。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。朱全道：『休要安排酒食。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裏走一遭。』雷橫道：『四郎如何不見？』宋太公道：『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，不在莊裏。宋江那厮，自三年已前，把這逆子告出了戶，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。』朱全道：『如何說得過！我兩個奉着知縣台旨，叫拿你父子二人，自去縣裏回話。』雷橫道：『朱都頭，你聽我說：宋押司他犯罪過，其中心有緣故，也未便該死罪。既然

太公已有執憑公文，係是印信官文書，又不是假的，我們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，權且擔負他些個，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。』朱全尋思道：『我自反說，要他不疑。』朱全道：『既然兄弟這般說了，我沒來山做甚麼惡人。』宋太公謝了道：『深感二位都頭相覷。』隨即排下酒食，犒賞衆人。將出二十兩銀子，送與兩位都頭。朱全，雷橫堅執不受，把來散與衆人——四十個士兵——分了。抄了一張執憑公文，相別了宋太公，離了宋家村。朱雷二位都頭，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。

縣裏知縣正值陞廳，見朱全，雷橫回來了，便問緣由。兩個稟道：『莊前莊後，四圍村坊，搜遍了二次，其實沒這個人。宋太公臥病在牀，不能動止，早晚臨危；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；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。』知縣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一面申呈本府，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。：：：』不在話下。縣裏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，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。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，況且婆娘已死了，張三又平常亦受宋江好處，因此也只得罷了。朱全自贖些錢物，把與閻婆，教不要去州裏告狀。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，沒奈何，只得依允了。朱全又將若干銀兩，教人上州裏去使用，文書不要駁將下來。又得知縣一力主張，出一千貫賞錢，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，只把唐牛兒開做成個『故來兇身在逃，』脊杖二十，刺配五百里外。干連的人，盡數保放寧家。這是後話。有詩爲證：

一身狼狽爲煙花，

地窖藏身亦可拿。

臨別叮嚀好趨避，

韓公端不愧朱家。

且說宋江，他是個莊農之家，如何有這地窖子，原來故宋時，爲官容易，做吏最難。爲甚的爲官容易？皆因那時朝廷奸臣當道，讒佞專權，非親不用，非財不取。爲甚做吏最難？那時做押司的，但犯罪責，輕則刺配遠惡軍州，重則抄扎家產，結果了殘生性命，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躲身。又恐連累父母，教爹娘告了忤逆，出了籍冊，各戶另居，官給執憑公文存照，不相來往，却做家私在屋裏。宋時多有這般算

的。

且說宋江從地窖子出來，和父親兄弟商議：『今番不是朱全相覷，須喫官司，此恩不可忘報。如今我和兄弟兩個，且去逃難。天可憐見，若遇寬恩大赦，那時回來，父子相見。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全，央他上下使用，及資助閻婆些，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。』太公道：『這事不用你憂心。你自和兄弟宋清，在路小心。若到了彼處，那裏使個得托的人寄封信來。』

當晚弟兄兩個，拴束包裹。到四更時分起來，洗漱罷，喫了早飯，兩個打扮動身。宋江戴着白范陽氈笠兒，上穿白緞子衫，繫一條梅紅縱線縵，下面纏腳絳襪着多耳麻鞋。宋清做伴當打扮，背了包裹，都出草廳前，拜辭了父親。宋太公三人瀝淚不住，太公分付道：『你兩個前程萬里，休得煩惱。』宋江，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，小心看家，早晚殷勤伏侍太公，休教飲食有缺。兄弟兩個，各跨了一口腰刀，都拿了一條朴刀，逕出離了宋家村。

兩個取路登程，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氣。但見：

柄柄菱荷枯，
葉葉梧桐墜。

蛩吟腐草中，
鴈落平沙地。

細雨濕楓林，
霜重寒天氣。

不是路行人，
怎譜秋滋味。

話說宋江弟兄兩個行了數程，在路上思量道：『我們却投奔兀誰的是？』宋清答道：『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那柴大官人名字，說他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，只不會拜識，何不只去投奔他？人都說仗義疎財，專一結識天下好漢，救助遭配的人，是個見世的孟嘗君。我兩個只投奔他去。』宋江道：『我也心裏是這般思想。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往，無緣分上不會得會。』兩個商量了，逕望滄州路上來。途中免不得

登山涉水，過府衝州。但凡客商走路，早晚安歇，有兩件事免不得：便是吃賴碗，睡死人牀。

且把閒話提過，只說正話。宋江弟兄兩個，不止一日，來到滄州界分，問人道：『柴大官人莊在何處？』聞了地名，一逕攔莊前來，便問莊客：『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？』莊客答道：『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，不在莊上。』宋江便問：『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？』莊客道：『有四十餘里。』宋江道：『從何處落路去？』莊客道：『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？』宋江道：『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。』莊客道：『莫不是「及時雨」宋押司麼？』宋江道：『便是。』莊客道：『大官人時常提說大名，只怨恨不能相會。既是宋押司時，小人引去。』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，宋清，逕投東莊來。沒三個時辰，早來到東莊。宋江看時，端的好一所莊院，十分齊整，但是：

前迎闊港，後靠高峰。數千株槐柳成林，三五處廳堂待客。轉屋角牛羊滿地，打麥場鵝鴨成群。飲饌豪華，賽過那孟嘗食客；田園主管，不弱他程鄭家僮。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，戶無差役子孫閒。

當下莊客便道：『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，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。』宋江道：『好。』自己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，解下腰刀，歇了包裹，坐在亭子上。那莊客入去不多時，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，柴大官人引着三五個伴當，慌忙跑將出來，亭子與宋江相見：

柴大官人見了宋江，拜在地下，口稱道：『端的想殺柴進，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，大慰平生渴仰之念，多幸！多幸！』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：『宋江疏頑小吏，今日特來相投。』柴進扶起宋江來，口裏說道：『昨夜燈花報，今早喜鵲噪，不想却是貴兒來了。』滿臉堆下笑來。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，心裏甚喜，便喚兄弟宋清，也來相見了。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，在後堂西軒下歇處。柴進攔住宋江的手，入到裏面正廳上，分賓主坐定。柴進道：『不敢動問，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，如何得暇來到荒村僻處？』宋江答道：『久聞大官人大名，如雷灌耳。雖然屢次收得華翰，只恨賤役無閒，不能勾相會。今日

宋江不才，做出一件沒出豁的事來，弟兄二人尋思，無處安身，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，特來投奔。」柴進聽罷，笑道：「兄長放心。遮莫做下十惡大罪，既到敝莊，但不用憂心。不是柴進誇口，任他捕盜官軍，不敢正眼兒覷着小莊。」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，一一告訴了一遍。柴進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兄長放心。便殺了朝廷的命官，劫了府庫的財物，柴進也敢藏在莊裏。」說罷，便請宋江弟兄兩個洗浴。隨即將出兩套衣服，巾幘，絲鞋，淨襪，教宋江弟兄兩個換了出浴的舊衣裳。兩個洗了浴，都穿了新衣服。莊客自把宋江穿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。柴進邀宋江去後堂深處，已安排下酒食了，便請宋江正面坐地，柴進對席。宋清因宋江在上，側首坐了。

三人坐定，有十個近上的莊客并幾個主管，輪替着把盞，伏侍勸飲。柴進再三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，宋江稱謝不已。酒至半酣，三人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。看看天色晚了，點起燈燭。宋江辭道：「酒止。」柴進那裏肯放，直喫到初更左側。宋江起身去淨手。柴進喚一個莊客，提碗燈籠，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。便道：「我且釀杯酒。」大寬轉穿出前面廊下來。俄延走着，却轉到東廊前面。宋江已有八分酒，脚步起了，只顧踏去。那廊下有一個大漢，因害瘧疾，當不住那寒冷，把一鉢火在那裏向。宋江仰着臉，只顧踏將去，正躡在火鉢柄上，把那火鉢裏炭火，都掀在那漢臉上。那漢喫了一驚，驚出一身汗來。

那漢氣將起來，把宋江劈胸揪住，大喝道：「你是甚麼鳥人？敢來消遣我！」宋江也喫一驚。正分說不得，那個提燈籠的莊客，慌忙叫道：「不得無禮！這位是大官人最相待的客官。」那漢道：「客官，」客官，「我初來時，也是「客官，」也曾相待的厚。如今却聽莊客撒口便，疏慢了我，正是「人無千日好，花無百日紅。」却待要打宋江，那莊客撒了燈籠，便向前來勸。正勸不開，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。柴大官人親趕到說：「我接着押司，却在這裏鬧？」

那莊客便把躡了火鉢的事說一遍。柴進笑道：「大漢，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？」那漢道：「奢遮，

奢遮，他敢比不得鄆城宋司少些兒！」柴進大笑道：「大漢，你認得宋押司不？」那漢道：「我雖不會認的，江湖上久聞他是個『及時雨』宋公明；且又仗義疎財，扶危濟困，是個天下聞名的好漢。」柴進問道：「如何見的他天下聞名的好漢？」那漢道：「却纔不說了，他便是真大丈夫，有頭有尾，有始有終，我如今只等病好時，便去投奔他。」柴進道：「你要見他麼？」那漢道：「我可知要見他哩！」柴進道：「大漢，遠便十萬八千里，近便只在面前。」柴進指着宋江，便道：「此位便是『及時雨』宋公明。」那漢道：「真個也不是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可便是宋江。」那漢定睛看了看，納頭便拜，說道：「我不是夢裏麼？與兄長相見！」宋江道：「何故如此錯愛？」那漢道：「却纔甚是無禮，萬望恕罪。有眼不識泰山！」跪在地下，那裏肯起來。宋江慌忙扶住道：「足下高姓大名？」柴進指着那漢，說出他姓名，叫甚諱字。有分教，山中猛虎，見時魄散魂離；林下強人，撞着心驚膽裂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彩，道破山河水倒流。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橫海郡柴進留賓

景陽岡武松打虎

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，去淨手了；轉出廊下來，蹠了火鉢柄，引得那漢焦躁，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；柴進趕將出來，偶叫起宋押司，因此露出姓名來。那大漢聽得是宋江，跪在地下那裏肯起，說道：『小人「有眼不識泰山！」一時冒瀆兄長，望乞恕罪。』宋江扶起那漢問道：『足下是誰？高姓大名？』柴進指着道：『這人是清河縣人氏。姓武，名松；排行第二。已在此間一年了。』宋江道：『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，不期今日卻在這裏相會。多幸多幸！』柴進道：『偶然豪傑相聚，實是難得。就請同坐一席說話。』宋江大喜，攔住武松的手，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喫；宋清與武松相見。柴進便邀武松坐地。宋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。武松那裏肯坐。謙了半晌，武松坐了第三位。柴進教再整杯盤，來勸三人痛飲。宋江在燈下看了武松這表人物，心中歡喜，便問武松道：『二郎因何在此？』武松答道：『小弟在清河縣，因酒後醉了，與本處機密相爭；一時間怒起，只一拳打得那廝昏沉。小弟只道他死了；因此一逕地逃來，投奔大官人處來躲災避難，今已一年有餘，後來打聽得那廝卻不會死，救得活了。今欲正要回鄉去尋哥哥，不想染患瘡疾，不能發動身回去。卻纔正發寒冷，在那廊下向火；被兄長蹠了鉢柄，喫了那一驚，驚出一身冷汗，恐怕病倒好了。』宋江聽了大喜。當夜飲至三更。酒罷，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。次日起來，柴進安排席面，殺羊宰豬，管待宋江，不在話下。

過了數日，宋江將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。柴進知道，那裏肯要他用錢，自取出一箱緞疋綉絹，門下自有針工，便教做三人的稱體衣裳。書中交代柴進因何不喜武松？原來武松初來投奔柴進時，也一般接納管待；次後在莊上，但喫醉了酒，性氣剛，莊客有些管顧不到處，他便要下拳打他們；因此滿莊裏莊客，

沒一個道他好。衆人只是嫌他，都去柴進面前，告訴他許多不是處。柴進雖然不趕他，只是相待得他慢了。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，飲酒相陪，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。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，武松思鄉，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。柴進，宋江，兩個都留他再住幾時。武松道：『小弟因哥哥多時不通信息，只想要去尋他。』宋江道：『實是二郎要去，不敢苦留。如若得閒時，再來相會幾時。』武松拜謝了宋江，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。武松謝道：『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。』武松縛了包裹，拴了哨棒要行。柴進又治酒食送武松。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袖襖，戴着個白范陽氈笠兒，背上包裹，提了哨棒，相辭了便行。宋江道：『賢弟少等一等。』同到自己房內，取了些銀兩，趕出到莊門前來說道：『我送兄弟一程。』宋江和兄弟宋清兩個，等武松辭了柴大官人，宋江也道：『大官人，暫別了便來。』三個離了柴進東莊，行了五七里路，武松作別道：『尊兄送了，請回。柴大官人必然專望。』宋江道：『何妨再送幾步？』路上說些閒話，不覺又過了二三里。武松挽住宋江手道：『尊兄不必遠送。嘗言道，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！」宋江指着道：『容我再行幾步。』』那官道上有個小酒店，我們喫三杯了作別。』三個來到酒店裏，宋江上首坐了；武松倚了哨棒，下席坐了；宋清橫頭坐定；便叫酒保打酒來，且買些盤饌菓品茶蔬之類，都搬來擺在桌子上。三人飲了幾杯，看看紅日半西，武松便道：『天色將晚。哥哥不棄武一時，就此受武二四拜，拜爲義兄。』宋江大喜。武松納頭拜了四拜，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，送與武松。武松那裏肯受，說道：『哥哥，客中自用盤費。』宋江道：『兄弟不必多慮。你若推却，我便不認你做兄弟。』武松只得拜受了，收放纏袋裏，宋江取些碎銀子，還了酒錢。武松拿了哨棒，三個執手出酒店前來作別。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。宋江和宋清，立在酒店門前，望武松不見了，方纔轉身回來。行不到五里路頭，只見柴大官人騎着馬，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。宋江望見了大喜，一同上馬回莊上來。下了馬，請入後堂飲酒。宋江弟兄兩個，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。話分兩頭。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，當晚投客店歇了。次日早，起來打火喫了飯，還了房錢，拴束

包裹，提了哨棒，便走上路。尋思道：『江湖上只聞說及時雨宋公明，果然不虛。結識得這般弟兄，也不枉了！』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，來到陽穀縣地面。此去離縣治還遠。當日晌午時分，走得肚中饑渴，但見前面有一個酒店，挑着一面招牌在門前，上頭寫着五個字道：『三碗不過岡。』武松入到裏面坐下，把哨棒倚了，叫道：『主人家，快把酒來喫。』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，一雙筯，一碟熟菜，放在武松面前，滿滿篩一碗酒來。武松拿起碗來，一飲而盡，叫道：『這酒好生有氣力！主人家，有飽肚的，買些喫酒。』酒家道：『只有熟牛肉。』武松道：『好的，切二三斤來喫酒。』店家去裏面切出二斤熟牛肉，做一大盤子，將來放在武松面前，隨即再篩一碗酒。武松喫了道：『好酒！』又篩下一碗。恰好喫了三碗酒，再也不來篩。武松敲着桌子叫道：『主人家，怎的不來篩酒？』酒家道：『客官要肉便添來。』武松道：『我也要酒，也再切些肉來。』酒家道：『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吃，酒却不添了。』武松道：『却又作怪！』便問主人家道：『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吃？』酒家道：『客官，你須見我門前招牌上面明明寫道，「三碗不過岡」。』武松道：『怎地喚做「三碗不過岡」？』酒家道：『俺家的酒，雖是村酒，却比老酒的滋味強；但凡客人來我店中，吃了三碗的，便醉了，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；因此喚做「三碗不過岡」。』若是過往客人到此，只吃三碗，便不再問。』武松笑道：『原來恁地。我却吃了三碗，如何不醉？』酒家道：『我這酒，叫做「透瓶香」；又喚做「出門倒」；初入口時，醇釀好吃，少刻時便倒。』武松道：『休要胡說！沒地不還你錢，再篩三碗來我吃！』酒家見武松全然不動，又篩三碗。武松吃道：『端的好酒！主人家，我吃一碗，還你一碗錢，只顧篩來。』酒家道：『客官休只管要飲，這酒端的要醉倒人，沒藥醫！』武松道：『休得胡鳥說！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裏面，我也有鼻子。』店家被他發話不過，一連又篩了三碗。武松道：『肉便再把二三斤。』酒家又來切了二斤熟牛肉，再篩了三碗酒。武松喫得口滑，只顧要喫；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，叫道：『主人家，你且來看我銀子！還你酒肉錢發麼？』酒家看了道：『有餘。還有些貼錢與你。』

武松道：『不要你貼錢，只將酒來篩。』酒家道：『客官，你要喫酒時，還有五六碗酒哩！只怕你喫不得了。』武松道：『就有五六碗多時，你盡數篩將來。』酒家道：『你這條長漢，儻或醉倒了時，怎扶得住？』武松答道：『要你扶的，不算好漢！』酒家那裏肯將酒來篩。武松焦躁道：『我又不白喫你的！休要引老爺性發，通教你屋裏粉碎！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！』酒家道：『這廝醉了，休惹他。』再篩了六碗酒，與武松喫了。前後共喫了十八碗，綽了哨棒，立起身來道：『我却又不曾醉！』走出門前來笑道：『却怎說「三碗不過岡」！』手提哨棒便走。酒家趕出來叫道：『客官那裏去！』武松立住了問道：『叫我做甚麼？我又不少你酒錢，喚我怎地？』酒家叫道：『我是好意。你且回來我家，看抄白官司榜文。』武松道：『甚麼榜文？』酒家道：『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，晚了出來傷人，壞了二三十條大漢性命。官司如今杖限獵戶，擒捉發落。岡子路口，都有榜文：可教往來客人，結夥成隊，於巳，午，未，三個時辰過岡；其餘寅，卯，申，酉，戌，亥，六個時辰，不許過岡。更兼單身客人，務要等伴結夥而過。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，我見你走都不問人，枉送了自家性命。不如就我此間歇了，等明日慢慢湊得三二十人，一齊好過岡子。』武松聽了，笑道：『我是清河縣人氏，這條景陽岡上，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；幾時見說有大蟲？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。——便有大蟲，我也不怕！』酒家道：『我是好意救你；你不信時，進來看官司榜文。』武松道：『你鳥做聲！便真個有虎，老爺也不怕！你留我在這裏歇，莫不半夜三更，要謀我財，害我性命，卻把鳥大蟲唬嚇我？』酒家道：『你看麼！我是一片好心，反做惡意，倒落得你恁地！你不信我時，請尊便自行！』一面說，一面搖着頭，自進店裏去了。

這武松提了哨棒，大着步，自過景陽岡來。約行了四五里路，來到岡子下，見一大樹，刮去了皮，一片白，上寫兩行字。武松也頗識幾字，抬頭看時，上面寫道：『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，但有過往客商，可於巳，午，未，三個時辰，結夥成隊過岡，請勿自行。』武松看了，笑道：『這是酒家詭詐，驚嚇那等客人，

便去那廝家裏宿歇。我卻怕甚麼鳥！」橫拖着哨棒，便上岡子來。那時已有申牌時分，這輪紅日，厭厭地相傍山下。武松乘着酒興，只管走上岡子來。走不到半里多路，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。行到廟前，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紙榜文。武松住了腳讀時，上面寫道：——

『陽穀縣示：爲景陽岡上，新有一隻大蟲，傷害人命；見今杖限各鄉里正並獵戶人等行捕，未獲。如有過往客商人等，可於巳，午，未，三個時辰，結伴過岡；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，不許過岡，恐被害傷性命。各宜知悉。政和年，月，日』

武松讀了印信榜文，方知端的有虎；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，尋思道：『我回去時，須喫他恥笑，不是好漢，難以轉去。』轉想了一回，說道：『怕的甚麼鳥！且只顧上去看是怎麼地！』武松正走，看看酒湧上來；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，將哨棒縮在肋下，一步步上那岡子來。回頭看這日色時，漸漸地墜下去了。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，日短夜長，容易得晚。武松自言自語說道：『那有甚麼大蟲？人自怕了，不敢上山。』武松走了一氣，酒力發作，焦熱起來。一隻手提着哨棒，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；踉踉跄跄，直奔過亂樹林來。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，把那哨棒倚在一邊，放翻身體，卻待要睡，只見發起一陣狂風。那一陣風過，了，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，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。武松見了，叫聲「阿呀！」從青石上翻將下來，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，閃在青石邊。那大蟲又饑又渴，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下，長身望上一撲，從半空裏攙將下來。武松被那一驚，酒都做冷汗出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；武松見大蟲撲來，只一閃，閃在大蟲背後。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，便把前爪搭在地下，把腰胯一掀，掀將起來。武松只一閃，閃在一邊。大蟲見抓他不着，吼一聲，卻似半天裏起個霹靂，振得那山岡也動，把這鐵棒也似虎尾，倒豎起來只一翦。武松卻又閃在一邊。原來那大蟲拿人，只是一撲，一掀，一翦；三般捉不着時，氣性先自沒了一半。那大蟲又翦不着，再吼了一聲，一兜兜將回來。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，雙手輪起哨棒，儘平生氣力只一

正不知喫了多少限棒，只捉他不得！今夜又該我們兩個捕獵，和十數個鄉夫在此，上上下下，放了繆弓藥箭等他。正在這裏埋伏，却見你大刺刺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，我兩個喫了驚。你却正是甚人？曾見大蟲麼？」武松道：「我是清河縣人氏。姓武排行第二。却纔岡子上亂樹林邊，正撞見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。」兩個獵戶聽得癡呆了，說道：「怕沒這話？」武松道：「你不信時，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。」兩個道：「怎地打來？」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，再說了一遍。兩個獵戶聽了，又喜又驚。叫攏那十個鄉夫來。只見這十個鄉夫，都拿着鋼叉，踏弩，刀，鎗，隨即擺來。武松問道：「他們衆人，如何不隨你兩個上山？」獵戶道：「便是那畜生利害，他們如何敢上來？」一夥十數個人，都在面前。兩個獵戶，叫武松把打火蟲的事，說向衆人，衆人都不肯信。武松道：「你衆人不信時，我和你去看便了。」衆人身邊都有火刀，火石，隨即發出火來，點起五七個火把。衆人都跟着武松，一同再上岡子來，看見那大蟲做一堆兒死在那裏。衆人見了大喜，先叫一個去報知本縣里正並該管上戶；這裏五七個鄉夫，自把大蟲縛了，擡下岡子來。到得嶺下，早有七八十人，都圍將來，先把死大蟲擡在前面，將一乘兜轎，擡了武松，投本處一個上戶家來。那上戶里正，都在莊前迎接。把這大蟲，扛到草廳上。却有本鄉上戶，本鄉獵戶，二三十人，都來相探武松。衆人問道：「壯士高姓大名？貴鄉何處？」武松道：「小人是此間鄰郡清河縣人氏。姓武，名松；排行第二。因從滄州回鄉來，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喫得大醉了，上岡子來，正撞見這畜生。」把那打虎的身分，拳脚，細說了一遍。衆上戶道：「真乃英雄好漢！」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。

因打火蟲困乏了，要睡；上戶便叫莊客打併客房，且教武松歇息。到天明，上戶先使人去縣裏報知，一面合具虎牀，安排端正，報道縣裏去。天明，武松起來洗嗽罷，衆多上戶牽一腔羊，挑一擔酒，都在廳前侍候。武松穿了衣裳，整頓巾幘，出到前面，與衆人相見。衆上戶把盞，說道：「被這個畜生，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；連累獵戶喫了好幾頓限棒！今日幸得壯士來到，除了這個大害！第一，鄉中人民有福；

第二，客侶通行；實出壯士之賜？」武松謝道：「非小子之能，實是托賴衆長上福蔭。」衆人都來作賀。吃了早晨酒食，擡出大蟲，放在虎牀上，衆鄉村上戶，都把緞疋花紅，來掛與武松。武松有些行李包裹，寄在莊上。一齊都出莊門前來。早有陽穀縣知縣相公，使人來接武松。都相見了，叫四個莊客，將乘涼轎來擡了武松。把那大蟲扛在面前，也掛着花紅緞疋，迎到陽穀縣裏來。那陽穀縣人民，聽得說一個壯士打死景陽岡上大蟲，迎接了來，盡皆出來看，鬧動了那個縣治。武松在轎上看時，只見壓肩疊背，鬧鬧攘攘，屯街塞巷，都來看迎大蟲。到縣前衙門口，知縣已在廳上專等，武松下了轎，扛着大蟲，都到廳前，放在甬道上。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，又見了這個老大錦毛大蟲，心中自忖道：「不是這個漢，怎地打得這個虎！」便喚武林上廳來。武松去廳前聲了喏，知縣問道：「你那打虎的壯士，你却說怎生打了這個大蟲？」武松就廳前，將打虎的本事，說了一遍。廳上廳下衆多人等，都驚得呆了。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，將衆上戶湊的賞賜錢一千貫，給與武松。武松稟道：「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，偶然僥倖，打死了這個大蟲；非小人之能，如何敢受賞賜？小人聞知道衆獵戶，因這個大蟲，受了相公的責罰；何不就把這一千貫，給散與衆人去用？」知縣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任從壯士。」武松就把這賞錢，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。知縣見他忠厚仁德，有心要擡舉他，便道：「雖然你原是清河縣人氏，與我這陽穀縣只離咫尺。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個都頭，如何？」武松跪稟道：「若蒙恩相擡舉，小人終身受賜。」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，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。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，連連吃了三五日酒。武松自心中想道：「我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，誰想倒來做了陽穀縣都頭？」自此上官見愛，鄉里聞名。

又過了三二日，那一日，武松走出縣前來閒玩，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叫道：「武都頭，你今日發跡了，如何不看覷我則個？」武松回過頭來看了，叫聲「阿呀！你如何却在這裏？」不是武松見了這個人，有分教，陽穀縣中，屍橫血染。直教鋼刀響處人頭滾，寶劍揮時熱血流。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王婆貪賄說風情

鄉哥不忿鬧茶肆

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，看見那人，撲翻身便拜。那人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。武松拜罷，說道：「一年有餘不見哥哥，如何卻在這裏？」武大道：「二郎，你去了許多時，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？我又怨你，又想你。」武松道：「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？」武大道：「我怨你時，當初你在清河縣，專要吃酒，醉了便和人相打，時常吃官司，教我要隨衙聽候，不會有一個月清淨，常教我受苦；這個便是怨你處。想你時，我近來娶得一個老小，清河縣人，不怯氣都來相欺負，沒人做主；你在家時，誰敢來放個屁？我如今在那裏安不得身，只得搬來這裏賃房居住，因此便是想你處。」看官聽着：原來武大郎與武松，是一母所生兩個，武松身長八尺，像貌堂堂，渾身上下，有千百斤氣力；不恁地，如何打得那個猛虎？這武大郎，身不滿五尺，面目醜陋，頭腦可笑；清河縣人，見他生得短矮，起他一個諱名，叫做三寸丁穀樹皮。那清河縣裏有一個大戶人家，有個使女，娘家姓潘，小名喚做金蓮；年方二十餘歲，頗有些顏色；因為那個大戶要纏他，這女使只是要去告主人婆，意下不肯依從；那個大戶，以此記恨於心，卻倒賠些粧奩，不要武大一文錢，白白地嫁與他。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，清河縣裏有幾個奸詐的浮浪子弟們，卻來他家裏蕩惱。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，人物猥瑣，不會風流；他倒無般不好，為頭的便是愛偷漢子。那武大是個懦弱本分人，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：「好一塊羊肉，倒落在狗口裏！」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，搬來這陽穀縣紫石街賃房居住，每日仍舊挑炊餅賣。此日，正在縣前做買賣。當下見了武松，武大道：「兄弟，我前日在街上，聽得人沸沸地說道，『景陽岡上一個打虎的壯士姓武；縣裏知縣，參他做個都頭。』我也八分猜道是你，原來今日纔得撞見。我且不做買賣，一同和你家去。」武松道：

『哥哥，家在那裏？』武大用手指道：『只在前面紫石街便是。』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，武大引着武松，轉灣抹角，一逕往紫石街來。轉過兩個彎，來到一個茶坊間壁，武大叫一聲：『大嫂開門。』只見簾子開處，一個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：『大哥，怎這般早便歸？』武大道：『你的叔叔在這裏，且來廝見。』武大郎挑了擔兒入去，便出來道：『二哥，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。』武松揭起簾子，入進裏面，與那婦人相見。武大說道：『大嫂，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，新充做都頭的，正是我這兄弟。』那婦人叉手向前道：『叔叔萬福。』武松道：『嫂嫂請坐。』武松當下推金山，倒玉柱，納頭便拜。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：『叔叔，折殺奴家。』武松道：『嫂嫂受禮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奴家聽得間壁王乾娘說，「有個打虎的好漢，迎到縣前來，」要奴家同去看一看。不想去得遲了，趕不上，不會看見；原來却是叔叔。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。』三個人同到樓上坐了，那婦人看着武大道：『我陪侍着叔叔坐地，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。』武大應道：『最好。二哥，你且坐一坐，我便來也。』武大下樓去了。那婦人在樓上，看了武松這表人物，自心裏尋思道：『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，他又生得這般長大。我嫁得這等一個，也不枉了爲人一世！你看我那三寸丁穀樹皮，三分像人，七分似鬼，我直恁地晦氣！據着武松，大蟲也吃他打倒了，他必然好氣力。……說他又未曾婚娶，何不叫他搬來我家裏住？……不想這段姻緣，却在這裏！』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：『叔叔，來這裏幾日了？』武松答道：『到此間十數日了。』婦人道：『叔叔在那裏安歇？』武松道：『胡亂權在縣衙裏安歇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叔叔，恁地時，却不便當。』武松道：『猶白一身，容易料理。早晚自有士兵服侍。』婦人道：『那等人服侍叔叔，怎地顧管得到。何不搬來一家裏住？早晚要些湯水吃時，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，不強似那夥腌臢人？叔叔便吃口清湯，也放心得下。』武松道：『深謝嫂嫂。』那婦人道：『莫不別處有姊妹？可取來廝會也好。』武松道：『武二並不會婚娶。』婦人又問道：『叔叔青春多少？』武松道：『武二二十五歲。』那婦人道：『長奴三歲。叔叔今番從那裏

來？」武松道：「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，只想哥哥在清河縣，不想却搬在這裏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一言難盡！自從嫁得你哥哥，吃他恁善了，被人欺負，清河縣裏住不得，搬來這裏。若得叔叔這般雄壯。誰敢道個「不」字！」武松道：「家兄從來本分，不似武二撒潑。」那婦人笑道：「怎地這般顛倒說？常言道，「人無剛骨，安身不牢。」奴家平生快性，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，四答不身轉的人！」武松道：「家兄却不到得惹事，要嫂嫂憂心。」正在樓上說話未了，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，放在廚下，走上樓來叫道：「大嫂，你下來安排。」那婦人應道：「你看那不曉事的！叔叔在這裏坐地，卻教我搬了下來！」武松道：「嫂嫂請自便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便了？只是這般不見便當！」武大白去夾了間壁王婆，安排端正了，都搬上樓來，擺在桌子上，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，隨即燙酒上來。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，武松對席，武大打橫。三個人坐下，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。那婦人拿起酒來道：「叔叔，休怪沒甚管待，請酒一杯。」武松道：「感謝嫂嫂，休這般說。」武大直顧上下篩酒燙酒，那裏來管別事。那婦人笑容可掬，滿口兒道：「叔叔，怎地魚和肉也不吃一塊兒？」揀好的遞將過來。武松是個直性的漢子，只把做親嫂嫂相待。誰知那婦人是個使女出身，慣會小意兒。武大又是個軟弱的人，那裏會管得人。那婦人吃了幾杯酒，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。武松吃他看不過，只低了頭不恁應理會。當日吃了十數杯酒，武松便起身。武大道：「二哥，再吃幾杯酒去。」武松道：「只好恁地，卻又來望哥哥。」都送下樓來。那婦人道：「叔叔，是必搬來家裏住。若是叔叔不搬來時，教我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；親兄弟，難比別人。大哥，你便打點一間房，請叔叔來家裏過活，休教隣舍街坊道個不是。」武大道：「大嫂說得是。二哥，你便搬來，也教我爭口氣。」武松道：「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，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。」那婦人道：「叔叔要好好在心，奴這裏專望。」

武松別了哥嫂，離了紫石街，逕投縣裏來，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。武松上廳來稟道：「武松有個親兄，

搬在紫石街居住；武松欲就家裏宿歇，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。不敢擅去，請恩相鈞旨。」知縣道：「這是孝梯的勾當，我如何阻你？你可每日來縣裏伺候。」武松謝了，收拾行李鋪蓋。有那新製的衣服并前者賞賜的物件，叫個土兵挑了，武松引到哥哥家裏。那婦人見了，却比半夜裏拾金寶的一般歡喜，堆下笑來。武大叫個木匠，就樓上整了一間房，鋪下一張牀，裏面放一條桌子，安兩個杌子，一個火爐。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，分付土兵自回去，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。

次日早起，那婦人慌忙起來，燒洗面湯，盥漱口水，叫武松洗漱了口面，裹了巾幘，出門去縣裏畫卯。那婦人道：「叔叔畫了卯，早些個歸來喫飯，休去別處喫。」武松道：「便來也。」逕去縣裏畫了卯，伺候了一早晨，回到家裏。那婦人洗手剔甲，齊齊整整，安排下飯食。三口兒共桌兒喫了飯，那婦人雙手捧一盞茶，遞與武松喫，武松道：「教嫂嫂生受，武松寢食不安。縣裏撥一個土兵來使喚。」那婦人連聲叫道：「叔叔却怎地這般見外？自家的骨肉，又不服侍了別人。便撥一個土兵使用，這廝上鍋上竈，也不乾淨；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時，却生受嫂嫂。」

話休絮煩。自從武松搬將家裏來，取些銀子與武大，教買餅澆茶菜，請隣舍吃茶，衆隣舍鬪分子來與武大人情，武大又安排了回席，都不在話下。

過了數日，武松取出一匹彩色緞子與嫂嫂做衣裳。那婦人笑嘻嘻道：「叔叔，如何使得。既然叔叔把與奴家，不敢推辭，只得接了。」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裏宿歇。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。武松每日自去縣畫卯，承應差便。不論歸遲歸早，那婦人頓羹頓飯，歡天喜地，服侍武松，武松倒過意不去。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，武松是個硬心直漢，却不見怪。

有話卽長，無話卽短。不覺過了一月有餘，看看是十二月天氣。連日朔風緊起，四下裏彤雲密布，又早紛紛揚揚，飛下一天大雪來。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不止。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畫卯，直到日中未

歸。武大被這婦人趕出去做買賣。夾及間壁王婆，買下些酒肉之類，去武松房裏簇了一盆炭火，心裏自想道：『我今日着實撩鬪他一撩鬪，不信他不動情。』那婦人獨自一個，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等着，只見武松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。那婦人揭起簾子，陪着笑臉迎接道：『叔叔寒冷？』武松道：『感謝嫂嫂憂念。』入得門來，便把氈笠兒除將下來。那婦人雙手去接，武松道：『不勞嫂嫂生受。』自把雪來拂了，掛在壁上；解了腰裏纏袋，脫了身上鸚哥綠絲絢納襖，入房裏搭了。那婦人便道：『奴等一早起。叔叔怎地不歸來吃早飯？』武松道：『便是縣裏一個相識，請吃早飯；却纔又有一個作東，我不耐煩，一直走到家來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恁地，叔叔向火。』武松道：『好。』便脫了油靴；換了一雙襪子，穿了煖鞋；掇個杌子，自近火邊坐地。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拴，後門也關了，却搬些按酒菜蔬，入武松房裏來，擺在桌子上。武松問道：『哥哥那裏去未歸？』婦人道：『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，我和叔叔自飲三杯。』武松道：『一發等哥哥家來吃。』婦人道：『那裏等他來！等他不得！』說猶未了，早煖了一注子酒來。武松道：『嫂嫂坐地，等武二自燙酒正當。』婦人道：『叔叔，你自便。』那婦人也掇個杌子，近火邊正坐。火爐邊桌兒上，擺着杯盤。那婦人拿盞酒，擎在手裏，看着武松道：『叔叔，滿飲此杯。』武松接過手來，一飲而盡。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，說道：『天色寒冷，叔叔飲個成雙杯酒。』武松道：『嫂嫂自便。』接來又一飲而盡。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婦人吃。婦人接過酒來吃了，却拿注子再斟酒來，放在武松面前。那婦人將酥胸微露，雲鬢半鞦，臉上堆着笑容說道：『我聽得一個閒人說道：叔叔在縣前東街上，養着一個唱的，敢端的有這話麼？』武松道：『嫂嫂休聽外人胡說，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。』婦人道：『我不信，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。』武松道：『嫂嫂不信時，只問哥哥。』那婦人道：『他曉得甚麼！曉得這等事時，不賣炊餅了！叔叔且請一杯。』連篩了三四杯酒吃了。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，鬧動春心，那裏按納得住，只管把閒話來說。武松也知了四五分，自家只把頭來低了。那婦人起身去燙酒，武松自在房裏，拿

起火筋簇火。那婦人煖了注子酒，也來到房裏；一隻手拿着注子。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胛上只一捏，說道：『叔叔，只穿這些衣裳不怕冷？』武松已自有六七分不快意。也不應他。那婦人見他不應，劈手便來奪火筋，口裏道：『叔叔不會簇火，我與叔叔撥火；只要似火盆常熱便好。』武松有八九分焦躁，只不做聲。那婦人慾心似火，不管武松焦躁，便放了火筋，却篩一盞酒來，自呷了一口，剩了大半盞，看着武松道：『你若有心，吃我這半盞兒殘酒。』武松劈手奪來，潑在地下，說道：『嫂嫂！休要恁地不識羞恥！』把手只一推，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。武松睜起眼來道：『武二是個頂天立地噙齒戴髮男子漢；不是那等敗壞風俗，沒人倫的豬狗！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！倘有些風吹草動，武二眼裏認得是嫂嫂，拳頭却不認得是嫂嫂！再來休要恁地！』那婦人通紅了臉，便撥開了杌子，口裏說道：『我自作樂耍子，不值得便當真起來！好不識人敬重！』撇了盞碟，自向廚下去了。武松自在房裏，氣忿忿地。

天色却早，未牌時分。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，那婦人慌忙開門。武大進來歇了擔兒，隨到廚下。見老婆雙眼哭得紅紅的，武大道：『你和誰鬧來？』那婦人道：『都是你不爭氣，教外人來欺負我！』武大道：『誰人敢來欺負你？』婦人道：『情知是有誰！爭奈武二那廝，我見他大雪裏歸來，連忙安排酒請他吃；他見前後沒人，便把言語來調戲我！』武大道：『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，從來老實；休要高傲聲，吃隣舍家笑話！』武大撇了老婆，來到武松房裏叫道：『二哥，你不會吃點心，我和你吃些個。』武松只不做聲。尋思了半晌，再脫了絲鞋，依舊穿上油皮靴；着了上蓋；帶上氈笠兒；一頭繫纏袋，一面出門。武大叫道：『二哥那裏去？』他不應，一直地只顧去了。武大回到廚下來問老婆道：『我叫他！又不應，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，正是不知怎地了！』那婦人罵道：『糊突桶！有甚麼難見處！那廝羞了，沒臉兒見你，走了出去！我也不許你留這廝在家裏宿歇！』武大道：『他搬出去，須吃別人笑話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混沌魍魎！他來調戲我，倒不吃別人笑話！你要便自和他過活，我却做不得這樣的人！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，』

你自留他便了！」武大那裏敢再開口。正在家中兩口絮聒，只見武松引了一個士兵，拿着條扁擔，逕來房裏，收拾了行李，便出門去。武大趕出來叫道：「二哥！做甚麼便搬了去？」武松道：「哥哥不要問；說起來，裝你的幌子。你自繇我自去便了。」武大那裏敢再開口，繇武松搬了去。那婦人在裏面，喃喃的罵道：「却也好！人只道一個親兄弟做都頭，怎地養活了哥哥，却不知反來嚼咬人！正是『花木瓜，空好看！』你搬了去，倒謝天地！且得冤家離了眼前！」武大見老婆這等罵，正不知怎地，心中只是咄咄不樂，又放他不下。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，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。本待要去縣裏尋兄弟說話，却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，教不要去兜攪他；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。

撚指間，歲月如流，不覺雪晴。過了十數日，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；却得二年半外了；賺得好些金銀，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下使用，謀個陞轉，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，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去便好；猛可想起武松來，「須是此人可去。……有這等英雄了得！」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：「我有一個親戚，在東京城裏住；欲要送一擔禮物去，就捎封書問安則個；只恐途中不好行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漢方法得。你可休辭辛苦，與我去走一遭，回來我自重重賞你。」武松應道：「小人得蒙恩相揀舉，安敢推故。既蒙差遣，只得便去。小人也自來不會到東京，就那裏觀看光景一遭。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。」知縣大喜，賞了三杯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武松領下知縣言語，出縣門來，到得下處，取了些銀兩，叫了個土兵，却上街來買了一瓶，并魚肉菓品之類，一逕投紫石街來，直到武大家裏。武大恰好賣了炊餅回來，見武松在門前坐地，叫土兵去廚下安排。那婦人餘情不斷，見武松把將酒食來，心中自想道：「莫不這廝思量我了，却又回來？……那廝一定強不過我！且慢慢地相問他！」那婦人便上樓去，重勻粉面，再整雲鬢，換些豔色衣服穿了，來到門前迎接武松。那婦人拜道：「叔叔，不知怎地錯見了？好幾日並不上門，教我心裏沒理會處。每日叫你哥

哥來縣裏尋叔叔陪話，歸來只說道，「沒處尋。」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；沒事壞錢做甚麼？」武松答道：「武二有句話，特來要與哥哥嫂嫂說知則個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既是如此，樓上去坐地。」三個人來到樓上客位裏，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。武松掇個杌子，橫頭坐了。士兵搬將酒肉上樓來，擺在桌子上，武松勸哥嫂嫂吃酒。那婦人只顧把眼來看武松，武松只顧吃酒。酒至五巡，武松討個酒杯，叫兵篩了一杯酒，拿在手裏，看着武大道：「大哥在上；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，差往東京幹事，明日便要起身；多是兩個月，少是五十日便回。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：你從來爲人懦弱，我不在家，恐怕被外人來欺負。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，你從明日爲始，只做五扇籠出去賣；每日遲出早歸，不要令人喫酒；歸到家裏，便下了簾子，早閉上門，省了多少是非口舌。如果有人欺負你，不要爭執，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。大哥依我時，滿飲此杯。」武大接了酒道：「我兄弟見得是，我都依你說。」喫過了一杯酒，武松再篩了第二杯，對那婦人說道：「嫂嫂是個精細的人，不必用武松多說。我哥哥爲人質朴，全靠嫂嫂看待他。常言道，「表壯不如裏壯，」嫂嫂把得家定，我哥哥煩惱做甚麼？豈不聞古人道，「籬牢犬不入？」那婦人被武松說了這一遍，一點紅，從耳朵邊起，紫漲了面皮，指了武大便罵道：「你這個腌臢混沌！有甚麼言語，在外處說來，欺負老娘！我是一個不戴頭巾男子漢，叮叮噹噹響的婆娘！拳頭上立得人；胳膊上走得馬；人面上行得人！不是那等擱不出的龜老婆！自從嫁了武大，真個螞蟻也不敢入屋裡來！有甚麼籬笆不牢，犬兒鑽得人來！你胡言亂語，一句句都要下落；丟下磚頭瓦兒，一個個要着地！」武松笑道：「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；只要心口相應，却不要心頭不似口頭。既然如此，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，請飲過此杯。」那婦人推開酒盞，一直跑下樓來；走到半扶梯上發話道：「你既是聰明伶俐，却不道「長嫂爲母！」我當初嫁武大時，不曾聽得說有甚麼阿叔，那裡走得來！是親不是親，便要做喬家公！自是老娘晦氣了，烏撞着許多事！」哭下樓去了。那婦人自粧許多奸僞張致。

那武大，武二弟兄，自再吃了幾杯。武松拜辭哥哥，武大道：『兄弟去了？早早回來，和你相見！』口裡說，不覺眼中墮淚。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，便說道：『哥哥便不得買賣也罷，只在家裡坐地。盤纏兄弟自送將來。』武大送武松下樓來，臨出門。武松又道：『大哥。我的言語，休要忘了。』

武松帶了土兵，自回縣前來收拾。次日早起來，拴束了包裹，來見知縣。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，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；點兩個精壯土兵，縣衙自撥兩個心腹伴當，都分付了。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，拽扎起來，提了朴刀，監押車子，一行五人，離了陽穀縣，取路往東京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，整整的吃那婆娘罵了三四日。武大忍氣吞聲，繇他自罵，心裡只依着兄弟的言語；真個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，未晚便歸；纔一歇了擔子，便去除了簾子，關上大門，却來家裡坐地。

那婦人看了這般，心內焦躁，指着武大臉上罵道：『混沌濁物！我倒不會見口頭在半天裡，便把喪門關了！也須吃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！聽你那兄弟烏嘴，也不怕別人恥笑！』武大道：『繇他們笑話我家禁鬼。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；省了多少是非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呸！濁物！你是個男子漢，自不作主，却聽別人調遣！』武大搖手道：『繇他，我的兄弟是金子言語！』

自武松去了十數日，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；歸到家裡，便關上門。那婦人也和他鬧了幾場；以後鬧慣了，不以爲事。自此：這婦人約摸武大歸時，先自去收了簾兒，關上大門。武大見了，自心裡也喜，尋思道：『恁地時却好！……』

又過了三二日；冬已將殘，天色回陽微暖。當日武大將次歸來，那婦人慣了，自先向門前來又那簾子。也是合該有事；却好一個人從簾子邊走過。自古道，『沒巧不成話。』這婦人正手裡拿叉竿不牢，失手滑將倒去，不端正，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。那人立住了脚，意思要發作；回過臉來看時，却是一個妖嬈的

婦人，先自酥了半邊，那怒氣直鑽過「爪哇國」去了，變作笑吟吟的臉兒。這婦人見不相怪，便叉手深深地道個萬福，說道：「奴家一時失手，官人疼了？」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。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：「不妨事。娘子閃了手？」却被這開壁的王婆，正在茶局子裡，水簾底下看見了，笑道：「兀誰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邊過？打得正好！」那人笑道：「這是小人不是。衝撞娘子，休怪。」那婦人也笑道：「官人恕奴些個。」那人又笑着，大大的唱個肥喏道：「小人不敬。」那一雙眼，都只在這婦人身上，來回看了七八遍頭，自搖搖擺擺，踏着八字腳去了。這婦人自收了簾子竿入叉去，掩上大門。等武大歸來。

你道那人性甚名誰？那裡居住？原來只是陽穀縣一個破落戶財主，就縣前開着生藥舖；從小也是一個奸詐的人，使得些好拳棒；近來暴發跡，專在縣裡管些公事；與人放刁把濫，說事過錢，排陷官吏；因此。滿縣人都饒讓他些個，那人覆姓西門，單諱一個慶字，排行第一，人都喚他做西門大郎。——近來發跡有錢，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。

不多時，只見那西門慶一轉，步入王婆茶坊裡來，去裡邊水簾下坐了。王婆笑道：「大官人却纔唱得好個大肥喏！」西門慶也笑道：「乾娘，你且來，我問你：開壁這個雌兒，是誰的老小？」王婆道：「他是閻羅大王的妹子，五道將軍的女兒，問他怎的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和你說正話，休要取笑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怎麼不認得？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……」西門慶道：「莫非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？」王婆搖手道：「不是。若是他的，正是一對兒。大官人再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可是銀擔子李二哥的老婆？」王婆搖頭道：「不是！若是他的時，也倒是一雙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倒敢是花肱膊陸小乙的妻子？」王婆大笑道：「不是！若是他的時，又是好一對兒！大官人再猜一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我其實猜不着。」王婆哈哈笑道：「好教大人得知了笑一聲。他的老公，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！」西門慶跌脚笑道：「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穀樹皮的武大郎？」王婆道：「正是他！」西門慶聽了，叫起苦來說道：「好塊羊肉！

怎地落在狗口裡？」王婆道：「便是這般苦事？自古道，「駿馬却馱癡漢走；巧妻常伴拙夫眠！」月下老偏生要是這般配合！」西門慶道：「王乾娘，我少你多少茶錢？」王婆道：「不多。繇他做些時却算。」西門慶又道：「你兒子跟誰出去？」王婆道：「說不得……跟一個客人淮上去，至今不歸，又不知死活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却不叫他跟我？」王婆笑道：「若得大官抬舉他，十分之好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等他歸來，却再計較。」再說了幾句閑話，相謝起身去了。

約莫未及半個時辰，又覓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；朝着武大門前，半歇。王婆出來道：「大官人，吃個梅湯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最好多加些酸。」王婆做了一個梅湯，雙手遞與西門慶。西門慶慢慢地吃了，將盞托放在桌上，西門慶道：「王乾娘。你這梅湯做得好，有多少在屋裡？」王婆笑道：「老身做了一世媒，那討一個在屋裡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問你梅湯，你却說做媒，差了多少？」王婆道：「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，老身只道說做媒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既是撮合山，也與我做頭媒，說頭好親事，我自重重謝你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宅上大娘子得知時，婆子這臉，怎吃得耳刮子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我家大娘子最好，極是容得人。見今也討幾個人在家裡，只是沒是一個中得我意的；你這邊有好的與我主張一個，便來說不妨。——就是回頭入也好，只得中我的意。」王婆道：「前日有一個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若好時，你與我說成了，我自謝你。」王婆道：「生得十二分人物，只是年紀大些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差一兩歲，也不打緊。真個幾歲？」王婆道：「那娘子戊寅生，屬虎的，新年恰好八十三歲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看這風婆子，只要扯着風臉取笑。」西門慶笑了起身去，

看看天色黑了，王婆却纔點上燈來，正要關門，只見西門慶又覓將來，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，朝着武大門前只顧望。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吃個和合湯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最好。乾娘放甜些。」王婆點一盞和合湯，遞與西門慶吃。坐個一歇，起身道：「乾娘記了賬目，明日一發還錢。」王婆道：「不妨。伏

惟安置，來早請過訪。」西門慶又笑了去。當晚無事。

次日清早，王婆却纔開門，把眼看門外時，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回。王婆見了道：「這個刷子，虧得緊！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，只叫他舐不着！那廝會討縣裡人便宜，且教他來老娘手裡納些敗缺！」王婆開了門，正在茶局子裡生炭，整理茶鍋，西門慶一逕奔入茶房裡，來水簾底下，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裡坐了看。王婆只看不見，只顧在茶局裡煽風爐子，不出來問茶。西門慶叫道：「乾娘，點兩盞茶來。」王婆笑道：「大官人來了？連日少見。且請坐。」便濃濃的點兩盞薑茶，將來放在桌子上。西門慶道：「乾娘相陪我吃個茶？」王婆哈哈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影射的！」西門慶也笑了一回，問道：「乾娘，問壁實甚麼？」王婆道：「他家賣拖蒸河漏子熱燙湯和大辣酥。」西門慶笑道：「你看這婆子只是風。」王婆笑道：「我不風，他家自有親老公！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和你說正經說：他家如果做得好炊餅，我要問他做三五十個；不知出去，在家？」王婆道：「若要買炊餅，少間等他街上回來買，何消得上門上戶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說的是。」吃了茶，坐了一回，起身道：「乾娘記了賬目。」王婆道：「不妨事。老娘牢牢寫在賬上。」西門慶笑了去。

王婆只在茶局子裡張望時，冷眼睜見西門慶又在門前過東去，又看一看；走過西來，又看一看；走了七八遍，逕走入茶房裡來。王婆道：「大官人稀行。好幾時不見面！」西門慶笑將起來，去身邊摸出一兩銀子，遞與王婆，說道：「乾娘權收了做茶錢。」婆子笑道：「何消得許多？」西門慶道：「只顧放着。」婆子暗暗地歡喜道：「來了！這刷子當敗。且把銀子來藏了。」便道：「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，吃個寬煎菓兒茶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如何更猜得着？」婆子道：「有甚麼難猜。自古道，「入門休問榮枯事，觀着容顏便得知。」老身異樣蹀躞作怪的事，都猜得着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有一件心上的事，乾娘猜得時，與你五兩銀子。」王婆笑道：「老娘也不消三思五猜，只一想便猜個十分！大官人，你把耳朵來。你這兩

日脚步緊，趕趁得頻，一定是記掛着隔壁那個人。我這猜如何？」西門慶笑起來道：「乾娘，你端的智賽隋，何；機強陸，賈！不瞞乾娘說：我不知怎的喫他那日叉簾時，見了這一面，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；只是沒個道理做人脚處。不知你會弄手段麼？」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：「老身不瞞大官人說：我家賣茶，叫做「鬼打更。」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，賣了一個泡茶，直到如今不發市，專一靠些「雜趁」養口。」西門慶問道：「怎地叫做「雜趁」？」王婆笑道：「老娘爲頭是做媒；又會做牙婆；也會抱腰；也會收小的；也會說風情；也會做「馬泊六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端的與我說得成時，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聽我說：但凡捱光的，兩個字最難，要五件事俱全。方纔行事。第一件。潘安的貌；第二件，驢兒大的行貨；第三件，要似鄧通有錢；第四件，小就要綿裡針，忍耐；第五件，要閒工夫。——這五件，喚作「潘，驢，鄧，小，閒。」五件俱全，此事便獲着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第一，我的面兒，雖比不得潘安，也充得過；第二，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；第三，我家裡也頗有百貫錢財，雖不及鄧通，也頗得過；第四，我最耐得，他便打我四百頓，休想我回他一下；第五，我最有閑工夫，不然，如何來的恁頻？乾娘，你只作成我。完備了時，我自重重謝你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，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，也很是疏忽不得。」西門慶說：「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？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：但凡捱光最難的是；十分光時，便錢到九分九釐，也有難成就處！我知你從來慳吝，不肯胡亂使錢：只這一件打攪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極容易醫治，我只聽你的言語便了。」王婆道：「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，老身有一條計，便叫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。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不揀怎地我都依。乾娘有甚妙計？」王婆笑道：「今日晚了，且回去。過半年三個月，却來商量！」西門慶便跪下道：「乾娘休要撒科，你作成我則個！」王婆笑道：「大官人却又慌了。老身那條計，是個上着；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，端的強似孫武子教女兵，十捉九着。大官人，我今日對你說：這個人，

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，却做得一手好針線。大官人，你便買一疋白綾，一疋藍袖，一疋白絹，再用十兩好綿，都帶來與老身。我却走將過去，問他討茶喫，却與這雌兒說道：「有個施主官人，與我一套送終衣料；特來借歷頭，央及娘子與老身揀個好日，去請個裁縫來做。」他若見我這般說，不應我時，這事便休了。他若說，「我替你做，」不要我叫裁縫時，這便有二分光了。我便請他家來做。他若說「將來我家裡做，」不肯過來，此時便休了。他若歡天喜地說，「我來做，就替你裁。」此光便有二分。若是肯來我家裡做時，却要安排些酒食點心請他。第一日，你也不要來。第二日，他若說不便當時，定要將家去做，此時便休了，他若依前肯過我家做時，這光便有三分了。這一日，你也不要來。到第三日晌午前後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，咳嗽爲號。你便在門前說道，「怎的連日不見王乾娘？」我便出來，他若見你入來，便起身跑了歸去，難道我拖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若是見你入來，不動身時，這光便有四分。坐下時，便對雌兒說道，「這個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。虧殺他！」我誇大官人許多好處，你便賣弄他的針線。若是他不來兜攬應答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口裡應答說話時，這光便有五分了，我却說道，「難得這個娘子，與我親自出手做。虧殺你兩個施主：一個出錢的，一個出力的！不是老身路歧相央，難得這個娘子在這裡，官人好做個主人，替老身與娘子澆手。」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。若是他抽身便走時，莫不成扯住他？此事便休了。他若是不動身時，這光便有六分了。我却拿了銀子，臨出門對他道：「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。」他若起身走了家去時，我也難道阻攔他？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，這事又好了，這光便有七分。等我買得東西來，擺在桌子上，我便道：「娘子且收拾生活，喫一杯兒酒，難得這位官人填鈔。」他若不肯和你同桌吃時，走了回去，此事便休了。若是他只口裡說要去，却不動身，這事又好了，這光便有八分了。待他吃的酒濃時，正說得入港，我便推道沒了酒，再叫你買，你便又央我去買。我只做去買酒，把門拽上，關你和他兩個在裡面；他若焦躁，跑了歸去，此事便休了。他若驕我拽上門，不

焦躁時，這光便有九分了。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。……這一分倒難：——大官人，你在房裡，着幾句甜蜜的話兒，說將入去；你却不可躁暴，便去動手動脚；打攪了事，那時我不管你。先假做把袖子在桌上拂落一隻筋去，你只做去地下拾筋，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。他若鬧將起來，我自來搭救，此事也便休了，再也難得成。若是他不做聲時，這是十分光了！這時節！——這時節！——十分事都成了！——這條計策如何？」西門慶聽罷大笑道：「雖然上不得凌煙閣，端的好計！」王婆道：「不要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！」西門慶道：「難得一片橋皮吃，怎便忘了洞庭湖！」這條計，幾時可行？」王婆道：「只在今晚，便有回報。我如今趁武大未歸，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。你却便使人將綾絹紬疋并綿子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，如何敢失言。」作別了王婆，便去市上紬絹舖裡，買了綾，紬，絹，緞并十兩清水好綿；家裡叫個伴當，取包袱包了，帶了五兩碎銀，逕送入茶坊裡。

王婆接了這物，分付伴當回去，自竟來開了後門，走過武大家裡來。那婦人接着，請去樓上坐地。那王婆道：「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吃茶？」那婦人道：「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，懶去走的。」王婆道：「娘子家裡有日歷麼？借與老身看一看，要選個裁衣日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乾娘裁甚麼衣裳？」王婆道：「便是老身十病九痛，怕有些山高水低，預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。難得近處一個財主，見老身這般說，布施與我一套衣料，——綾，紬，絹，緞，——又與若干好綿，放在家裡一年有餘，不能發做；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，又撞着如今閏月，趁這兩日要做；被那裁縫勒掯，只推生活忙，不肯來做；老身說不得這等苦！」那婦人聽了笑道：「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；若不嫌時，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？」那婆子聽了這話，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若得娘子貴手做時，老身便死來也得好處去！久聞娘子好一手針線，只是不敢相央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這個何妨？許了乾娘，務要與乾娘做了。將歷頭叫人揀個黃道日，便與你動手。」王婆道：「若得娘子肯與老身做時，娘子是一點福星，何用選日？老身前日也央人看來，說道，明日是個黃道吉日；老

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，便不記他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，何用別選日？」王婆道：「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，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乾娘，不必，將過來做不得麼？」王婆道：「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個；又怕家裡沒人給看門。」那婦人道：「既是乾娘恁地說時，我明日飯後便來。」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；當晚回復了西門慶的話，約定後日准來，當夜無話。次日清早，王婆收拾房裡乾淨了，買了些線索，安排了些茶水，在家裡等候。

且說武大吃了早飯，打當了擔兒，自出去賣炊餅。那婦人把簾兒掛了，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裡來。那婆子歡喜無根，接入房裡坐下，便濃濃地點道茶，撒上些白松子，胡桃肉，遞與那婦人吃了；抹得桌子乾淨，便將出那綾，紬，絹，緞來。婦人將尺量了長短，裁得完備，便縫起來。婆子看來。口裡不住聲價喝采道：「好手段！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，眼裡真個不曾見這般好針線！」那婦人縫到日中，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，又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了。再縫了一歇，將次晚來，便收拾起生活，自歸去。恰好武大歸來，挑着空擔兒進門，那婦人拽開門，下了簾子。

武大入屋裡來，看見老婆面色微紅，便問道：「你那裡吃酒來？」那婦人應道：「便是間壁王婆家央我做送終的衣裳，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。」武大道：「阿呀！不要吃他的，我們也有央及他處；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，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，不值得攪惱他。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，帶了些錢在身邊，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；嘗言道，「遠親不如近隣，」休要失了人情。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，你便只是拿了家來做了還他。」婦人聽了，當晚無話。

且說王婆設計已定，賺潘金蓮來家。次日飯後，武大自出去了，王婆便覓過來相請去。到他房裡，取出生活，一面縫將起來。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吃了，不在話下。看看日中，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：「乾娘，奴和你買杯酒吃。」王婆道：「阿呀！那裡有這個道理？老身央及娘子在這裡做生活，如何顛倒

教娘子壞錢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却是拙夫分付奴來。若還乾娘見外時，只是將了家在做還乾娘。」那婆子聽了，連聲道：「大郎直恁曉事。既然娘子這般說時，老身權且收下。」那婆子生怕打脫了這事，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，希奇菓子來，慇懃相待。看官聽說：但凡世上婦人，繇你十八分精細，被人小意見過，縱十個，九個着了道兒！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，請那婦人吃了酒食，再縫了一歇，看看晚來，千恩萬謝去了。

話休絮繁。第三日早飯後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，便走過後門來叫道：「娘子，老身大膽……」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：「奴却待來也。」兩個廝見了，來到王婆房裡坐下，取過生活來縫。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，兩個吃了。那婦人看看縫了晌午前後，却說西門慶巴望到這一日，裹了頂新頭巾，又穿了大套整整齊齊衣服，帶了三五兩碎銀子，逕投這紫石街來；到得茶房門首，便咳嗽道：「王乾娘，連日如何不見？」那婆子黥料，便應道：「兀誰叫老娘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是我。」那婆子趕出來笑道：「我只道是誰，却原來是施主大官人。你來得正好，且請你入去看一看。」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裡，對那婦人道：「這個便是那施主，——與老身那衣料的官人。」西門慶見了那婦人，便唱個喏。那婦人慌忙放下生活，還了萬福。王婆却指着這婦人對西門慶道：「難得官人與老身緞疋，放了一年，不會做得。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。真個是布機也似好針線！又密又好，其實難得！大官人，你且看一看。」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，口裡說道：「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！神仙一般的手段！」那婦人笑道：「官人休笑話。」西門慶問王婆道：「乾娘不敢問，……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。」王婆道：「大官人，你猜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小人如何猜得着？」王婆哈哈的笑道：「便是隔壁的武大郎的娘子。前日又竿打得不疼，大官人便忘了？」那婦人臉便紅紅的道：「那日奴家偶然失手，官人休要記懷。」西門慶道：「說那裡話。」王婆便接口道：「這位大官人，一生和氣，從來不會記恨，極是好人！」西門慶道：「前日小人不認得，

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子。小人只認的大郎，一個養家經紀人。且是在街上做買賣，大大小小，不會惡了一個人；又會賺錢；又且好性格；真個難得這等人！」王婆道：「可知哩。娘子自從嫁得這個大郎，但是有事，百依百隨！」那婦人應道：「他是無用之人，官人休要笑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娘子差矣。古人道，「柔欺是立身之本；剛強是惹禍之胎。」似娘子的大郎所爲良善時，「萬丈水無涓滴漏！」王婆打着攬鼓兒道：「說的是。」西門慶誇了一回，便坐在婦人對面。王婆又道：「娘子，你認的這個官人麼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奴不認的。」婆子道：「這個大官人，是這本縣一個財主，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，叫做西門大官人。萬萬貫錢財，開着個生藥舖在縣前。家裡錢過北斗，米爛陳倉；赤的是金，白的是銀；圓的是珠，光的是寶！也有犀牛頭上角，亦有大象口中牙！……」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，口裡假嘈。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，西門慶看見潘金蓮十分情思，恨不就做一處。王婆便去點兩盞茶，遞一盞與西門慶，一盞遞與這婦人，說道：「娘子相待大官人則個。」喫罷茶，便覺有些眉目送情。王婆看着西門慶，把一隻手在臉上摸。西門慶心裡瞧科，已知有五分了。王婆便道：「大官人不來時，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；一者緣法，二者來得恰好。嘗言道，「一客不煩二主。」大官人便是出錢的；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。不是老身路歧相煩，難得這位娘子在這裡，官人好做個主人，替老身與娘子澆手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小人也見不到，這裡有銀子在此。」便取出來，和帕子遞與王婆。那婦人便道：「不消生受得。」口裡說，又不動身。王婆將了銀子要去，那婦人又不起身。婆子便出門，又道：「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乾娘，免了。」却亦是不動身。也是姻緣，却都有意了；西門慶那廝，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；這婆娘一雙眼，也偷睨西門慶，見了這表人物，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，又低着頭自做生活。不多時，王婆買了些見成的肥鵝，熟肉，細巧菓子歸來，盡把盤子盛了；菓子菜蔬，盡都裝了，搬來房裏桌子上。那婦人看着道：「乾娘，便相待大官人，奴却不當。」依舊原不動身。那婆子道：「正是專與娘子澆手。如何却說這話？」王婆將

盤饌都擺在桌子上，三人坐定，把酒來斟。這西門慶拿起酒盞來說道：『娘子，滿飲此杯。』那婦人笑道：『多感官人厚意。』王婆道：『老身知得娘子洪飲，且請開懷，喫兩盞兒。』西門慶拿起筋來道：『乾娘，替我勸娘子請些個。』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，與那婦人喫。一連斟了三巡酒，那婆子便去燙酒來。西門慶道：『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？』那婦人應道：『奴家虛度二十三歲。』西門慶道：『小人癡長五歲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官人將天比地。』王婆走進來道：『好個精細的娘子！不惟做得好針黹，諸子百家皆通。』西門慶道：『却是那裏去討？武大郎好生有福！』王婆便道：『不是老身說是非，大官人宅裏枉有許多，那裏討一個趕得上這娘子的！』西門慶道：『便是這等一言難盡！只是小人命薄，不會招得一個好的。』王婆道：『大官人，先頭娘子須好。』西門慶道：『休說！若是我先妻在時，却不曾怎地；家無主，屋倒豎！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喫飯，都不管事！』那婦人道：『官人怎地時，死了大娘子得幾年了？』西門慶道：『說不得。小人先妻，是微末出身，却倒百伶百俐，件件都替得小人；如今不幸他死了！已得三年，家裡的事，都七顛八倒。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？在家裡時，便要嘔氣！』那婆子道：『大官人，休怪老身直言：你先頭娘子，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。』西門慶道：『便是小人先妻，也沒有娘子這表人物！』那婆子笑道：『官人，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，如何不請老身去喫茶？』西門慶道：『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。我見他是路岐人，不喜歡。』婆子又道：『官人，你和李嬌嬌却長久。』西門慶道：『這個人，見今要在家裡。若是他似娘子時，自冊正了他多時。』王婆道：『若有娘子般中得官人意的，來宅上說，沒妨事麼？』西門慶道：『我的娘子，俱已死了；我自主張，誰敢道個「不」字！』王婆道：『我自說要，急切那裡有中得官人意的？』西門慶道：『做甚麼了便沒！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，自不撞着！』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遞一句，說了一回，王婆便道：『正好喫酒，却又沒了。官人休怪老身差撥，再買一瓶酒來喫如何？』西門慶道：『我手帕裡有五兩來碎銀子，一發撒在你處，要喫時只顧取來，多的乾娘便就收了。』那婆子

謝了官人，起身臉堆下笑來說道：『老身去取瓶兒酒來，與娘子再喫一盞兒。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。身子。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：』注子裡，有酒沒？便再篩兩盞兒，和大官人吃。老身直去縣前，那家有好酒買一瓶來，有好歇兒就擱。』那婦人口裡說道：『不用了。』坐着却不動身。婆子到出房門前，便把索兒縛了房門，却來當路坐了。

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裡，便斟酒來勸那婦人；却把袖子在桌上一拂，把那雙筋拂落地。也是緣法湊巧：那雙筋正落在婦人腳邊。西門慶忙蹲身下去拾，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腳兒，正趨在筋邊。西門慶且不拾筋，便去那婦人繡花鞋上捏一把。那婦人便笑將起來，說道：『官人休要囉唳。你真個要勾搭我？』西門慶便跪下道：『只是娘子作成小人！』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攙將起來，當時兩個就王婆房裡脫衣解帶，無所不至。雲雨纔罷，正欲各整衣襟，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，怒道：『你兩個，做得好事！』西門慶和那婦人，都吃了一驚。那婆子便道：『好呀，好呀！我請你來做衣裳，不會叫你來偷漢子！武大得知，須連累我；不若我先去出首！』回身便走。那婦人扯住裙兒道：『乾娘饒恕則個！』西門慶道：『乾娘低聲！』王婆笑道：『若要我饒恕你們，都要依我一件！』那婦人道：『休說一件，就是十件奴也依！』王婆道：『你從今日爲始，瞞着武大，每日不要失約，負了大官人，我便罷休；若是一口不來，我便對你武大說！』那婦人道：『只依着乾娘便了！』王婆又道：『西門慶大官人，你自不用老身多說。這十分好事，已都完了。所許之物，不可失信。你若負心，我也要對武大說！』西門慶道：『乾娘放心，並不失信。』三人又吃幾杯酒，已是下午的時分，那婦人便起身道：『武大那廝將歸了，奴自回去。』便過後門歸家，先去了下簾子，武大恰好進門。

且說王婆看着西門慶道：『好手段麼？』西門慶道：『端的虧了乾娘！我到家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；所許之物，豈敢昧心。』王婆道：『眼望旌旗至，專等好消息；』不要叫老身「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！」西門

慶笑了去，不在話下。

那婦人自當日爲始，每日帶過王婆家裡來和西門慶做一處，恩情似漆，心意如膠。自古道：「好事不出門，惡事傳千里。」不到半月之間，街坊隣舍，都知道了，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。

斷章截句，話分兩頭。且說本縣有個小廝，年方十五六歲，本身姓喬；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，就取名叫鄆哥，家中止有一個老爹。那小廝生得乖覺，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，賣些時新菓品，時常得西門慶齎發他些盤纏。其日，正尋得一籃兒雪梨，提着來遶街尋問西門慶。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：「鄆哥，你若尋他，我教你一處去尋。」鄆哥道：「聒噪阿叔叫，我尋得他見，賺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。」那多口的道：「西門慶，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，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裡坐地，這早晚多定正在那裡。你小孩子家，只顧撞入去不妨。」那鄆哥得了這話，謝了阿叔指教。這小猴子提了籃兒，一直望紫石街走來，逕奔入茶坊裡去，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樓兒上續緒。鄆哥把籃兒放下，看着王婆道：「乾娘拜請。」那婆子問過：「鄆哥，你來這裡做甚麼？」鄆哥道：「尋大官人，賺三五十錢，養活老爹。」婆子道：「甚麼大官人。」鄆哥道：「乾娘情知是那個，便只是他那個。」婆子道：「便是大官人，也有個姓名！」鄆哥道：「便是兩個字的。」婆子道：「甚麼兩個字的？」鄆哥道：「乾娘只是要作耍。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。」望裡面便走。那婆子一把揪住道：「小猴子！那裡去！人家屋裡，各有內外！」鄆哥道：「我去房裡便尋出來。」王婆道：「含鳥糊猴！我屋裡那有甚麼西門大官人！」鄆哥道：「不要獨自吃呵！也把这些汗水與我呷一呷！我有甚麼不理會得！」婆子便罵道：「你那小糊猴！理會得甚麼！」鄆哥道：「你正是「馬蹄刀木杓裡切菜，」水泄不漏，半點也沒得落地。直要我說出來，只怕賣炊餅的哥哥發作！」那婆子喫他這兩句道着他眞病，心中大怒，喝道：「含鳥糊猴！也來老娘屋裡放屁辣臊！」鄆哥道：「我是小糊猴，你是「馬泊六！」那婆子揪住鄆哥，繫上兩便栗暴，鄆哥叫道：「做甚麼便打我？」婆子

罵道：『賊糊猴！高做聲，大耳刮子打你出去！』鄆哥道：『老咬蟲！沒事得便打我！』這婆子一頭叉，一頭大栗暴鑿，直打出街上去；雪梨籃兒也丟出去，那籃雪梨四分五落，滾了開去。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，一頭罵，一頭哭，一頭走，一頭街上拾梨兒，指着那王婆茶坊裡罵道：『老咬蟲！我叫你不要慌！我不去說與他！——不做出來不信！』提了籃兒，逕奔去尋這個人。正是從前做過事，沒興一齊來。直教掀翻狐兔窩中草，驚起鴛鴦沙上眠。

畢竟鄆哥尋甚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王婆計啜西門慶

淫婦藥鴉武大郎

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，心中沒出氣處，提了雪梨籃兒，一逕奔來街上，直來尋武大郎。轉了兩條街，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，正從那條街上來。鄆哥見了，立住了腳，看着武大道：『幾時不見你，怎麼吃得肥了？』武大做下擔兒道：『我只是這般模樣，有甚麼吃得肥處？』鄆哥道：『我前日要糶些麥稈，一地裡沒糶處，人都道你屋裡有。』武大道：『我屋裡又不養鸞鴨，那裡有這麥稈？』鄆哥道：『你說沒麥稈，怎的棧得肥廝廝地，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，煮你在鍋裡也沒氣？』武大道：『舍鳥糊猴，倒罵得我好！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，我如何是鴨？』鄆哥道：『你老婆不偷漢子，只偷子漢！』武大扯住鄆哥道：『還我主來！』鄆哥道：『我笑你只會扯我，却不咬下他左邊地來。』武大道：『好兄弟，你對我說是兀誰，我把十個炊餅送你。』鄆哥道：『炊餅不濟事。你只做個小主人，請我吃三杯，我便說與你。』武大道：『你會吃酒？跟我來。』武大挑了擔兒，引着鄆哥，到一個小酒店裡，做了擔兒；拿了幾個炊餅，買了些肉，討了一鏝酒，請鄆哥喫。那小廝又道：『酒便不要添了，肉再切幾塊來。』武大道：『好兄弟，你且說與我則個。』鄆哥道：『且不要慌；等我一發喫了，却說與你。你却不要氣苦，我自幫你打捉。』武大看那猴子喫了酒肉道：『你如今却說與我。』鄆哥道：『你要得知，把手來摸我頭上吃膽。』武大道：『却怎地來有這吃膽？』鄆哥道：『我對你說：我今日將這一籃雪梨，去尋西門大郎掛一小鉤子，一地裡沒尋處。街上有人說道：『他在王婆茶房裡，和武大娘子勾搭上了，每日只在那裡行走。』我指望去摸三五十錢使，叵耐那王婆老豬狗，不放我去房裡尋他，大栗暴打我出來！我特地來尋你。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，我不激你時，你須不來問我。』武大道：『真個有這等事？』鄆哥道：『又來了！我

道你是這般的鳥人！那廝兩個落得快活！只等你出來，便在王婆房裏做一處，你兀自問道真個也是假！」武大聽罷道：「兄弟！我實不瞞你說：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裏做衣裳，歸來時，便臉紅，我自也有些疑忌：這話正是了！我如今寄了擔兒，便去捉姦，何如？」鄆哥道：「你老大一個人，原來沒些見識！那王婆老狗，怎麼利害怕人，你如何出得他手！他三人須也有個暗號，見你入來拿他，把你老婆藏過了。那西門慶須了得！打你這般二十來個！若捉他不着，乾喫他一頓拳頭。他又有錢有勢，反告了一紙狀子，你便要喫他一場官司；又沒人做主，乾結果了你！」武大道：「兄弟，你都說得是。却怎地出得這口氣？」鄆哥道：「我喫那老豬狗打了，也沒出氣處。我教你一着：你今日晚些歸去，都不要發作；也不可露一些嘴臉，只作每日一般。明朝，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賣；我便在巷口等你。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，我便來叫你。你便挑着擔兒，只在左近等我，我便先去惹那老狗。必然來打我，我便將籃兒丟出街來，你便搶來。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，你便只顧奔入房裏去，叫起屈來。——此計如何？」武大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却是虧了兄弟，我有數貫錢，與你把去糶米；明日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！」

鄆哥得了數貫錢，幾個炊餅，自去了。武大還了酒錢，挑了擔兒，去賣了一遭歸去。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。百般的欺負；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，只得窩伴他些個。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，也只和每日一般，並不說起。那婦人道：「大哥，買盞酒吃？」武大道：「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。」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，當夜無話。次日飯後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，安在擔兒上。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，那裏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。當日武大挑了擔兒，自出去做買賣。這婦人巴不能殺他出去了，便覓過王婆房裏來等西門慶。

且說武大挑着擔兒，出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裏張望，武大道：「如何？」鄆哥道：「早些個。你且去賣一遭了來。他七八分來了，你只在左近處伺候。」武大飛雲也似去賣了一遭回來，鄆哥

道：『你只看我籃兒撒出來，你便奔入去。』武大自把擔兒寄下，不在話下。

却說鄆哥提着籃兒，走入茶坊裏來，罵道：『老豬狗！你昨日做甚麼便打我！』那婆子舊性不改，便跳起身來喝道：『你這小猢猻！老娘與你無干，你做甚麼又來罵我！』鄆哥道：『便罵你這「馬泊六」，做牽頭的老狗，直甚麼屁！』那婆子大怒，揪住鄆哥便打。鄆哥叫一聲「你打我！」把籃兒拋出當街上來。那婆子却待揪他，被這小猴子叫聲「你打我」時，就把王婆腰裏帶個住，看着婆子小肚上，只一頭撞將去，爭些兒跌倒，却得壁子礙着不倒。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，只見武大撩起衣裳，大踏步直搶入茶坊裏來。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，急得要攔，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，那裏肯放，婆子只叫得「武大來也！」那婆娘正在房裏，做手脚不迭，先奔來頂住了門；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。武大搶到房裏邊，用手推那房門時，那裏推得開，口裏只叫得「做得好事！」那婦人頂住着門，慌做一團，口裏便說道：『閒常時，只如烏嘴，賣弄殺好拳棒！急上場時，便沒些用！見個紙虎，一嚇一交！』那婦人這幾句話，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，奪路了走。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，提醒他這個念頭，便鑽出來拔開門，叫聲「不要打！」武大却待要打他，被西門慶早飛起右脚。武大矮短，正踢中心窩裏，撲地望後便倒了。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，打開裏一直走了。鄆哥見不是話頭，撇了王婆撒開。街坊鄰舍，都知道西門慶了得，誰敢來多管？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，見他口裏吐血，而皮蠟查也似黃了，便叫那婦人出來，舀碗水來，救得甦醒，兩個上下肩攙着，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，安排他牀上睡了，當夜無事。

次日，西門慶打聽得沒事，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在一處，只指望武大自死。武大一病五日，不能發起。更兼要湯不見，要水不見；每日叫那婦人不應，又見他濃粧豔抹了出去，歸來時便面顏紅色。武大幾遍氣得發昏，又沒人來睬着。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：『你做的勾當，我親手來捉着你姦；你到挑撥姦夫踢我心頭，至今求生不生，求死不死，你們却自去快活！我死自不妨，和你們爭不得了！我的兄弟武二，你須要

知他性格；倘或早晚歸來，他肯干休？你若肯可憐我，早早服待我好了，他歸來時，我都不提；你若不看顧我時，待他歸來，却和你們說話！」這婦人聽了這話，也不回言，却覷過來，一五一十，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。那西門慶聽了這話，却似提在冰窖子裏，說道：「苦也！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，他是清和縣第一個好漢！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，情孚意合，却不恁地理會。如今這等說時，正是怎地好？却是苦也！」王婆冷笑道：「我倒不會見，你是個把舵的，我是趁船的，我倒不慌，你倒慌了手脚！」西門慶道：「我枉自做了男子漢，到這般去處，却擺布不開！你有甚麼主見，遮藏我們則個！」王婆道：「你們却要長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，短做夫妻？」王婆道：「若是短做夫妻，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；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，與他陪了話；武二歸來，都沒言語；待他再差使出去，却再來相約：這是短做夫妻。你們若要長做夫妻，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，我却有一條妙計，只是難教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周全了我們則個，只要長做夫妻。」王婆道：「這條計，用着件東西；別人家裏都沒，天生天化，大官人家裏却有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便是要我的眼睛，也剜與你。却是甚麼東西？」王婆道：「如今這搗子病得重，趁他狼狽裏，却好下手。大官人家裏取些砒霜來，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，把這砒霜下在裏面，把這矮子結果了！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，沒了蹤跡，便是武二回來，待取怎地？自古道「嫂叔不通問。」初嫁從親，再嫁緣身。」阿叔如何管得？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，等待夫孝滿日，大官人娶了家去，這個不是長遠夫妻，諧老同歡？——此計如何？」西門慶道：「乾娘，只怕罪過？——罷！罷！罷！一不做，二不休！」王婆道：「可是好哩。這是斬草除根，萌芽不發；若是斬草不除根，春來萌芽再發！官人快去取些砒霜來，我自教娘子下手。事了時，却要重重謝我。」西門慶道：「這個自然，不消你說。」便去真個包了一包砒霜來，把與王婆收了。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：「大娘子，我教你下藥的法度：如今武大既對你說道，教你看活他？你便把些小意兒貼戀他。他若問你討藥喫時，便

把這砒霜調在心疼藥裏。待他一覺身動，你便把藥灌將下去，却便走了起身。他若毒藥轉時，必然腸胃迸裂，大叫一聲，你却把被只一蓋，都不要人聽得。預先燒了一鍋湯，煮着一條抹布。他若毒藥發時，必然七竅內流血，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。他若放了命，便揭起被來，却將煮的抹布一搭，都沒了血跡；便入在棺材裏，扛出去燒了，有甚麼鳥事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好却是好；只是奴手軟了，臨時安排不得屍首。」王婆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你只敲壁子，我自過來相幫你。」西門慶道：「你們用心整理，明日五更來討回報。」西門慶說罷，自去了。

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，把與那婦人將去藏了。那婦人却捉將歸來。到樓上看武大時，一絲沒兩氣，看看待死，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。武大道：「你做甚麼來哭？」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：「我的一時間不是了！喫這廝局騙了！誰想却踢了你這腳！我問得一處好藥，我要去買來醫你，又怕你疑忌了，不敢去取。」武大道：「你救得我活，無事了，一筆都勾，並不記懷；武二家來，亦不提。快去贖藥來救我則個！」那婦人拿了些銅錢，逕來王婆家裏坐地，却教王婆去贖了藥來；把到樓上，教武大看了。說道：「這帖心疼藥，太醫教你半夜裏喫。喫了倒頭把一兩床被發些汗，明日便起得來。」武大道：「却是好了生受大嫂，今夜醒睡些個，半夜裏調來我喫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你自放心睡，我自服侍你。」看看天色黑了。那婦人在房裏點上碗燈；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；拿了一片抹布，煮在湯裏。聽那更鼓時，却正好打三更。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裏，却舀一碗白湯，把到樓上，叫聲「大哥，藥在那裏？」武大道：「在我席子底下枕頭邊，你快調來與我喫。」那婦人揭起席子，將那藥抖在盞子裏；把那藥貼安了，將白湯衝在盞內；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，調得勻了；左手扶起武大，右手把藥便灌。武大呷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大嫂，這藥好難喫！」那婦人道：「只要他醫治得病，管甚麼難喫。」武大再呷第二口時，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。那婦人便放到武大，慌忙跳下床來。武大呷了聲，說道：「大嫂，喫下這藥

去，肚裏倒疼起來，苦呀！苦呀！倒當不得了！」那婦人便去脚後扯過兩床被來，沒頭沒臉只顧蓋。武大叫道：『我也氣悶！』那婦人道：『太醫分付：教我與你發些汗，便好得快。』武大再要說時，這婦人怕他掙扎，便跳上床來，騎在武大身上，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，那裏肯放些鬆寬。武大叻了兩聲，喘息了一回，腸胃逆斷：嗚呼哀哉，身體動不得了。那婦人揭起被來，見了武大咬牙切齒，七竅流血，怕將起來；只得跳下床來，敲那壁子。老婆聽得，走過後門頭咳嗽。那婦人便下樓來，開了後門。老婆問道：『了也未？』那婦人道：『了便了了；只是我手脚軟了，安排不得。』老婆道：『有甚麼難處，我幫你便了！』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，舀了一桶湯；把抹布撒在裏面，撥上樓來；捲過了被，先把武大嘴邊唇上都抹了，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，便把衣裳蓋在屍上。兩個從樓上一步一撥，扛將下來，就樓下尋扇舊門停了；與他梳了頭，戴上巾幘，穿了衣裳，取雙鞋襪與他穿了；將片白絹蓋了臉，揀牀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，却上樓來，收拾得乾淨了。老婆自轉將歸去了。那婆娘便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。看官聽說：原來但凡世上婦人，哭有三樣；有淚有聲謂之哭，有淚無聲謂之泣，無淚有聲謂之號。當下那婦人乾號了一歇，却早五更。天色未曉，西門慶奔來討信，老婆說了備細，西門慶取銀子把與老婆，教買棺材津送，就叫那婦人商議。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：『我的武大，今日已死，我只靠着你做主。』西門慶道：『這個何須得你說？』老婆道：『只有一件事最要緊：』地坊上團頭何九叔，他是個精細的人；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驗。』西門慶道：『這個不妨。我自分付他便了。他不肯違我的言語。』老婆道：『大官人便快去分付他，不可遲悞。』西門慶去了。

到天大明，老婆買了棺材，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，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，點起一盞隨身燈。鄰舍坊廂都來弔問。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。衆街坊問道：『大郎因甚病患死了？』那婆娘答道：『因害心疼病症，一日日越重了，看看不能設好，不幸昨夜三更死了！』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。衆鄰舍明知道此人死得

不明，不敢去問他，只是人情勸道：『死自死了，活的自要過，娘子省煩惱。』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，衆人各自散去。王婆取了棺材，去請團頭何九叔。但是入殮用的，都買了；并家裏一應物件，也都買了。就叫了兩個和尚，晚些伴靈。多樣時，何九叔撥幾個火家來整頓。

且說何九叔到已牌時分，慢慢地走出來，到紫石街巷口，迎見西門慶叫道：『九叔何往？』何九叔答道：『小人只去前面驗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。』西門慶道：『借一步說話則個。』何九叔跟着西門慶，來到轉角頭一個小酒店裡，坐下在閣兒內。西門慶道：『何九叔，請上坐。』何九叔道：『小人是何等之人，對官人一處坐地？』西門慶道：『九叔何故見外？且請坐。』二人坐定，叫取瓶好酒來。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，即便篩酒。何九叔心中疑忌，想道：『這人從來不會和我吃酒；今日這杯酒，必有蹊蹺。』兩個吃了半個時辰，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裏摸出一錠十兩銀子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『九叔休嫌輕微，明日別有酬謝。』何九叔又手道：『小人無半點効力之處，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？——大官人便有使令小入處，也不敢受。』西門慶道：『九叔休要見外，請收過了却說。』何九叔道：『大官人但說不妨，小人依聽。』西門慶道：『別無甚事，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。只是如今驗武大的屍首，凡百事週全，一牀錦被遮蓋則個，別無多言。』何九叔道：『是這些小事，有甚利害？如何敢受銀兩？』西門慶道：『九叔不收時，便是推却。』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個刁徒，把持官府的人，只得受了。兩個又吃了幾杯，西門慶叫酒保來記了帳，明日舖裏支錢。兩個下樓，一同出了店門。西門慶道：『九叔記心，不可泄漏，改日別有報効。』分付罷，一直去了。

何九叔心中疑忌，肚裡尋思道：『這件事却又作怪！我自去驗武大郎屍首，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？……這件事必定有蹊蹺。』來到武大門前，只見那幾個火家在門首伺候，何九叔問道：『這武大是甚病死的？』火家答道：『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。』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，王婆接着道：『久等阿叔多時了。』

何九叔應道：『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，來遲了一步。』只見武大老婆，穿着些素淡衣裳，從裡面假哭出來。何九叔道：『嫂子省煩惱。——可傷大郎歸天去了！』那婦人虛掩淚眼道：『說不可盡！不想拙夫心疼症候，幾日兒便休了！撇得奴好苦！』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，口裡自暗暗的道：『我從來只聽說武大娘子，不會認得他。原來武大却討着這個老婆！西門慶這十兩銀子，有些來歷。』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，揭起千秋旛，扯開白絹，用五輪八寶犯着兩點神水限定睛看時，何九叔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倒，口裡噴出血來。但見指甲青，唇口紫，面皮黃，眼無光。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盡燈。

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偷骨殖何九送喪

供人頭武二設祭

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，衆火家扶住，王婆便道：「這是中了惡，快將水來！」噴了兩口，何九叔漸漸地動轉，有些甦醒，王婆道：「且扶九叔回家去，却理會。」兩個火家又尋扇舊門，一逕抬何九叔到家裏，大小接着，就在床上睡了。老婆哭道：「笑欣欣出去，却怎地這般回來！閑常會不知中惡！」坐在床邊啼哭。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，踢那老婆道：「你不要煩惱，我自沒事。却纔去武大家入殮，到他巷口，迎見縣前開藥鋪的西門慶，請我去吃了一席酒，把十兩銀子與我；說道：『所殮的屍首，凡事遮蓋則個。』我到武大家，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，我心裏有八九分疑忌；到那裡揭起千秋旛看時，見武大面皮紫黑，七竅內津津出血，唇口上微露齒痕，定是中毒身死。我本待聲張起來，却怕沒有作主，惡了西門慶，却不是撩蜂剔蝎？待要胡盧提人了棺殮了，武大有個兄弟，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。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男子，倘或早晚歸來，此事必然要發。」老婆便道：「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，『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鄆哥，去紫石街幫武大捉姦，鬧了茶坊。』正是這件事了。你却慢慢的訪問他。如今這事有甚難處？只使火家自去殮了，就問他幾時出喪。若是停喪在家，待武二歸來出殮，這個便沒甚喪皂絲麻線。若他便抬出去埋葬了，也不妨。若是他便要出去燒化時，必有蹊蹺；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，張人眼錯，拿了兩塊骨頭，和這十兩銀子收着，便是個老大證見。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，却不留了西門慶而皮，做一碗飯却不好？」何九叔道：「家有賢妻，見得極明。」隨即叫火家分付：「我中了惡，去不得；你們便自去殮了。就問他幾時殮了，快來回報。得的錢帛，你們分了，都要停當。若與我錢帛，不可要。」火家聽了，自來武大家入殮。停喪安靈已罷，回報何九叔道：「他家大娘子說道，『只三日便出殮，去城外

燒化。』火家各自分錢去了。何九叔對老婆道：「你說的話正是的。我至期，只去偷骨殖便了。」

且說王婆一力攬接那婆娘當夜伴靈。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。第三日早，衆火家自來扛抬棺材，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。那婦人帶上孝，一路上假哭養家人。來到城外化人場上，便叫舉火燒化。只見何九叔手裡提着一陌紙錢，來到場裡，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：「九叔，且喜得貴體沒事了。」何九叔道：「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扇籠子母炊餅，不曾還得錢；特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。」王婆道：「九叔如此志誠。」何九叔把紙錢燒了，就攬接燒化棺材，王婆和那婦人謝道：「難得何九叔攬接，回家一發相謝。」何九叔道：「小人到處只是出熱。娘子和乾娘自穩便，齋堂裡去，相待衆鄰舍街坊。小人自替你昭願。」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，把火夾去，揀兩塊骨頭拿去埋骨池內只一浸，看那骨頭酥黑。何九叔收藏了，也來齋堂裡和闖了一回。棺木過了殺火，收拾骨殖，撒在池子裡，衆鄰舍各自分散。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，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，送喪的人名字，和這銀子一處包了，做一個布袋兒盛着，放在房裏。

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，去桶子前面設個靈牌，上寫「亡夫武大郎之位」；靈床子前，點一盞琉璃燈，裡面貼些經旛錢垛金銀錠采綸之屬；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，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裡，只是偷雞盜狗之歡，如今家中又沒人礙眼，任意停眠整宿。這條街上遠近人家，無有一人不知此事；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廝是個刁徒潑皮，誰肯來多管？

嘗言道，「樂極生悲，否極泰來。」光陰迅速，前後又早四十餘日。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，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，投下了來書，交割了箱籠，街上閑行了幾日，討了回書，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。前後往回，恰好過了兩個月。去時殘冬天氣，回來三月初頭。於路上只覺神思不安，身心恍惚，趕回要見哥哥，且先去縣裡交納了回書。知縣見了大喜，看罷回書，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，賞了武松一錠大銀，酒食管待，不必用說。武松回到下處房裡，換了衣服鞋襪，戴上個新頭巾，鎖上了房門，一逕投紫石街

來。兩邊衆鄰舍看見武松回來，都吃了一驚，大家捏兩把汗，暗暗的說道：「這番蕭牆禍起了！這個太歲歸來，怎肯干休？必然弄出事來！」

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，探身入來，見了靈床子，又寫「亡夫武大郎之位」七個字，呆了，睜開雙眼道：「莫不是我眼花了？」叫聲「嫂嫂，武二歸了。」那西門慶正和這婆娘在樓上取樂，聽得武松叫一聲，驚得屁滾尿流，一直奔後門，從王婆家走了。那婦人應道：「叔叔少坐，奴便來也。」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，那裡肯帶孝；每日只是濃妝艷抹，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。聽得武松叫聲「武二歸來了，」慌忙去而盆裡洗；落了脂粉拔去了首飾釵環，蓬鬆挽了個鬚兒；脫去了紅裙繡襖，旋穿上孝裙孝衫，方從樓上哽哽咽咽哭下來。武松道：「嫂嫂且住。休哭。我哥哥幾時死了？得甚麼症候？吃誰的藥？」那婦人一頭哭，一頭說道：「你哥哥自從你轉背二十日，猛可的忽害心疼起來；病了八九日，求神問卜，甚麼藥不吃過，醫治不得，死了！撇得我好苦！」隔壁王婆聽得，生怕決撒，即便走過來幫他支吾。武松又道：「我的哥哥，從來不曾有這般病，如何心疼便死了？」王婆道：「武都頭，却怎地這般說？」「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暫時禍福。」誰保得長沒事？」那婦人道：「虧殺了這個乾娘；我又是個沒腳蟹，不是這個乾娘，鄰舍家誰肯來幫我！」武松道：「如今埋在那裡？」婦人道：「我又獨自一個，那裡去尋墳地？沒奈何，留了三口，把出去燒化了。」武松道：「哥哥死得幾日了？」婦人道：「再兩日，便是斷七。」武松沉吟了半晌，便出門去，逕投縣裡來；開了鎖，去房裡換了一身素白衣服，便叫士兵打了一條麻繩，繫在腰裡；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，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，叫一個士兵鎖上了房門，去縣前買了些米，麵，椒料：：：等物，香，燭，冥紙，就晚到家敲門。那婦人開了門，武松叫士兵去安排羹飯。武松就在靈床子前，點起燈燭，鋪設酒餚。到兩個更次，安排得端正，武松撲翻身便拜道：「哥哥陰魂不遠！你在世時軟弱；今日死後，不見分明！你若是負屈銜冤，被人害了，托夢與我，兄弟替你做主報讐！」把

酒澆奠了，燒化冥用紙錢，便放聲大哭，哭得那兩邊鄰舍，無不悽惶。那婦人也在裡面假哭。武松哭罷，將羹飯酒餚和土兵吃了，討兩條席子，叫土兵在門傍邊睡。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，那婦人自上樓去，下了樓門自睡。約莫將近三更時候，武松翻來覆去睡不着；看那土兵時，駒駒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。武松爬將起來看那靈床子前琉璃燈，半明半滅；側耳聽那更鼓時，正打三更三點。武松嘆了一口氣，坐在席子上，自言自語，口裏說道：『我哥哥生時懦弱，死了却有甚分明！』說猶未了，只見靈床子下，捲起一陣冷氣來，盤旋昏暗，燈都遮黑了，壁上紙錢亂飛。那陣冷氣，逼得武松毛髮皆豎；定睛看時，只見個人從靈床底下鑽將出來，叫聲「兄弟！我死得好苦！」武松聽不仔細，却待向前來看時，並沒有冷氣，亦不見人；自家便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，尋思是夢非夢。回頭看那土兵，却正睡着。武松想道：『哥哥這一死，必然不明！……却纔正要報我知道，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。……』放在心裡不題，等天明却又理會。

天色漸白了，土兵起來燒湯。武松洗漱了，那婦人也下樓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『叔叔夜來煩惱？』武松道：『嫂嫂，我哥哥端的甚麼病死了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叔叔却怎地忘了？夜來已對叔叔說了，害心疼病死了。』武松道：『却贖誰的藥吃？』那婦人道：『現有藥帖在這裡。』武松道：『却是誰買棺材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。』武松道：『誰來扛抬出去？』那婦人道：『是本處團頭何九叔。盡是他維持出去。』武松道：『原來恁地。且去縣裡畫卯回來。』便起身帶了土兵，走到紫石街巷口，問土兵道：『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麼？』土兵道：『都頭恁地忘了？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，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。』武松道：『你引我去。』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，武松道：『你自先去。』土兵去了。武松却推開門來，叫聲『何九叔在家麼？』這何九叔却纔起來。聽得是武松歸了，嚇得手忙脚亂，頭巾也戴不迭；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，便出來迎接道：『都頭幾時回來？』武松道：『昨日方回。到這裡有句閑話說則個，

請挪尊步同往。」何九叔道：「小人便去，都頭且請拜茶。」武松道：「不必。免賜。」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裡坐下，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。何九叔起身道：「小人不會與都頭接風，何故反擾？」武松道：「且坐。」何九叔心裡已猜八九分。量酒人一面篩酒，武松更不開口，且只顧吃酒。何九叔見他不做聲，倒捏兩把汗，却把些話來撩他。武松也不開言，并不把話來提起。酒已數杯，只見武松揭起衣裳，醜地掣出把尖刀來，插在棹子上。量酒的驚得呆了，那裡肯近前？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吐氣。武松掣起双袖，握着尖刀，指何九叔道：「小子醜疎，還曉得『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！』你休驚怕，只要實說，——對我一一說知哥哥死的緣故，便不干涉你！我若傷了你，不是好漢！倘若有半句兒差，我這口刀，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！開言不道，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，是怎的模樣！」武松道罷，一双手按住胛膝，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，看着何九叔。何九叔便去袖子裡取出了一個袋兒，放在桌子上道：「都頭息怒。這個袋兒，便是個大證見。」武松用手打開，看那袋兒時，兩塊酥黑骨頭，一錠十兩銀子，便問道：「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？」何九叔道：「小人并然不知前後因地，忽於正月二十二日，在家，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去驗武大郎屍首。至日，行到紫石巷口，迎見縣前開生藥舖的西門慶大郎，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裡喫了一瓶酒；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，付與小人，分付道：『所驗的屍首，凡百事遮蓋。』小人從來得知道那人是個刁徒，不容小人不接。喫了酒食，收了這銀子，小人去到大郎家裡，揭起千秋旛，只見七竅內有瘀血，唇口上有齒痕，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。小人本待聲張起來，只是又沒苦主；他的婆子，已白道害心疼病死了；因此小人不聲聲張，自咬破舌尖，只做中了惡，扶歸家來了。只是火家自去驗了屍首，不會接受一文。第三日，聽得扛出去燒化，小人買了一陌紙，去山頭假做人情；使轉了王婆并令嫂，暗拾了這兩塊骨頭，包在家裡。——這骨殖酥黑，便是毒藥身死的證見。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，便是小人口詞了，都頭詳察。」武松道：「姦夫還是何人？」何九叔道：「却不知是誰。小

人閑聽得說來，有個賣梨兒的鄆哥，那小廝曾和二郎去茶坊裡捉姦。這條街上，誰人不知。都頭要知備細，可問鄆哥。」武松道：「是。既然有這個人時，一同去走一遭。武松收刀，藏了骨頭銀子，算還酒錢，便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裡來。却好走到他門前，只見那小猴子挽着個柳籠栲栳在手裡，糴米歸來。何九叔叫道：『鄆哥，你認得這位都頭麼？』鄆哥道：『解大蟲來時，我便認得了！你兩個尋我做甚麼？』鄆哥那小廝，也賺了八分，便說道：『只是一件；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贍，我却難相伴你們喫官司要。』武松道：『好兄弟，』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，『你拿去與老爹做盤纏，跟我來說話。』鄆哥自心裡想道：『這五兩銀子，如何不盤纏得三五個月？便陪侍他喫官司也不妨。』將銀子和米把與老兒，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個飯店樓上來。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，對鄆哥道：『兄弟，你雖年紀小，倒有養家孝順之心。却纔與你這些銀子，且做盤纏。我有用着你處；事務了畢時，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。你可備細說與我：你恁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裡捉姦？』鄆哥道：『我說與你，你却不要氣苦。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，提得一籃兒雪梨，要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鈎子，一地裡沒有尋他處。問人時，說道，「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，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；如今刮上了他，每日只在那裡。」我聽得了這話，一逕奔去尋他，叵耐王婆老豬狗攔住，不放入屋裡去。吃我把話來侵他底子，那豬狗便打我一頓暴栗，直叉我出去，將我籃兒直傾在街上。我氣苦了，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，他便要去捉姦。我道：「你不濟事，西門慶那廝，手脚了得！你若捉他不着，反喫他苦了倒不好。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，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。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裡去時，我先入去，你便寄了擔兒等着。只看我丟出籃兒來，你便搶入來捉姦。」我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，逕去茶坊裡。被我罵那老豬狗，那婆子便來打我；喫我先把籃兒撒出街上，一頭頂住老狗在壁上。武大郎却搶入去時，婆子要去攔截，却被我頂住了，只叫得「武大來也！」原來倒喫他兩個頂住了門。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，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廝，開了房門，奔出來，把大郎一脚踢倒了。我見那婦人隨後

便出來，扶大郎不動，我慌忙也自走了。過得五七日，說大郎死了。我却不知怎地死了。」武松問道：「你這話是實了？你却不要說謊。」鄆哥道：「便到官府，我也只是這般說！」武松道：「說得是，兄弟。」便討飯來喫了，還了飯錢，三個人下樓來。何九叔道：「小人告退。」武松道：「且隨我來，正要你們與我證一證。」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。知縣見了問道：「都頭告甚麼？」武松告說：「小人親兄武大，被西門慶與嫂通姦，下毒藥謀殺性命。這兩個便是證見，要相公做主則個。」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，當日與縣吏商議。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，官人自不必說；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：「這件事難以問。」知縣道：「武松，你也是個本縣都頭，不省得法度？自古道：『捉姦見雙，捉賊見贓，殺人見傷。』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，你又不曾捉得他姦；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，便問他殺人公事，莫非恣偏向麼？你不可造次，須要自己尋思，當行即行。」武松懷裡取出兩塊酥黑骨頭，十兩銀子，一張紙，告道：「覆告相公：這個須不是小人捏告出來的。」知縣看了道：「你且起來，待我從長商議。可行時，便與你拿問。」何九叔，鄆哥，都被武松留在房裡。當日西門慶得知，却使心腹人來縣裡許官吏銀兩。

次日明晨，武松在廳上告稟，催逼知縣拿人。誰想這官人貪圖賄賂，回出骨殖并銀子來，說道：「武松，你休教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；這事件不明白，難以對理。聖人云：『經目之事，猶恐未真；背後之言，豈能全信？』」不可一時造次。」獄吏言道：「都頭，但凡人命之事，要屍，傷，病，物，蹤，——五件俱全，方可推問得。」武松道：「既然相公不准所告，且却又理會。」收了銀子和骨殖，再付與何九叔收了；下廳來到自己房內，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喫，「留在房裡相等一等，我去便來也。」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，離了縣衙，將了硃瓦，筆，墨；就買了三五張紙，藏在身邊；就叫兩個土兵買了個豬首，一隻鵝，一隻鷄，一擔酒，和一些果品之類，安排在家裡。約莫也是已牌時候，帶了個土兵來到家中。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，放下心不怕他，大着膽看他怎的。武松叫道：「嫂嫂下來，有句話說。」那婦

人慢慢的行下樓來，問道：『有甚麼話說？』武松道：『明日是亡兄斷七；你前日惱了衆隣舍街坊，我今日特地來把杯酒，替嫂嫂相謝衆隣。』那姑人大刺刺地說道：『謝他們怎的！』武松道：『禮不可缺。』喚上土兵先去靈床子前，明晃晃的點起兩枝蠟燭，焚起一爐香，列下一陌紙錢；把祭物去靈前擺了，堆盤滿宴，鋪下酒食果品之類。叫一個土兵後面盪酒；兩個土兵門前安排桌凳；又有兩個，前後把門。武松自分付定了，便叫『嫂嫂，來待客，我去請來。』先請隔壁王婆。那婆子道：『不消生受，教都頭作謝。』武松道：『多多相擾了乾娘，自有個道理。先備一杯茶酒，休得推故。』那婆子取了招兒，收拾了門戶，從後門走過來。武松道：『嫂嫂坐主位，乾娘坐對席。』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，放心着喫酒。兩個都心裡道：『看他怎地！』武松又請這邊下隣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。二郎道：『小人忙些，不勞都頭生受。』武松拖住便道：『一杯淡酒，又不長久，便請到家。』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，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。又去對門請兩家：『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。四郎道：『小人買賣撇不得，不及陪奉。』武松道：『如何使得？衆高鄰都在這裡了。』不繇他不來，被武松扯到家裡道：『老人家爺父一般，便請在嫂嫂肩下坐了。』又請那對門賣冷酒店的胡正卿。那人原是吏員出身，便瞧到有些尪廬，那裡肯來；被武松不管他，拖了過來，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，武松道：『王婆，你隔壁是誰？』王婆道：『他家是賣蹄兒的。』張公却好正在屋裡，見武松入來，喫了一驚道：『都頭沒甚麼話？』武松道：『家間多擾了街坊，相請吃杯淡酒。』那老兒道：『哎呀！老子不會有些禮數到都頭家，却如何請老子喫酒？』武松道：『不成微敬，便請到家。』老兒被武松拖了出來，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。說話的：爲何先坐的不走了？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，都是監禁的一般。武松請到四家鄰舍并王婆和嫂嫂，共是六人。武松撥條凳子，却坐在橫頭，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關了。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。武松唱個大呷，說道：『衆高鄰：休怪小人齷齪，胡亂請些個。』衆鄰舍道：『小人都不會與都頭洗塵接風，如今倒來反擾。』武松笑道：『不成意

思，衆高鄰休得笑話則個。」土兵只顧篩酒。衆人懷着鬼胎，正不知怎地。看看酒至三杯，那胡正卿便要起身，說道：「小人忙些個。」武松叫道：「去不得！既來到此，便忙也坐一坐。」那胡正卿心頭十五個吊桶打水，七上八下，暗暗地尋思道：「既是好意請我們吃酒，如何却這般相待，不許人動身！」只得坐下。武松道：「再來把酒來篩。」土兵斟到第四杯酒，前後共吃了七杯酒過，衆人却似吃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席。只見武松喝叫土兵，且收拾過了杯盤，少間再吃。武松抹桌子。衆鄰舍却待起身，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：「正要說話。一千高鄰在這裡，中間那位高鄰會寫字？」姚二郎便道：「此位胡正卿極寫得好。」武松便唱個喏道：「相煩則個。」便捲起雙袖，去衣裳底下醜地只一掣，掣出那口尖刀來；右手四指籠着刀靶，大拇指按住掩心，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：「諸位高鄰在此：小人寬各有頭，債各有主，只要衆位做個證見！」只見武松左手拿住嫂嫂，右手指定王婆，四家鄰舍，驚得目瞪口呆，罔知所措，都面面廝覷，不敢高聲。武松道：「高鄰休怪，不必吃驚。武松雖是個醜鹵漢子，——便死也不怕，——還省得有冤報冤，有讐報讐！並不傷犯衆位，只煩高鄰做個證見。若有一位先走了，武松翻過臉來休怪。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，武二便償了他命也不妨！」衆鄰舍都目瞪口呆，再不敢動。武松看着王婆喝道：「兀的老豬狗聽着！我的哥哥這個性命，都在你身上！慢慢的却問你！」回過臉來，看着婦人罵道：「你這淫婦聽着！你把我的哥哥性命，怎的謀害了？實招了，我便饒你？」那婦人道：「叔叔，你好沒道理！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，干我甚事！」說猶未了，武松把刀脰察了插在桌子上，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髻，右手劈胸捉住；把桌子一脚踢倒了，隔桌子把那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，一交放翻在靈牀面前，兩腳踏住；右手拔起刀來，指定王婆道：「老豬狗！你從實說！」那婆子要脫身脫不得，只得道：「不消都頭發怒，老身自說便了。」武松叫土兵取過紙，墨，筆，硯，排好了桌子，把刀指着胡正卿道：「相煩你與我聽一句。寫一句。」胡正卿脰脰抖着說：「小——小人便——寫——寫。」討了些硯水，磨起墨來，胡正卿拿着筆拂那紙

道：『王婆，你實說！』那婆子道：『又不干我事，教說甚麼？』武松道：『老豬狗！我都知了，你賴那個去！你不說時，我先剛了這個淫婦，後殺你這老狗！』提起刀來，望那婦人臉上搯了搯。那婦人慌忙叫道：『叔叔！且饒我！你放我起來，我說便了！』武松一提，提起那婆娘，跪在靈牀子前，喝一聲「淫婦快說！」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，只得從實招來：將那日因收簾子，打着西門慶起，并做衣裳入馬通姦，一一地說；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，因何設計下藥，王婆怎地教唆撥置，從頭至尾，說了一遍。武松叫他說一句，却叫胡正卿寫一句。王婆道：『唆蟲！你先招了，我如何賴得過！只苦了老身！』王婆也只得招認了。把這婆子口詞，也叫胡正卿寫了。從頭至尾，都寫在上面。叫他兩都點指畫了字，就叫四家鄰舍書了名，也畫了字。叫土兵解胳膊來，背接綁了這老狗，捲了口詞，藏在懷裏。叫土兵取碗酒來，供養在靈牀子前，拖過那婦人來跪在靈前，喝那老狗也跪在靈前，洒淚道：『哥哥！靈魂不遠！今日！——兄弟與你報讎雪恨！』叫土兵把紙錢點着。那婦人見頭勢不好，却待要叫；被武松披腦揪倒來，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胳膊，扯開胸脯衣裳；說時遲，那時快；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，口裏銜着刀，雙手去挖開胸脯，搯出心肝五臟，供養在靈前；脍察一刀，硬割下那婦人頭來，血流滿地。四家鄰舍，眼都花了，只掩了臉，看他志兇，又不敢勸，只得隨順他。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牀被來，把婦人頭包了措了刀，插在鞘裏，洗了手唱個喏，道：『有勞高鄰，甚是休怪。且請衆位樓上少坐，待武二便來。』四家鄰舍都面面相看，不敢不依他，只得都上樓去坐了。武松分付土兵，也教押王婆子上樓去。關了樓門，着兩個土兵在樓下看守。

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，一直奔西門慶藥舖前來，看着主管唱個喏，問道：『大官人在麼？』主管道：『却纔出去。』武松道：『借一步閒說一句話。』那主管也有些認得武松，不敢不出來。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靜巷內，驀然翻過臉來道：『你要死，却是要活？』主管慌道：『都頭在上：小人又了會傷犯了都——』武松道：『你要死，休說西門慶的去向；你若耍活，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裏！』主管道：『却纔和——和一

個相識——去——獅子橋下大酒樓上——吃——」武松聽了，轉身便走。那主管驚得半响移腳不動，自去了。且說武松逕奔到獅子橋下酒樓前，便問酒保道：「西門大郎和甚人喫酒？」酒保道：「和一個一般的財主，在樓上邊街閣兒裏吃酒。」武松一直撞到樓上，去閣子前張時，窗眼裏見西門慶坐在主位，對面一個坐着客席，兩個唱粉頭的坐在兩邊。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，那顆人頭，血淋淋的滾出來。武松左手提了人頭，右手拔出尖刀，挑開簾子，鑽將進來，把那婦人頭，望西門慶臉上攢將來。西門慶認得是武松，吃了一驚，叫聲「哎呀！」便跳起在凳子上去，一隻脚跨上窗檻，要尋走路；見下面是街，跳不下去，心裏正慌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；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，托地已跳在桌子上，把些盞兒，碟兒，都踢下來。兩個唱的行院，驚得走不動。那個財主官人，慌了脚手也倒了。西門慶見來得兇，便把手虛指一指，早飛起右腳來。武松只顧奔入去，見他脚起，略閃一閃，恰好那一脚正踢中武松右手，那口刀踢將起來，直落下街心裏去了。西門慶見踢去了刀，心裏便不怕他，右手虛燎一燎，左手一拳，燎着武松心窩裏打來。却被武松略躲個過，就勢裏從脅下鑽入來，左手帶住頭，連肩胛只一提，右手摔住西門慶左脚，叫聲「下去！」那西門慶，一者冤魂纏定，二乃天理難容，三來怎當武松神力，只見頭在下，脚在上，倒撞落在當街心裏去了，跌得個「發昏章第十一！」街上兩邊人，都吃了一驚。武松伸手下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，也鑽出窗子外，湧身望下只一跳，跳在當街上；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裏，看這西門慶已跌得半死，直挺挺在地下，只把眼來動，武松松按住，只一刀，割下西門慶的頭來；把兩顆頭相結在一處，捉在手裏，把着那口刀，一直奔回紫石街來，叫土兵開了門，將兩顆人頭，供養在靈前，把那碗冷酒澆奠了，又灑淚道：「哥哥靈魂不遠，早昇天界！兄弟與你報讎：殺了姦夫和淫婦！——今日就行燒化。」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鄰下來，把那婆子押在前面，武松拿着刀，提了兩顆人頭，再對四家鄰舍道：「我有一句話，對你們高鄰說，須去不得！」那四家鄰舍叉手拱立，道：「都頭但說，我衆人一聽尊命。」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，有分教：景陽岡好

漢，屈做囚徒；陽穀縣都頭，變作行者。
畢竟武松說出甚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

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

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鄰舍道：『小人因與哥哥報讎雪恨，犯罪正當其理，雖死而不怨；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鄰。小人此一去，存亡未保，死活不知；我哥哥靈牀子，就今燒化了。家中但有些物件，一應望煩四位高鄰與小人變賣些錢來，作隨衙用度之資，聽候使用。今去縣裏首告，休要管小人罪犯輕重，只替小人實證一證。』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；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，打開看了，付與四鄰收貯變賣；却押那婆子，提了兩顆人頭，逕到縣裏來。此時鬧動了整個陽穀縣，街上看的人，不計其數。知縣聽得人來了，先自駭然，隨即陞廳。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；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，放在階下。武松跪在左邊，婆子跪在中央，四家鄰舍跪在右邊。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的口詞，從頭至尾，告訴一遍。知縣叫那令史，先問王婆口詞，一般供說。四家鄰舍，指證明白，更喚過何九叔，鄆哥，都取了明白供狀，喚當該件作行人，委吏一員，把這一千人押到紫石街，檢驗了婦人屍身；獅子橋下酒樓前邊，驗了西門慶屍身。明白填寫屍單格目，回到縣裏，呈堂立案。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，收在監內；一千平人，寄監在門房裏。

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，又想他上京去走這一遭，心要周全他；又尋思他的好處，便喚該吏商議道：『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氣的漢子，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：改作「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，有嫂不容祭祀，因而相爭；婦人將靈牀推倒，救護亡兄神主，與嫂鬪毆，一時殺死。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姑通姦，前來強護，因而鬪毆；互相不服，扭打至獅子橋邊，以致鬪殺身亡。』讀款狀與武松聽了，寫一道申解公文，將這一千人犯，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。這陽穀縣雖是個小縣分，倒有仗義的人：有那上戶之家，都資助

武松銀兩；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。武松到下處，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；將了十二三兩銀子，與了鄆哥的老爹。武松管下的土兵，大半相送酒肉不迭。當下縣吏領了公文，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銀殖，招詞，刀仗，帶一千上路望東平府來。衆人到得府前，看的人開動了衙門口。

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，隨即陞廳。那陳府尹，是個聰察的官，已知道這件事了；便叫押過這一千人犯，就當廳先把陽穀縣申文看了；又把各人供狀，招款看過；將這一千人，一一審錄一遍；把贓物并行兇刀仗封了，發與庫子收領上庫；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枷了，下在牢裏；把這婆子換了一面重囚枷釘了，禁在提事司監死囚牢裏收了；喚過縣吏，領了回文，發落何九叔，鄆哥，四家鄰舍：『這六人且帶回縣去，寧家聽候。本主西門慶妻子，留在本府羈管聽候，等朝廷明降，方始細斷。』那何九叔，鄆哥，四家鄰舍，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。武松下在牢裏，自有幾個土兵送飯。

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仗義的烈漢，時差人看覷他；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，倒把酒食與他吃。陳府尹把這招稿卷宗都改得輕了，申去省院詳審議罪；却使個心腹人，齎了一封緊要密書，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。那刑部官和陳文昭好的，把這件事直稟了省院官，議下罪犯：『據王婆。生情造意，供誘通姦；唆使本夫下毒，藥死親夫；又令本婦趕逐武松，不容祭祀親兄，以致殺死人命；唆令男女故失人倫，擬合凌遲處死。』武松，雖係報兄之讎，鬪殺西門慶姦夫人命；亦則自首，難以釋免；脊杖四十，刺配二千里外。姦夫淫婦，雖辦重罪，已死勿論。其餘一千人犯，釋放寧家。文書到日，即行施行。』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，隨即行移：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鄰舍和西門慶妻小，一千人犯，都到廳前聽斷。牢中取出武松，讀了朝廷明降，開了長枷，脊杖四十；上下公人都看覷他，止有五七下着肉，取一面七斤半鐵葉團頭護身枷釘了，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「金印」，一迭送孟州牢城。其餘一千人犯，遵省諭發落，各放回家。大牢裏取出王婆，當廳聽命。讀了朝廷明降，寫了犯繇牌，畫了伏狀，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，四

道長釘，三條綁索，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字：『剛！』上坐，下擡；破鼓響，碎鑼鳴；犯繇前引，混棍後催；兩把尖刀舉，一朵紙花搖；帶去東平府府心裏吃了一副。話裏只說武松帶上行枷，看副了王婆，有那原舊的上鄰姚二郎，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，交付與武松收受，作別自回去了。當廳押了文帖，着兩個防送公文，領了解赴孟州交割。府尹發落已了。只說武松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，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，亦回本縣去了。武松自和兩個公人且離了東平府，迤邐取路投孟州來。那兩個公人知道武松是個好漢，一路只是小心伏侍他，不敢輕慢他些個。武松見他兩個小心，也不和他計較；包裹內有的是金銀，但過村坊舖店，便買酒買肉，和兩個公人吃。

話休絮繁。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，坐了兩個月監房，如今孟州路上，正是六月前後，炎炎火日當天，爍石流金之際，只得趕早涼而行。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，來到一條大路，三人已到嶺上。却是已牌時分。武松道：『你們且休坐了，趕下嶺去，尋買些酒肉吃。』兩個公人道：『也說得是。』三人奔過嶺來，只一望時，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數間茅屋，傍着谿邊，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。武松見了，指道：『那裏不是有個酒店！』三個人奔下嶺來，山岡邊見個樵夫，挑一擔柴過去。武松叫道：『漢子，借問這裏叫做甚麼去處？』樵夫道：『這嶺是孟州道。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。』武松問了，自和公人一直奔到了十字坡邊看時，爲頭一株大樹，四五個人抱不交，上面都是枯藤纏着。看看抹過大樹邊，早望見一個酒店，門前牕檻邊坐着一個婦人，露出綠紗衫兒來，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銀，鬢邊插着些野花。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，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，——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，搽一臉胭脂鉛粉，敞開胸脯，露出桃紅紗主腰，上面一色金紐。——說道：『客官歇腳了去。本家有好酒，好肉，要點心時，好大饅頭！』兩個公人和武松入到裏面，一副柏木桌凳座頭上，兩個公人倚了棍棒，解下那纏袋，上下肩坐了。武松先把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桌子上，解了腰間搭膊，脫下布衫。兩個公人說道：『這裏又沒人看

見，我們就擔些利害，且與你除了這枷，快活吃兩碗酒。」便與武松揭開了封皮，除下枷來，放在桌子底下，都脫了上半截衣裳，搭在一邊窗檻上。只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：「客官要打多少酒？」武松道：「不要問多少，只顧燙來；肉便切三五斤來，一發算錢還你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也有好大饅頭。」武松道：「也把三二十個來做點心。」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裏面，托出一大桶酒來；放下三隻大碗，三雙筯，切出兩盤肉來：一連篩了四五巡酒，去籬上取一籠饅頭來；放在桌子上。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喫。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，叫道：「酒家，這饅頭是人肉的？是狗肉的？」那婦人嘻嘻笑道：「客官休要取笑。清平世界，蕩蕩乾坤，那裏有人肉的饅頭，狗肉的滋味？我家饅頭，積祖是黃牛的！」武松道：「我從來走江湖上，多聽得人說道：『大樹十字坡，客人誰敢那裏過？肥的切做饅頭餡，瘦的却把去填河！』」那婦人道：「客官那得這話？這是你自捏出來的！」武松道：「我見這饅頭餡肉有幾根毛，——很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，以此疑忌。」武松又問道：「娘子，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。」武松道：「怎地時，你獨自一個須冷落？」那婦人笑着尋思道：「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！倒來戲弄老娘！正是『燈蛾撲火，惹焰燒身』不是我來尋你！我且先對付那廝！」這婦人便道：「客官休要取笑。再吃幾碗酒，去後面樹下乘涼。要歇，便在我家安歇不妨。」武松聽了這話，自家肚裏尋思道：「這婦人不懷好意了。你看我且先要他！」武松又道：「大娘子，你家這酒，好生淡薄。別有甚好酒，請我們喫幾碗？」那婦人道：「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，只是渾些。」武松道：「最好。越渾越好！」那婦人心裏暗笑，便去裏面托出一鏟渾色酒來。武松看了道：「這個正是好生酒。只宜熱吃最好。」那婦人道：「還是這位客官省得，我燙來你嘗看。」婦人自笑道：「這個賊配軍，正是該死！倒要熱吃！這藥却是發作得快，那廝當是我手裏行貨！」燙得熱了，把將過來篩做三碗，笑道：「客官試嘗這酒。」兩個公人那裏忍得饑渴，只顧拿起來吃了。武松便道：「娘子，我從來吃不得寡酒，你再切些肉來，與我過口。」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，却

把這酒潑在僻暗處，只虛把舌頭來啞道：『好酒！還是這個酒衝得人動！』那婦人那會去切肉；只虛走一遭，便出來拍手叫道：『倒也！倒也！』那兩個公人，只見天旋地轉，噤了口，望後撲地便倒。武松也雙眼緊閉，撲地仰倒在凳邊。只聽得笑道：『着了！你這奸似鬼，吃了老娘洗脚水！』便叫『小二，小三，快出來！』只聽得飛奔出三兩個蠢漢來。聽他把兩個公人，先扛了進去，這婦人便來桌上，提那包裹并公人的纏袋；想是捏一捏，約莫裏面已是金銀，只聽得他大笑道：『今日尋這三顆行貨，倒有了兩日饅頭賣！又得這若干東西！』聽得把包裹纏袋，提入去了；隨聽他出來，看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。那裏扛得動，直挺挺在地下，却似有千百斤重的！只聽得那婦人喝道：『你這鳥男女，只會吃飯吃酒，全沒些用！直要老娘親自動手！這個鳥大漢，却也會戲弄老娘！這等肥胖，好做黃牛肉賣！那兩個瘦蠻子，好做水牛肉賣。扛進去先開剗這廝用！』聽他一頭說，一頭想是脫那綠衫兒，解了紅絹裙子，赤膊者，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。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，把兩隻手一抱抱將攏來當胸前摟住；却把兩隻腿，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，壓在婦人身上；只見他殺豬也似叫將起來。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，被武松一喝一聲，驚得呆了。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，只叫道：『好漢饒我！』那裏敢掙扎。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，歇在門首；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，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：『好漢息怒！且饒恕了，小人自有話說。』武松跳將起來，把左脚踏住婦人，提著雙拳，看那人時，頭戴青紗凹面巾，身穿白布衫，下面腿綁護膝，八搭麻鞋，腰繫着纏袋；生得三拳骨又臉兒，微有幾根鬚髯，年近三十五六；看着武松，叉手不離方寸，說道：『願聞好漢大名？』武松道：『我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！都頭武松便是！』那人道：『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？』武松回道：『然也！』那人納頭便拜道：『聞名久矣，今日幸得拜識。』武松道：『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？』那人道：『是小人的渾家。』有眼不識泰山！』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？可看小人薄面，望乞恕罪。』武松慌忙放起婦人來，便問：『我看你夫妻兩個，也不是等閒的人，願求姓名。』那人便叫婦

人穿了衣裳，快近前來，拜了都頭。武松道：『却纔衝撞，嫂嫂休怪。』那婦人便道：『有眼不識好人。一時不是，望伯伯恕罪。且請伯伯裏面坐地。』武松又問道：『你夫妻二位，高姓大名？如何知我姓名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姓張，名青，原在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。爲因一時爭些小事，性起，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，放把火燒做白地；後來也沒對頭，官司也不來問，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。忽一日，有個老兒挑擔過來，小人欺負他老，搶出來和他廝併；鬪了二十餘合，被那老兒一區擔打翻。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，專一剪徑，因見小人手脚活；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裏，教了許多本事；又把這個女兒，招贅小人做個女婿。城裏怎地住得，只得依舊來此間蓋些草屋，賣酒爲生；實是只等客商過往，有那入眼的，便把些蒙汗藥與他吃了便死，將大塊好肉，切做黃牛肉賣；零碎小塊，切餛子包饅頭。小人每日也挑些夫村裏賣，如此度日。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，人都叫小我做菜園子張青。俺這渾家姓孫，全學得他父親本事，人都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。小人却纔回來，聽得渾家叫喚，誰想得遇都頭！小人多會分付渾家道，「三等人才可壞他：第一，是雲遊僧道；他不曾受用過分了，又是出家的人。……」則恁地，也爭些兒壞了一個驚天動地的人：『原是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，姓魯，名達；爲因三拳打死了一個鎮關西，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爲僧；因他脊梁上有花繡，江湖上人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。』使一條渾鐵禪杖，重六十來斤；也從這裏經過。渾家見他生得肥胖，酒裏下了些蒙汗藥，搭入在作坊裏。正要動手開剝，小人恰好歸來；見他那條禪杖非俗，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，結拜爲兄。打聽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，積一個甚要青面獸楊志，霸在那方落草。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，只是不能發去。……』武松說道：『這兩個，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。』張青道：『只可惜了一個頭陀，長七八尺，一條大漢，也把來麻壞了！小人歸得遲了些個，已把他卸下四肢，如今只留得一個箍頭的鐵界尺，一領皂直裰，一張度牒在此。別的不打緊，有兩件物最難得：『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珠；一件是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。想這頭陀，也自殺人不

少；直到如今，那刀要便半夜裏嘯響。小人只恨道不會救得這個人，心裏常常憶念他！」第二，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：他們是衝州撞府，逢場作戲，陪了多少小心，得來的錢物；若還結果了他，那廝們你我相傳，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。」又分付渾家，「第三，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：中間多有好漢在裏頭，切不可壞他。」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，今日又衝撞了都頭，幸喜小人歸得早些。却是如何起了這片心？」母夜叉孫二娘道：「本是不肯下手。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，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。因此一時起意。」武松道：「我是斬頭瀝血的人，何肯戲弄良人？我見嫂嫂賺得我包裹緊，先疑忌了，因此特地說些風話，漏你下手。那碗酒，我已潑了，假做中毒，你果然來提我。一時拿住，甚是衝撞了，嫂嫂休怪。」張青大笑起來，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裏坐定。武松道：「兄長，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則個。」張青便引武松到入肉作坊裏，看時，見壁上糊着幾張人皮，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；見那兩個公人，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登上。武松道：「大哥，你且救起他兩個來。」張青道：「請問都頭：今得何罪？配到何處去？」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，一一說了一遍。張青夫妻兩個，歡喜不盡；便對武松說道：「小人有句話說，未知都頭如何？」武松道：「大哥，但說不妨。」張青不慌不忙，對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，有分教武松大鬧了孟州城，閃動了安平寨。直教打翻拽象拖牛漢，攔倒擒龍捉虎人。

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，且聽下文分解

第二十八回

武松威鎮安平寨

施恩義奪快活林

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：『不是小人心歹，比及都頭去牢營裏受苦，不若就這裏把兩個公人做翻，且只在小人家裏過幾時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，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，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？』武松道：『最是兄長好心，顧盼小弟。只是一件：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，這兩個公人，於我分上，只是小心，一路服侍我來。我若害了他，天理也不容我。你若敬愛我時，便與我救起他兩個來，不可害他。』張青道：『都頭既然如此仗義，小人便救醒了。』

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攙起兩個公人來。孫二娘便調一碗解藥來，張青扯住耳朵，灌將下去。沒半個時辰，兩個公人，如夢中睡覺的一般爬將起來，看了武松說道：『我們卻如何醉在這裏？這家恁的好酒！我們又吃不多，便恁地醉了！記着他家，回來再問他買吃。』武松笑將起來，張青，孫二娘也笑，兩個公人不知怎地。那兩個火家，自去宰殺鷄鵝，煮得熟了，整頓杯盤端正。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，放了桌凳坐頭，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園內。

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，張青，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，孫二娘坐在橫頭。兩個漢子輪番斟酒，來往搬擺盤饌。張青勸武松飲酒。至晚，取出那口戒刀來，叫武松看了。果是鑢鐵打的，非一日之功。兩個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，卻是殺人放火的事。武松又說：『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仗義疎財，如此豪傑，如今也爲事逃在柴大官人莊上。』兩個公人聽得，驚得呆了，只是下拜。武松道：『難得你兩個送我到這裏了，終不成有害你之心？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，你休要吃驚，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。你只顧吃酒，明日到孟州時，自有相謝。』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。次日，武松要行，張青那裡肯放，一連留住，管待了

三日。武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個厚意。論年齒，張青卻長武松五年，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爲兄。武松再辭了要行，張青又置酒送路；取出行李，包裹，繯袋，交還了；又送十來兩銀子與武松，把二、三兩零碎銀子，齎發兩個公人。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與了兩個公人。再帶上行枷，依舊貼了封皮。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，武松作別了，自和公人投孟州來。詩曰：

結義情如兄弟親，
勸言落草尙逡巡。

須知憤殺姦淫者，
不作違條犯法人。

未及晌午，早來到城裏。直至州衙，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。州尹看了，收了武松，自押了回文，與兩個公人回去，不在話下。隨即卻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來。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前，看見一座牌額，上書三個大字，寫着道：『安平寨。』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裏，公人自去下文書，討了收管，不必得說。

武松自到單身房裏，早有十數個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，說道：『好漢，你新到這裏，包裹裏若有人情的書信，并使用的銀兩，取在手頭，少刻差撥到來，便可送與他。若吃殺威棒時，也打得輕。若沒人情送與他時，端的狼狽。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，特來報你知道。豈不聞「鬼死狐悲，物傷其類」？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，通你得知。』武松道：『感謝諸位指教。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。若是他好問我討時，便送與他；若硬問我要時，一文也沒。』衆囚徒道：『好漢休說這話，古人道：「不怕官，只怕管。」』在人矮簷下，怎敢不低頭。』只是小心便好。』說猶未了，只見一個道：『差撥官人來了。』衆人都自散了。

武松解了包裹，坐在單身房裏，只見那個人走將入來，問道：『那個是新來囚徒？』武松道：『小人便是。』差撥道：『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，直須要我開口說。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，陽穀縣做都頭，只道你驕事，如何這等不達時務！你敢來我這裏，貓兒也不吃你打了！』武松道：『你到來發話，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，半文也沒。我精拳頭有一双相送，碎銀有些，留了自買酒吃，看你怎地奈何我！沒地裏到把我

發回陽穀縣去不成！」那差撥大怒去了。又有衆囚徒攔來說道：「好漢，你和他強了，少間苦也！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，必然害你性命！」武松道：「不怕！隨他怎麼奈何我，文來文對，武來武對！」

正在那裏說言未了，只見三四個人來單身房裏，叫喚新到囚人武松，武松答應道：「老爺在這裏，又不走了，大呼小喝做甚麼！」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，帶到點視廳前，那管營相公正在廳上坐。五六個軍漢，押武松在當面，管營喝叫除了行枷，說道：「你那囚徒，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：但凡初到配軍，須打一百殺威棒。那兜挖的，背將起來。」武松道：「都不要你衆人鬧動，要打便打，也不要兜挖。我若是躲閃一棒的，不是好漢。從先打過的都不算，從新再打起。我要叫一聲，也不是好男子！」兩邊看的人都笑道：「這癡漢弄死，且看他如何熬！」武松又道：「要打便打毒些，不要人情棒兒，打我不快活。」兩下衆人都笑起來。那軍漢拿起棍來，卻待下手，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個人：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紀；白淨面皮，三柳髭鬚；額上縛着白手帕，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，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。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，略說了幾句話。只見管營道：「新到囚徒武松，你路上途中，會害甚病來？」武松道：「我於路不會害，酒也吃得，肉也吃得，飯也吃得，路也走得。」管營道：「這廝是途中得病到這裏，我看他面皮纔好，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。」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：「你快說病。這是相公將就你，你快只推會害便了。」武松道：「不會害，不會害，打了倒乾淨！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，寄下倒是鈎腸債，幾時得了！」兩邊看的人都笑。管營也笑道：「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，不會得汗，故出狂言。不要聽他，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裏。」

三四個軍人，引武松依前送在單身房裏。衆囚徒都來問道：「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官麼？」武松道：「並不會有。」衆囚徒道：「若沒時，寄下這頓棒，不是好意，晚間必然結果你！」武松道：「他還是怎地來結果我？」衆囚徒道：「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，和些臭鱖魚來，與你吃了，趁飽帶你去土牢

裏去，把索子細翻着，一牀乾蘘薦把你捲了，塞住了你七竅，顛倒豎在壁邊；不消半個更次，便結果了你性命。——這個喚做「益帛」。』武松道：『再有怎地安排我？』衆人道：『再有一樣，也是把你細了，卻把一個布袋，盛一袋黃沙，將來壓在你身上；也不消一個更次，便是死的。——這個喚「土布袋」。』武松又問道：『還有甚麼法來害我？』衆人道：『只是這兩件怕人些，其餘的也不打緊。』

衆人說猶未了，只見一個軍人托著一個盒子入來，問道：『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？』武松答道：『我便是。甚麼話說？』那人答道：『管營叫送點心在這裏。』武松來看時，一大鏝酒，一盤肉，一盤子麵，又是一大碗汁。武松尋思道：『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吃了，卻來對付我？……我且落得吃了，卻又理會。』武松把那鏝酒來一飲而盡，把肉和麵都吃盡了。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。

武松坐在房裏尋思，自己冷笑道：『看他怎地來對付我！』看看天色晚來，只見頭先那個人，又頂一個盒子來，武松問道：『你又來怎地？』那人道：『叫送晚飯在這裏。』擺下幾盤菜蔬，又是一大鏝酒，一大盤煎肉，一碗魚羹，一大碗飯。武松見了，暗暗自忖道：『吃了這頓飯食，必然來結果我。……且由他，便死也做個飽鬼。落得吃了，卻再計較。』那人等武松吃了，收拾碗碟回去了。

不多時，那個人又和一個漢子兩個來：一個提着浴桶，一個提一個大桶湯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『請都頭洗浴。』武松想道：『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？……我也不怕他，且落得洗一洗。』那兩個漢子安排傾下湯，武松跳在浴桶裏面，洗了一回，隨即送過浴裙手巾，教武松拭了，穿了衣裳。一個自把殘湯傾了，提了浴桶去。一個便把藤簾，紗帳，將來掛起；鋪了藤簾，放了涼枕，叫了安置，也回去了。

武松把門關上，拴了，自在裏面思想道：『這是甚麼意思？隨他便了！且看如何。』放倒頭，便自睡了，一夜無事。

天明起來，纔開得房門，只見夜來那個人，提着桶洗面湯進來，教武松洗了面；又取漱口水漱了口；又

帶個篋頭侍詔來，替武松篋了頭，結個髻子，裹了巾幘。又是一個人，將個盒子入來，取出菜蔬下飯，一大碗肉湯，一大碗飯。武松想道：『山你走道兒，我且落得吃了。』武松吃罷飯，便是一盞茶。卻纔茶罷，只見送飯的那個人來請道：『這裏不好安歇，請都頭去那壁房裏安歇，搬茶搬飯卻便當。』武松道：『這番來了！……我且跟他去看如何。……』一個便來收拾行李被臥，一個引着武松，離了單身房裏，來到前面一個去處。推開房門來，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，兩邊都是新安排的桌凳什物。武松來到房裏看了，存想道：『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裏去，卻如何來到這般去處？比單身房好生齊整！』

鷄鳴狗盜君休笑，

會向函關出孟嘗。

今日配軍爲上客，

孟州贏得姓名揚。

武松坐到日中，那個人又將一個提盒子入來，手裏提着一注子酒。將到房中，打開看時，擺下四般菓子，一隻熟鷄，又有許多蒸捲兒。那人便把熟鷄撕了，將注子酒篩下，請都頭吃。武松心裏忖道：『畢竟是如何？……』到晚又是許多下飯；又請武松洗浴了，乘涼歇息。武松自思道：『衆囚徒也是這般說，我也這般想，却是怎的這般請我？……』

到了第三日，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。武松那日早飯罷，行出寨來閑走，只見一般的囚徒，都在那裏搗水的，劈柴的，做雜工的，卻在晴日頭地裏晒着。正是五六月炎天，那裏去躲這熱。武松卻背叉着手，問道：『你們卻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？』衆囚徒都笑起來，因說道：『好漢，你自不知，我們撥在這裏做工活時，便是人間天上了！如何敢指望嫌熱坐地？還別有那沒人情的，將去鎖在大牢裏，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，大鐵鏈鎖着，也要過哩！』

武松聽罷，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，見紙爐邊一個青石墩，有個關眼，是縛竿脚的，好塊大石。武松就石上坐了一會，便回房裏來，坐地了自存想，只見那個人又搬酒和肉來。

話休絮煩。武松自到那房裏，住了數日，每日好酒好食，搬來請武松吃，並不見害他的意，武松心裏正委決不下。當日晌午，那人又搬將酒食來，武松忍耐不住，按定盒子問那人道：『你是誰家伴當？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？』那人答道：『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，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裏梯己人。』武松道：『我且問你：每日送的酒食，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？吃了怎地？』那人道：『是管營相公家裏的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吃。』武松道：『我是個囚徒犯罪的人，又不會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，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吃？』那人道：『小人如何省得？小管營吩咐道，教小人且送半年三個月卻說話。』武松道：『卻又作怪！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，卻來結果我。——這個烏閻葫蘆，教我如何猜得破？這酒食不明，我如何吃得安穩？你只說與我：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？在那裏會和我相會？我便吃他的酒食。』那個人道：『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，廳上立的那個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，那人便是小管營。』武松道：『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個人？』那人道：『正是老管營相公兒子。』武松道：『我待吃殺威棒時，敢是他說，救了我，是麼？』那人道：『正是。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，因此不打都頭。』武松道：『卻又蹊蹺！我是清河縣人氏，他自是孟州人，自來素不相識，如何這般看戲我，必有個緣故。我且問你：那小管營姓甚名誰？』那人道：『姓施，名恩，使得好拳棒，人都叫他做「金眼彪」施恩。』武松聽了道：『想他必是個好男子，你且去請他出來，和我相見了，這酒食便可吃你的；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廝見時，我半點兒也不吃。』那人道：『小管營吩咐小人道：休要說知備細，教小人待半年三個月方纔說知相見。』武松道：『休要胡說！你只去請小管營出來，和我相會了便罷。』那人害怕，那裏肯去。武松焦躁起來，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。

多時，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，看着武松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禮，說道：『小人是個治下的囚徒，自來未曾拜識尊顏；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，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，甚是不當；又沒半點兒差遣，正是無

功受祿，寢食不安。」施恩答道：「小人久聞兄長大名，如雷灌耳；只恨雲程阻隔，不能勾相見。今日幸得兄長到此，正要拜識威顏；只恨無物款待，因此懷羞，不敢相見。」武松問道：「卻纔聽得伴當所說，且教武松過半年三個月，卻有話說。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麼？」施恩道：「村僕不省得事，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，卻如何造次說得？」武松道：「管營恁地時，卻是秀才要！倒教武松癩破肚皮悶了，怎地過得？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？」施恩道：「既是村僕說出了，小弟只得告訴：因為兄長是個大丈夫，真男子，有件事欲要相央，除是兄長便行得；只是兄長遠路到此，氣力有虧，未經完足；且請將息半年三五個月，待兄長氣力完足，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。」武松聽了，呵呵大笑道：「管營聽稟：我去年害了三個月瘧疾，景陽岡上，酒醉裏打翻了一隻大蟲，也只三拳兩脚，便自打死了，何況今日！」施恩道：「而今且未可說。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，待貴體完完備備，那時方敢告訴。」武松道：「只是道我沒氣力了。既是如此說時，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個石墩，約有多少斤重？」施恩道：「恐怕有四五百斤重。」武松道：「我且和你去看一看，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。」施恩道：「請吃罷酒了同去。」武松道：「且去了回來吃未遲。」

兩個來到天王堂前，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，都躬身唱喏。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，大笑道：「小人真個嬌惰了，那裏拔得動。」施恩道：「三五百斤石頭，如何輕視得他！」武松笑道：「小管營，也信真個拿不起？你衆人且躲開，看武松拿一拿。」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，拴在腰裏；把那個石墩只一抱，輕輕地抱將起來；雙手把石墩只一撇，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。衆囚徒見了，盡皆駭然。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，提將起來，望空只一擲，擲去離地一丈來高；武松雙手只一接，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，看着施恩并衆囚徒，武松面上不紅，心頭不跳，口裏不喘。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：「兄長非凡人也！真天神！」衆囚徒一齊都拜道：「真神人也！」詩曰：

神力驚人膽寒，

皆因義勇氣瀰漫。

掀天揭地英雄手，
拔石應宜似弄丸。

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。武松道：『小管營今番須用說知，有甚事使令我去？』施恩道：『且請少坐侍家尊出來相見了時，却得相煩告訴。』武松道：『你要教人幹事，不要這等兒女像，顛倒恁地，不是幹事的人了。便是一刀一割的勾當，武松也替你去幹！若是有些詔佞的，非爲人也！』那施恩叉手不離方寸，纔說出這件事來。有分教，武松顯出那殺人的手段，重施這打虎的威風。正是雙拳起處雲雷吼，飛腳來時風雨驚。

畢竟施恩對武松說出甚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

施恩重霸孟州道

武松醉打蔣門神

話說當時施恩向前說道：「兄長請坐，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。」武松道：「小管營，不要文文譚譚，只揀緊要的話直說來。」施恩道：「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，孟州一境，起小弟一個諱名，叫做「金眼彪」。小弟此間東門外，有一座市井，地名喚做快活林；但是山東，河北客商們，都來那裏做買賣；有百十處大客店，三二十處賭坊兌坊。往常時，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，二者捉着營裏有八九十個拼命囚徒，去那裏開着一個酒肉店，攤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裏。但有過路妓女之人，到那裏來時，先要來參見小弟，然後許他去趁食。那許多去處，每朝每日，都有閒錢；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，如此賺錢。近來被這本營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，帶一個人到此。那廝姓蔣名忠，有九尺來長身材，因此江湖上起他一個諱名，叫做「蔣門神」。那廝不特長大，原來有一身好本事，使得好鎗棒，拽拳飛脚，相撲爲最。自誇大言道：「三年上泰嶽爭交，不會有對；普天之下，沒我一般的了！」因此，來奪小弟的道路。小弟不肯讓他，吃那廝一頓拳脚打了，兩個月起不得牀。前日兄長來時，兀自包着頭，兜着手，直到如今，瘡痕未消。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，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，若是鬧將起來，和營中先自折理，有這一點無窮之恨，不能報得。久聞兄長是個大丈夫，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，死而瞑目！只恐兄長遠路辛苦，氣未完，力未足；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，等貴體氣完力足，方請商議。不期村僕脫口，失言說了，小弟當以實告。」

武松聽罷，呵呵大笑，便問道：「那「蔣門神」還是幾顆頭，幾條臂膊？」施恩道：「也只是一顆頭，兩條臂膊，如何有多？」武松笑道：「我只道他三頭六臂，有那吒的本事，我便怕他；原來只是一顆頭，兩

條臂膊！既然沒那吒的模樣，却如何怕他？」施恩道：「只是小弟力薄藝疎，便敵他不過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却不是說嘴，憑着我胸中本事，平生只是打天下硬漢，不明道德的人。既是恁地說了，如今却在這裏做甚麼？有酒時，拿了去路上吃。我如今便和你去，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，拳頭重時打死了，我自償命。」施恩道：「兄長少坐。待家尊出來相見了，當行即行，未敢造次。等明日先使人去那裏探聽一遭，若是本人在家時，後日便去；若是那廝不在家時，却再理會。空自去「打草驚蛇」，倒吃他做了手脚，却不是不好。」武松焦躁道：「小管營，你可知着他打了？原來不是男子漢做事！去便去，等甚麼今日明日！要去便走，怕他準備！」

正在那裏勸不住，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，叫道：「義士，老漢聽你多時也。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，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。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。」武松跟了到裏面，老管營道：「義士且請坐。」武松道：「小人是個囚徒，如何敢對相公坐地？」老管營道：「義士休如此說。愚男萬幸，得遇足下，何故謙讓？」武松聽罷，唱個無禮喏，相對便坐了。施恩却立在面前。武松道：「小管營如何却立地？」施恩道：「家尊在上相陪，兄長請自尊便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時，小人却不自在。」老管營道：「既是義士如此，這裏又無外人。」便叫施恩也坐了。僕從搬出酒肴，果品，盤饌之類，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，說道：「義士如此英雄，誰不欽敬。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，非爲貪財好利，實是壯觀孟州，增添豪俠氣象；不期今被「蔣門神」倚勢豪強，公然奪了這個去處，非義士英雄，不能報讎雪恨。義士不棄愚男，滿飲此杯，受愚男四拜，拜爲長兄，以表恭敬之心。」武松答道：「小人有何才學，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？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！」當下飲過酒，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。武松連忙答禮，結爲弟兄。當日武松歡喜飲酒，吃得大醉了。便叫人扶去房中安歇，不在話下。

次日，施恩父子商議道：「武松昨夜痛醉，必然中酒，今日如何敢叫他去？且推道使人探聽來，其人不可

在家裏，延挨一日，却再理會。」當日施恩來見武松，說道：「今日且未可去：小弟已使人探知這廝不在家裏。明日飯後，却請兄長去。」武松道：「明日去時不打緊，今日又氣我一日。」早飯罷，吃了茶，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閒走了一遭。回到房裏，說些鎗法，較量些拳棒。看看晌午，邀武松到家裏，只具數杯酒相待，下飯按酒，不記其數。武松正要吃酒，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，心中不在意。吃了晌午飯，起身別了，回到客房裏坐地。只見那兩個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。武松問道：「你家小管營，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，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吃，是甚意故？」僕人答道：「不敢瞞都頭說：今早老管營和小管營議論，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，怕都頭夜來酒多，恐今日中酒，怕誤了正事，因此不敢將酒出來。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。」武松道：「恁地時，道我醉了，誤了你大事？」僕人道：「正是這般計較。」

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，早起來洗漱罷，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，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，腰裏繫條紅絹搭膊，下面腿綁護膝，八搭麻鞋，討了一個小膏藥，貼了臉上『金印』，施恩早來請去家裏吃早飯。武松吃了茶飯罷，施恩便道：「後槽有馬，備來騎去。」武松道：「我又不腳小，騎那馬怎地？只要依我一件事。」施恩道：「哥哥但說不妨，小弟如何敢道不依？」武松道：「我和你出得城去，只要還我『無三不過望』。」施恩道：「兄長，如何是『無三不過望』？小弟不省其意。」武松笑道：「我說與你：你要打『蔣門神』時，出得城去，但遇着一個酒店，便請我吃三碗酒，若無三碗時，便不過望子去：這個喚做『無三不過望』。」施恩聽了想道：「這快活林離東門去，有十四五里田地，算來賣酒的人家，也有十二三家；若要每戶吃三碗時，恰好有三五六碗酒，纔到得那裏。恐哥哥醉了，如何使得？」武松大笑道：「你怕我醉了沒本事，我却是沒酒沒本事。帶一分酒，便有一分本事；五分酒，五分本事。我若吃了十分酒，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！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，景陽岡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？那時節我須爛醉了，好下手，又有酒，又有勢。」施恩道：「却不知哥哥是恁地。家下有的是好酒，只恐哥哥醉了失事，因此夜來不敢將酒

出來，請哥哥深飲。既是哥哥酒後愈有本事時，恁地先教兩個僕人，自將了家裏的好酒，果品，殺饌，去前路等候，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。」武松道：「怎麼却纔中我意，去打「蔣門神」，教我也有些膽量。沒酒時，如何使得手段出來？還你今朝打倒那廝，教衆人大笑一場！」施恩當時打點了，叫兩個僕人，先挑食籬酒擔，拿了些銅錢去了。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擇了一二十條壯健大漢，慢慢的隨後來接應，都分付下了。

且說施恩和武松兩個，離了安平寨，出得孟州東門外，行過得三五百步，只見官道傍邊，早望見一座酒肆，望子挑出在簷前；那兩個挑食擔的僕人，已先在那裏等候。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，僕人已先安下殺饌，將酒來篩。武松道：「不要小盞兒吃。大碗篩來，只斟三碗。」僕人排下大碗，將酒便斟。武松也不謙讓，連吃了三碗便起身。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，奔前去了。武松笑道：「却纔去肚裏發一發，我們去休。」兩個便離了這坐酒肆，出得店來。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，炎暑未消，金風乍起。兩個解開衣襟，又行不得一里多路，來到一處，不村不廓，却早又望見一個酒旗兒，高挑出樹林裏。來到林木叢中看時，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，但見：

古道村坊，傍溪酒店，楊柳陰森門外，荷華旖旎池中。飄飄酒旆舞金風，短短簾簾遮酷日。磁盆架上白冷冷滿貯村醪；瓦瓮竈前，香噴噴初蒸社醞。未曾開樽香十里，也應隔壁醉三家。

當時施恩，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，施恩立住了腳問道：「此間是個村醪酒店，哥哥飲麼？」武松道：「遮莫酸鹹苦澀，是酒還須飲三碗。若是無三，不過帶便了。」兩個入來坐下，僕人排了果品按酒。武松連吃了三碗，便起身走。僕人急急收了家火什物，趕前去了。兩個出得店門來，又行不到一二里，路上又見個酒店。武松入來，又吃了三碗便走。話休絮繁。武松，施恩，兩個一處走着，但遇酒店，便入去吃三碗。約莫也吃過十來處好酒肆，施恩看武松時，不十分醉。武松問施恩道：「此去快活林，還有多少路？」

施恩道：『沒多了。你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個林子便是。』武松道：『既是到了，你且在別處等我，我自去尋他。』施恩道：『這話最好。小弟自有安身去處。望兄長在意，切不可輕敵。』武松道：『這個却不妨，你只要叫僕人送我。前面再有酒店時，我還要喫。』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。施恩自去了。

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，再喫過十來碗酒。此時已有午牌時分，天色正熱，却有些微風。武松酒却湧上來，把布衫攤開。雖然帶着五七分酒，却裝做十分醉的，前顛後偃，東倒西歪。來到林子前，那僕人用手指道：『只前頭丁字路口，便是『蔣門神』酒店。』武松道：『既是到了，你自去躲得遠着。等我打倒了，你們却來。』

武松搶過林子背後，見一個金剛來大漢，披着一領白布衫，撒開一把交椅，拿着蠅拂子，坐在綠槐樹下乘涼。武松看那人時，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形容醜惡，相貌醜疎。一身紫肉橫鋪，幾道青筋暴起。黃髯斜捲，唇邊幾陣風生；怪眼圓睜，眉下一雙星閃。真是神荼鬱壘像，却非立地頂天人。

這武松假醉作顛，斜着眼看了一看，心中自忖道：『這個大漢，以定是『蔣門神』了。』直搶過去。

又行不到三五十步，早見丁字路口一個大酒店，簷前立着望竿，上面掛着一個酒望子，寫着四個大字道：『河陽風月』。轉過來看時，門前一代綠油欄杆，插着兩把鎗金旗，每把上五個金字，寫道：『醉裏乾坤大，壺中日月長。』一壁廂肉案，砧頭，操刀的家生，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廚竈；去裏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，半截埋在地裏，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；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，裏面坐着一個年紀小的婦人，正是『蔣門神』初來孟州新娶的妾，原是西瓦子裏唱說諸般宮調的頂老。那婦人生得如何：

眉橫翠岫，眼露秋波，櫻桃口淺暈微紅，春筍手輕舒嫩玉。冠兒小明鋪魚鮓，掩映烏雲；衫袖窄巧染榴花，薄籠瑞雪。金釵插鳳，寶劍圍龍。儘教崔護去尋漿，疑是文君重賣酒。

武松看了，瞅着醉眼，逕奔入酒店裏來，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坐頭上坐了；把雙手按着桌子上，不轉眼看那婦人。那婦人瞧見，回轉頭看了別處。

武松看那店裏時，也有五七個當撐的酒保。武松却敲着桌子叫道：『賣酒的主人家在那裏？』一個當頭的酒保過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『客人要打多少酒？』武松道：『打兩角酒。先把些來嘗着。』那酒保去櫃上叫那婦人曰兩角酒下來，傾放桶裏，盪一碗過來道：『客人嘗酒。』武松拿起來聞一聞，搖着頭道：『不好，不好，換將來！』

那酒保見他醉了，將來櫃上道：『娘子，胡亂換些與他。』那婦人接來，傾了那酒，又曰些上等酒下來。酒保將去，又盪一碗過來。武松提起來呷了一口，叫道：『這酒也不好，快換來，便饒你！』

酒保忍氣吞聲，拿了酒去櫃邊道：『娘子，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，休和他一般見識。這客人醉了，只要尋鬧相似，便換些上好的與他罷。』那婦人又曰了一等上色的好酒來與酒保，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，又盪一碗過來。武松喫了道：『這酒略有些意思。』問道：『過賣，你那主人姓甚麼？』酒保答道：『姓蔣。』武松道：『卻如何不姓李？』那婦人聽了道：『這廝那裏喫醉了，來這裏討野火麼！』酒保道：『眼見得是外鄉蠻子，不省得了，休聽他放屁！』武松問道：『你說甚的？』酒保道：『我們自說話，客人，你休管，自喫酒。』

武松道：『過賣，叫你櫃上那婦人下來，相伴我喝酒。』酒保喝道：『休胡說！這是主人家娘子。』武松道：『便是主人娘子，待怎地？相伴我喫酒也不大緊！』那婦人大怒，便罵道：『殺才！該死的賊！』推開櫃身子，卻待奔出來。

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，上半截揣在懷裏；便把那桶酒只一潑，潑在地上，搶入櫃身子。卻好接着那婦人。武松手硬，那裏掙扎得；被武松一手接住腰膀，一手把冠兒捏做粉碎，揪住雲鬢，隔櫃身子提將出

來，朝酒缸裏只一丟。聽得撲通一聲，可憐這婦人，正被直丟在大酒缸裏。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。有幾個當撐的酒保，手脚活些個的，都搶來奔武松。武松手到，輕輕地只一提提一個過來，兩手揪住，也朝酒缸裏只一丟，裝在裏面；又一個酒保奔來，提着頭只一掠，也丟在酒缸裏；再有兩個來的酒保，一拳一脚，卻被武松打倒了。先頭三個人，在三隻酒缸裏，那裏掙扎得起。後面兩個人，地下爬不動。這幾個火家搗子，打得屁滾尿流，乖的走了一個。武松道：『那厮必然去報「蔣門神」來，我就接將去，大路上打倒他也好看，教衆人笑一笑。』武松大踏步趕將出來。

那個搗子逕奔去報了『蔣門神』。『蔣門神』見說，喫了一驚，踢翻了交椅，丟去蠅拂子，便鑽將來。武松卻好迎着，正在大闊路上撞見。『蔣門神』雖然長大，近因酒色所迷，淘虛了身子，先自喫了一驚，奔將來，那步不會停住，怎地及得武松虎一般似健的人，又有心算他。『蔣門神』見了武松，心裏先欺他醉，只顧趕將入來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武松先把兩個拳頭去『蔣門神』臉上虛影一影，忽地轉身便走。『蔣門神』大怒，搶將出來；被武松一飛脚踢起，踢中『蔣門神』小腹上，雙手按了，便蹲下去。武松一掠，覘將過來，那隻右脚早踢起，直飛在『蔣門神』額角上，踢着正中，朝後便倒。武松追入一步，踏住胸脯，提起醋鉢兒大小的拳頭，望『蔣門神』臉上便打。原來說過的打『蔣門神』撲手：先把拳頭虛影一影，便轉身，卻先飛起左脚。踢中了，便過身來，再飛起右脚。這一撲有名，喚做『玉環步，鴛鴦脚。』——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，非同小可。打的『蔣門神』在地下叫饒。武松喝道：『若是要我饒你性命，只要依我三件事。』『蔣門神』在地下叫道：『好漢饒我！休說三件，便是三百件，我也依得！』武松指定『蔣門神』，說出三件事來。有分教，改頭換面來尋主，剪髮齊眉去殺人。

畢竟武松說出那三件事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

施恩三入死囚牢

武松大鬧飛雲浦

話說當時武松踏住『蔣門神』在地下道：『若要我饒你性命，只依我三件事便罷！』『蔣門神』便道：『好漢但說，蔣忠都依。』武松道：『第一件，要你便離了快活林，將一應家火什物，隨即交還原主；金眼彪施恩。誰教你強奪他的？』『蔣門神』慌忙應道：『依得，依得。』武松道：『第二件，我如今饒了你起來，你去央請快活林爲頭爲腦的英雄豪傑，都來與施恩陪話。』『蔣門神』道：『小人也依得。』武松道：『第三件，你從今日交割還了，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，連夜回鄉去，不許你在孟州住！在這裏不回去時，我見一遍，打你一遍，我見你十遍，打十遍；輕者打你半死，重則結果了你命。你依得麼？』『蔣門神』聽了，要掙扎性命，連聲應道：『依得，依得，蔣忠都依。』武松就地下提起『蔣門神』來，看時，打得臉青嘴腫，賴子歪在半邊，額角流出鮮血來。武松指着『蔣門神』說道：『休言你這廝鳥蠢漢！景陽岡上那隻大蟲，也只三拳兩腳，我兀自打死了！量你這個，值得甚的！快交割還他！但遲了些個，再是一頓，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廝！』『蔣門神』此時方纔知是武松，只得嗒嗒連聲告饒。正說之間，只見施恩早到，帶領着三二十個悍勇軍健，都來相幫；卻見武松贏了『蔣門神』，不勝之喜，團團擁定武松。武松指着『蔣門神』道：『本主已在這裏了。你一面便搬，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。』『蔣門神』答道：『好漢，且請去店裏坐地。』

武松一行人都到店裡看時，滿地都是酒漿，這兩個烏男女，正在缸裏扶牆摸壁掙扎。那婦人纔方從裏爬得出來，頭臉都喫磕破了，下半截淋漓瀉瀉都拖着酒漿；那幾個火家酒保，走得不見影了。

武松與衆人入到店裏坐下，喝道：『你等快收拾起身！』一面安排車子，收拾行李，先送那婦人去了；一面叫不着傷的酒保，去鎮上請十數個爲頭的豪傑，都來店裏，替『蔣門神』與施恩陪話。儘把好酒開了，

有的是按酒，都擺列了桌面，請衆人坐地。武松叫施恩在『蔣門神』上首坐定。各人面前放隻大碗，叫把酒只顧篩來。

酒至數碗，武松開話道：『衆位高鄰，都在這裏；小人武松自陽穀縣殺了人，配在這裏，便聽得人說道：「快活林這座酒店，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；被這『蔣門神』倚勢豪強，公然奪了，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。」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，他和我並無干涉。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。我路見不平，真乃拔刀相助，我便死也不怕。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，一頓拳脚打死，就除了一害；我看在衆高鄰面上，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。只今晚便叫他投外府去。若不離了此間，再撞見我時，景陽岡上火蟲，便是模樣。』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，都起身替『蔣門神』陪話道：『好漢息怒。教他便搬了去，奉還本主。』那『蔣門神』喫他一嚇，那敢再做聲。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，交割了店肆。『蔣門神』羞慚滿面，相謝了衆人，自喚了一輛車兒，就裝了行李，起身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武松邀衆高鄰，直喫得盡醉方休。至晚，衆人散了，武松一覺，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。卻說施老管營，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快活林酒店，自騎了馬，直來店裏，相謝武松，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。快活林一境之人，都知武松了得，那一個不來拜見武松。自此重整店面，開張酒肆，老管營自回平安寨理事。施恩使人打聽『蔣門神』帶了老小，不知去向。這裏只顧作買賣，且不去理他，就留武松在店裏居住。自此施恩的買賣，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，各店裏并各賭坊兌坊，加倍送開錢來與施恩。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，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。施恩從此重霸孟州快活林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奪人道路人還奪，

義氣多時利亦多。

快活林中重快活，

惡人自有惡人磨。

荏苒光陰，早過了一月之上。炎威漸退，玉露生涼；金風去暑，已及深秋。有話卽長，無話卽短。當日

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閒坐說話，論些拳棒鎗，只見店門前兩三個軍漢，牽了一匹馬，來店裏尋問主人道：「那個是打虎的武都頭？」施恩卻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，施恩便向前問道：「你等尋武都頭則甚？」那軍漢說道：「奉都監相公鈞旨：聞知武都頭是個好男子，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，相公有鈞帖在此。」施恩看了，尋思道：「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，屬他調遣；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，亦屬他管下，只得教他去。」施恩便對武松道：「兄長，這幾位郎中，是張都監處差來取你。他既着人牽馬來，哥哥心下如何？」武松是個剛直人，不知委曲，便道：「他既是取我，只得走一遭，看他有甚話說。」隨即換了衣裳巾幘，帶了個小伴。上了馬，一同衆人，投孟州城裏來。

到得張都監宅前，下了馬，跟那軍漢，直到廳前參見那張都監。那張蒙方在廳上，見了武松來，大喜道：「教進前來相見。」武松到廳下，拜了張都監，又手立在側邊。張都監便對武松道：「我聞知你是個大丈夫，男子漢，英雄無敵，敢與人同死同生。我帳前現缺恁地一個人，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己人麼？」武松跪下稱謝道：「小人是個牢城營內囚徒。若蒙恩相擡舉，小人當以執鞭隨鐙，伏侍恩相。」張都監大喜，便叫取果盒酒出來。張都監親自賜了酒，叫武松喫的大醉。就前廳廊下，收拾一間牙房，與武松安歇。次日，又差人去施恩處，取了行李。只在張都監家宿歇。早晚都監相公，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；放他穿房入戶，把做親人一般看待；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。武松見了，也自歡喜，心內尋思道：「難得這個都監相公，一力要擡舉我。自從到這裏住了，寸步不離，又沒有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。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，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裏來。……」

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裏，相公見愛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喚他的，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，無有不依。外人俱送些金銀，財帛，緞疋……等件。武松買個柳藤箱子，把這送的東西，都鎖在裏面，不在話下。時光迅速，卻早又是八月中秋。怎見得中秋好景，但見：

玉露冷，金風淅淅。井畔梧桐落葉，池中菡萏成房。新鴈聲悲，寒蛩韻急。舞風楊柳半摧殘，帶雨芙蓉逞嬌豔。秋色平分催節序，月輪端正照河山。

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，安排筵宴，慶賞中秋，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。武松見夫人宅眷，都在席上，喫了一杯，便待轉身出來。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：『你那裏去？』武松答道：『恩相在上：夫人宅眷在此飲宴，小人理合迴避。』張都監大笑道：『差了，我敬你是個義士，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，如自家一般，何故卻要迴避？』便教坐了。武松道：『小人是個囚徒，如何敢與恩相坐地？』張都監道：『義士，你如何見外？此間又無外人，便坐不妨。』武松三回五次，謙讓告辭，張都監那裏肯放，定要武松一處坐地。武松只得唱個無禮喏，遠遠地斜着身子坐下。張都監着了孃養娘相勸，一杯兩盞。看看飲過五七杯酒，張都監叫擡上果桌飲酒，又進了一兩套食；次說些閒話，問了些鎗法。張都監道：『大丈夫飲酒，何用小杯？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喫。』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。看看月明光彩，照入東牕。武松喫的半醉，卻忘了禮數，只顧痛飲。張都監叫喚一個心愛的養娘，叫做玉蘭，出來唱曲。那玉蘭生得如何，但見臉如蓮萼，唇似櫻桃，兩鬢眉畫遠山青，一對眼明秋水潤。纖腰嫵娜，綠羅裙掩映金蓮；素體馨香，絳紗袖輕籠玉筍。鳳釵斜插籠雲髻，象板高擎立玳筵。

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：『這裏無外人，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。你可唱個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，教我們聽則個。』玉蘭執着象板，向前各道萬福，頓開喉嚨，唱一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，唱道是：

明月幾時有，把酒問青天：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風歸去，只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？高捲珠簾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常向別時圓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缺圓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萬里共嬋娟。

這玉蘭唱罷，放下象板，又各道了一個萬福，立在一邊。張都監又道：『玉蘭，你可把一巡酒。』這玉

蘭應了，便拿了一副勸盤，丫嬛斟酒，先遞相公，次勸夫人，第三便勸武松飲酒。張都監叫斟滿着。武松那裏敢擡頭，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，唱了相公夫人兩個大喏，拿起酒來，一飲而盡，便還了盞子。張都監指着王蘭對武松道：「此女頗有些聰明伶俐，善知音律，極能鍼指。如你不嫌低微，數日之間，擇了良時，將來與你做個妻室。」武松起身再拜道：「量小人何者之人，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？枉自折了武松的草料。」張都監笑道：「我既出了此言，必要與你。你休推故阻，我必不負約。」

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。約莫酒湧上來，恐怕失了禮節，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，出到前廳廊下房門前。開了門，覺道酒食在腹，未能便睡，去房裏脫了衣裳，除了巾幘，拿條哨棒來到廳心裏，月明下，使了幾回棒，打了幾個輪頭；仰面看天時，約莫三更時分。武松進到房裏，卻待脫衣去睡，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。武松聽得道：「都監相公如此愛我，他後堂內裏有賊，我如何不去救護。」武松獻動，提了一條哨棒，逕搶入後堂裏來。只見那個唱的玉蘭，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：「一個賊奔入後花園裏去了！」武松聽得這話，提着哨棒，大踏步直趕入花園裏去尋時，一週遭不見。復翻身卻奔出來，不提防黑影裏撒出一條板凳，把武松一交絆翻，走出七八個軍漢，叫一聲「捉賊」，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。武松急叫道：「是我！」那衆軍漢那裏容他分說。只見堂裏燈燭熒煌，張都監坐在廳上，一片聲叫道：「拿將來！」衆漢把武松一步一棍，打到廳前。武松叫道：「我不是賊，是武松。」張都監看了大怒，變了面皮，喝罵道：「你這個賊配軍，本是個強盜，賊心賊肝的人，我倒要一力抬舉你成人，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，卻纔教你一處喫酒，同席坐地，我指望要抬舉，與你個官，你却如何做這等的勾當？」武松大叫道：「相公，非干我事！我來捉賊，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？武松是個頂天立地的好漢，不做這般的事。」張都監喝道：「你這廝休賴！且把他押去他房裏，搜看有無贖物。」衆軍漢把武松押着，逕到他房裏，打開他那柳籐箱子看時，上面都是些衣服，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，約有一二百兩贖物。武松見了，也自目瞪口呆，

只叫得屈。衆軍漢把箱抬出廳前，張都監看了大罵道：『賊配軍，如此無禮，贓物正在你箱子裏搜出來，如何賴得過！常言道：「衆生好度人難度！」原來你這廝外貌像人，倒有這等賊心賊肝！既然贓證明白，沒話說了。』連夜便把贓物封了，且叫送去機密房裏監收，天明却和這廝說話。武松大叫冤屈，那裏肯容他分說，衆軍漢扛了贓物，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裏收管了。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，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。

次日天明，知府方纔坐廳，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，贓物都扛在廳上。張都監家心腹人，齎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，呈上知府看了。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。牢子節級將一束問事獄具放在面前。武松卻待開口分說，知府喝道：『這廝原是遠流配軍，如何不做賊，必定是一時見財起意。既是贓證明白，休聽這廝胡說，只顧與我加力打！』那牢子獄卒，拿起批頭竹片，雨點地打下來，武松情知不是話頭，只得屈招做：『本月十五日，一時見本衙內許多銀酒器皿，因而起意，至夜乘勢竊取入己。』與了招狀。知府道：『這廝正是見財起意，不必說了，且取枷來釘了監下。』牢子將過長枷，把武松枷了，押下死囚牢裏監禁了。詩曰：

都監貪污實可嗟，
出妻獻婢售奸邪。

如何太守心堪買，
也把平人當賊拿。

且說武松下到大牢裏，尋思道：『叵耐張都監那廝，安排這般圈套坑陷我。我若能勾掙得性命出去時，卻又理會。』牢子獄卒，把武松押在大牢裏，將他一雙腳晝夜匣着；又把木鈕釘住雙手，那裏容他些鬆寬。話裏卻說施恩，已有人報知此事，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。老管營道：『眼見得是張團練替「蔣門神」報仇，買囑張都監，卻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。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，受了人情賄賂，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，必然要害他性命。我如今尋思起來，他須不該死罪。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，便好可以存他性

命。在外卻又別作商議。」施恩道：「現今當牢節級姓康的，和孩兒最過得好。只是去求喚他如何？」老管營道：「他是爲你喫官司，你不去救他，更待何時？」施恩將了一二百兩銀子，逕投康節級，卻在牢未回。施恩教他家着人去牢裏說知。不多時，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。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。康節級答道：「不瞞兄長說：此一件事，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個，同姓結義做兄弟。現今「蔣門神」躲在張團練家裏，卻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，商量設出這條計來。一應上下之人，都是「蔣門神」用賄賂，我們都接了他錢。廳上知府，一力與他作主，定要結果武松性命，只有當案一個葉孔目不肯，因此不敢害他。這人忠直仗義，不肯要害平人，以此武松還不喫虧。今聽施兄所說了，牢中之事，盡是我自維持；如今便去寬他，今後不教他喫半點兒苦。你卻快央人去，只囑葉孔目，要求他早斷出去，便可救得他性命。」施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。康節級那裏肯受，再三推辭，方纔收了。

施恩相別出門來，逕回營裏，又尋一個和葉孔目知契的人，送一百兩銀子與他，只求早早緊急決斷。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個好漢，亦自有心周全他，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；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托，不肯從輕。勘來武松竊取人財，又不得死罪，因此互相延挨，只要牢裏謀他性命。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，亦知是屈陷武松，卻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，盡出豁了武松，只待限滿決斷。有詩爲證：

賊吏紛紛據要津，

公然白日受黃金。

西廳孔目心如水，

不把真心作賊心。

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，甚是齊備，來央康節級引領，直進牢裏看視武松，見面送飯。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顧，將這刑禁都放寬了。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，分俵與衆小牢子。取酒食叫武松吃了，施恩附耳低言道：「這場官司，明明是都監替「蔣門神」報仇，陷害哥哥。你且寬心，不要憂念。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，甚有周全你的好意。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，卻再理會。」此時武松得鬆寬了，

已有越獄之心；聽得施恩說罷，卻放了那片心。施恩在牢裏安慰了武松，歸到營中。過了兩日，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，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裏，與武松說話；相見了，將酒食管待；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。回歸家來，又央喚人上下去使用，催趕打點文書。過得數日，施恩再備了酒肉，做了幾件衣裳，再央康節級維持，相引將來牢裏，請衆人喫酒，買來看戲武松，叫他更了些衣服，吃了酒食。出入情熟，一連數日，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。卻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，回去報知。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。張都監卻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，就說與此事。那知府是個賊官，接受了賄賂，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；但見閒人，便要拿問。施恩得知了，那裏敢再去看戲，武松卻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。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裏討信，得知長短，都不在話下。

看看前後將及兩月。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，知府處早晚說開就裏；那知府方纔知道張都監接受了『蔣門神』若干銀子，通同張團練，設計排陷武松，自心裏想道：『你倒賺了銀兩，教我與你害人。』因此心都懶了，不來管看。

推到六十日限滿，牢中取出武松，當廳開了枷。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，就擬下罪名，脊杖二十，刺配恩州牢城；原盜贓物，給還本主。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贓物。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，刺了『金印』，取了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，押一紙公文，差兩個壯健公人，防送武松，限了時日要起身。那兩個公人，領了牒文，押了武松出孟州衙門便行。原來武松喫斷棒之時，卻得老管營使錢通了，葉孔目又看覷他，知府亦知他被陷害，不十分來打重，因此斷得棒輕。

武松忍着那口氣，帶上行枷，出得城來，兩個公人監在後面。約行得一里多路，只見官道旁邊酒店裏鑽出施恩來，看着武松道：『小弟在此專等。』武松看施恩時，又包着頭，絡着手臂。武松問道：『我好幾時不見你，如何又做恁地模樣？』施恩答道：『實不相瞞哥哥說：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，知府得知

了，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開，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右兩邊巡看着，因此小弟不能勾再進牢裏看望兄長，只到康節級家裏討信。半月之前，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裏，只見「蔣門神」那廝，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。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，也要小弟央人陪話，卻被他仍復奪了店面，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。小弟在家將息未起，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，特有兩件綿衣，送與哥哥路上穿着。煮得兩隻熟鵝在此，請哥哥喫了兩塊去。」施恩便邀兩個公人，請他入酒肆。那兩個公人那裏肯進酒店裏去，便發言發語道：「武松這廝，他是個賊漢，不爭我們喫你的酒食，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。你若怕打，快走開去。」施恩見不是話頭，便取十來兩銀子，送與他兩個公人。那廝兩個，那裏肯接，惱忿忿地，只要催促武松上路。施恩討兩碗酒，叫武松喫了，把一個包裹拴在武松腰裏，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。施恩附耳低言道：「包裹裡有兩件綿衣，一帕子散碎銀子，路上好做盤纏；也有兩隻八搭麻鞋在裏面。——只是要路上仔細提防：這兩個賊男女，不懷好意。」武松點頭道：「不須分付，我已省得了。再着兩個來，也不懼他，你自回去將息。且請放心，我自有的措置。」施恩拜辭了武松，哭着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武松和兩個公人上路，行不到數里之上，兩個公人悄悄的商議道：「不見那兩個來。」武松聽了，自暗暗地尋思，冷笑道：「沒你娘鳥興，那廝倒來撲復老爺！」武松右手卻喫釘住在行枷上，左手卻散着。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，只顧自喫，也不睬那兩個公人。又行了四五里路，再把這隻熟鵝除來，右手扯着，把左手撕來，只顧自喫。行不過五里路，把兩隻熟鵝都喫盡了。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，只見前路邊，先有兩個人，提着朴刀，各跨口腰刀，先在那裏等候。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，便幫着一路走。武松又見這兩個公人，與那兩個提朴刀的擠眉弄眼，打些暗號。武松早聽見，自瞧了八分尷尬，只安在肚裏，卻且只看不見。

又走不數里多路，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魚浦，四面都是野港闊河。五個人行至浦邊一條闊板橋，

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「飛雲浦」三字。武松見了，假意問道：「這裏地名，喚做甚麼去處？」兩個公人應道：「你又不眼瞎，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「飛雲浦。」武松站住道：「我要淨手則個。」那兩個提朴刀的走進一步，卻被武松叫聲「下去，」一飛脚早踢中，翻筋斗踢下水去了。這一個急待轉身，武松右脚早起，撲通地也踢了水裏去。那兩個公人慌了，望橋下便走。武松喝一聲「那裏去！」把枷只一扭，折做兩半個，趕將下橋來。那兩個先自驚倒了一個。武松奔上前去，望那一個走的後心上，只一拳打翻，就水邊拿起朴刀來，趕上去，擱上幾朴刀，死在地下，卻轉身回來，把那個驚倒的，也擱幾刀。這兩個踢下水去的，纔掙得起，正待要走，武松追着，又砍倒一個，趕入一步，劈頭揪住一個喝道：「你這廝實說，我便饒你性命！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兩個，是「蔣門神」徒弟。今被師父和張團練定計，使小人兩個來相幫防送公人，一處來害好漢。」武松道：「你師父「蔣門神」今在何處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臨來時，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裏後堂鸞鴛樓上喫酒，專等小人回報。」松松道：「原來恁地，卻饒你不得。」手起刀落，也把這人殺了；解下他腰刀來，揀好的帶了一把；將兩個屍首，都擱在浦裏。又怕那兩個不死，提起朴刀，每人身上又擱了幾刀；立在橋上看了一會，思量道：「雖然殺了四個賊男女，不殺得張都監，張團練「蔣門神，」如何出得這口恨氣！」提着朴刀，躊躇了半晌，一個念頭，竟奔回孟州城裏來。

不因這番，有分教，武松殺幾個貪夫，出一口怨氣。定教畫堂深處屍橫地，紅燭光中血滿樓。畢竟武松再回孟州城來，怎地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

張都監血濺鴛鴦樓

『武行者』夜走蜈蚣嶺

話說張都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託，替『蔣門神』報讐，要害武松性命，誰想四個人，倒都被武松搗殺在飛雲浦了。當時武松立於橋上，尋思了半晌，躊躇起來，怨恨冲天：『不殺張都監，如何出得這口恨氣！』便去屍身邊，解下腰刀，選好的取把，將來跨了，揀條好朴刀提着，再逕回孟州城裏來。

進得城中，正是黃昏時候，只見家家閉戶，處處關門，但見：

十字街焚煌燈火，九曜寺香靄鐘聲。一輪明月掛青天，幾點疎星明碧漢。六軍營內，嗚嗚畫角頻吹；五鼓樓頭，點點銅壺正滴。兩兩佳人歸繡幙，雙雙士子掩書幃。

當下武松入得城來，逕覓去張都監後花園牆外，卻是一個馬院。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，聽得那後槽卻在衙裏，未曾出來。正看之間，只見呀地角門開，後槽提着個燈籠出來，裏面便關了角門。武松卻躲在黑影裏，聽那更鼓時，早打一更四點。那後槽上了草料，掛起燈籠，舖開被臥，脫了衣裳，上牀便睡。武松卻來門邊挨那門響，後槽喝道：『老爺方纔睡，你要偷我衣裳，也早些哩！』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，卻掣出腰刀在手裏，又呀呀地推門。那後槽那裏忍得住，便從牀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，拿了攪草棍，拔了橛；卻待開門，被武松就勢推開去，搶入來，把後槽辮頭揪住。却待要叫，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裏，先自驚得八分軟了，口裏只叫得，『饒命！』武松道：『你認得我麼？』後槽聽得聲音，方纔知是武松，便叫道：『哥哥，不干我事，你饒了我罷！』武松道：『你只實說，張都監如今在那裏？』後槽道：『今日和張團練，『蔣門神』，他三個喫了一日酒。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喫哩。武松道：『這話是實麼？』後槽道：『小人說謊，就害疔瘡。』武松道：『恁地却饒你不得！』手起一刀，把這後槽殺了。一脚踢過屍首，

把刀插入鞘裏，就燭影下，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，將出來，脫了身上舊衣裳，把那兩件新衣穿了；拴縛得緊，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裏，却把後槽一牀單被，包了散碎銀兩，入在纏袋裏，却把來掛在門邊。又將兩扇門立在牆邊，先去吹滅了燈火；却閃將出來，拿了朴刀，從門上一步步爬上牆來。

此時却有些月光明亮。武松從牆頭上一跳，却跳在牆裏，便先來開了角門；撥過了門扇，復翻身入來，虛掩上角門。廳都提過了，武松却望燈明處來，看時，正是廚房裏。只見兩個丫鬟，正在那湯罐邊埋冤說道：『伏侍又一口，兀自不肯去睡，只是要茶喫。那兩箇客人也不識羞恥，喫得這等醉了，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，只說個不了。』那兩個女使，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悵，武松却倚了朴刀，掣出腰裏那口帶血刀來；把門一推，呀地推開門，搶入來，先把一個女使髮角兒揪住，一刀殺了。那一個却待要走，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；再要叫時，口裏又似啞了的，端的是驚得呆了。——休道是兩個丫嬛，便是說話的見了，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。——武松手起一刀，也殺了。却把這兩個屍首，拖放竈前，去了廚下燈火，趁着那廳外月光，一步步挨入堂裏來。

武松原在衙裏出入的人，已都認得路數。逕到鴛鴦樓胡梯邊來，捏脚捏手，摸上樓來。此時親隨的人，都伏事得厭煩，遠遠地躲去了。只聽得那張都監，張團練，『蔣門神』三個說話。武松在胡梯口聽，只聽得『蔣門神』口裏稱讚不了，只說：『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讎，再當重重的報答恩相。』這張都監道：『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，誰肯幹這等的事！你雖費了些錢財，却也安排得那廝好。這早晚多是在那裏下手，那廝敢是死了，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。待那四人明早回來，便見分曉。』張團練道：『這四個對付他一個，有甚麼不了？再有幾個性命，也沒了。』『蔣門神』道：『小人也分付徒弟來：只教就那裏下手，結果了，快來回報。』正是：

暗室從來不可欺，

古今奸惡盡誅夷。

金風未動蟬先噪，
暗送無常死不知。

武松聽了，心頭那把無明業火，高三千丈，沖破了青天；右手持刀，左手叉開五指，掄入樓中，只見三五枝畫燭熒煌，一兩處月光射入，樓上甚是明朗；面前酒器，皆不會收。『蔣門神』坐在交椅上，見是武松，喫了一驚，把這心肝五臟，都提在九霄雲外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『蔣門神』急要掙扎時，武松早落一刀，劈臉剝着，和那交椅都砍翻了，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。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腳動，被武松當時一刀，齊耳根連子砍着，撲地倒在樓板上。兩個都在拚命。這張團練終是個武官出身，雖然酒醉，還有些氣力；見剝翻了兩個，料道走不迭，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。武松早接個住，就勢只一推；休說張團練酒後，便清醒明白時，也近不得武松神力，撲地望後便倒了。武松趕入去，一刀先剝下頭來。『蔣門神』有力，掙得起來。武松左脚早起，翻筋斗踢一脚，按住也割了頭。轉身來，把張都監也割了頭。見桌子上有酒有肉，武松拿起酒鍾子，一飲而盡；連喫了三四鍾，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，蘸着血，去白粉壁上，大寫八字道：『殺人者，打虎武松也！』把桌子上器皿踏匾了，揣幾件在懷裏。却待下樓，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：『樓上官人們都醉了，快着兩個上去攙扶！』說猶未了，早有兩個人上樓來。武松却閃在胡梯邊，看時，却是兩個自家親隨人，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。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，却攔住去路。兩個入進樓中，見三個屍首，橫在血泊裏，驚得面面厮覷，做聲不得，正如『分開八片頂陽骨，傾下半桶冰雪水。』急待回身，武松隨在背後，手起刀落，早剝翻了一個。那一個便跪下討饒，武松道：『却饒你不得！』揪住也砍了頭。殺得血濺畫樓，屍橫燈影。武松道：『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殺了一百個，也只是這一死。』提了刀，下樓來。

夫人問道：『樓上怎地大驚小怪？』武松搶到房前，夫人見條大漢入來，兀自問道：『是誰？』武松的刀早飛起，劈面門剝着，倒在房前聲喚，武松按住，將去割時，刀切頭不入。武松心疑，就月光下看那刀

時，已自都砍缺了。武松道：『可知割不下頭來。』便抽身去後門外去拿取朴刀，丟了缺刀，復翻身再入樓下來。只見燈明，前番那個唱曲兒的養娘玉蘭，引着兩個小的，把燈照見夫人被殺死在地下，方纔叫得一聲『苦也！』武松握着朴刀，向玉蘭心窩裏擱着。兩個小的，亦被武松擱死，一朴刀一個結果了。走出中堂把懷捨了前門，又入來，尋着兩個婦女，也都擱死了在房裏。武松道：『我方纔心滿意足，走了罷休。』撇了刀鞘，提了朴刀，出到角門外來，馬院裏除下纏袋來，把懷裏踏匾的銀酒器，都裝在裏面，拾在腰裏；拽開脚步，倒提朴刀便走。到城邊，尋思道：『若等開門，須喫拿了，不如連夜越城走。』便從城邊踏上城來。這孟州城是個小去處，那土城苦不甚高，就女牆邊望下，先把朴刀虛按一按，刀尖在上，棒梢向下，托地只一跳，把棒一拄，立在濠塹邊。月明之下，看水時，只有一二尺深。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，各處水泉皆涸，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，解下腿絆護膝，抓扎起衣服，從這城濠裏走過對岸。却想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裏有雙八搭麻鞋，取出來穿在脚上。聽城裏更點時，已打四更三點。武松道：『這口鳥氣今月方纔出得鬆快。』梁園雖好，不是久戀之家，」只可撒開。」提了朴刀，投東小路便走。詩曰：

只圖路上開刀，

還喜樓中飲酒。

一人害却多人，

殺心慘於殺手。

不然冤鬼相纏，

安得抽身便走。

走了一五更，天色朦朧朧，尙未明亮。武松一夜辛苦，身體困倦；棒瘡發了又疼，那里熬得過。望見一座樹林裏，一個小小古廟，武松奔入裏面，把朴刀倚了，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，撲翻身便睡。却待合眼，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鈎，把武松搭住。兩個人便掄入來，將武松按定，一條繩索綁了。那四個男女道：『這鳥漢子却肥，好送與大哥去。』武松那裏掙扎得脫，被這四個人奪了包裹朴刀，却似牽羊的一般，脚不點地，拖到村裏來。這四個男女，於路上自言自說道：『看這漢子一身血跡，却是那裏來？莫不做賊

着了手來？」武松只不做聲，由他們自說。行不到三五里路，早到一所草屋內，把武松推將進去。側首一個小門裏面，尙點着碗燈，四個男女，將武松剝了衣裳，綁在亭柱上。武松看時，見籬邊梁上，掛着兩條人腿。武松自肚裏尋思道：「却撞在橫死神手裏，死得沒了分曉。早知如此時，不若去孟州府裏首告了，便喫一刀一剮，却也留得一個清名於世。」正是：

殺盡奸邪恨始平，

英雄逃難不逃名。

千秋意氣生無愧，

七尺身軀死不輕。

那四個男女，提着那包裹，口裏叫道：「大哥，大嫂，快起來！我們張得一頭好行貨在這裏了。」只聽得前面應道：「我來也！你們不要動手，我自來開剝。」

沒一盞茶時，只見兩個人入屋後來。武松看時，前面一個婦人，背後一個大漢。兩個定睛看了武松，那婦人便道：「這個不是叔叔武都頭！」那大漢道：「快解了我兄弟！」武松看時，那大漢不是別人，却正是「菜園子」張青這婦人便是「母夜叉」孫二娘。這四個男女喫了一驚，便把索子解了，將衣服與武松穿了。頭巾已自扯碎，且拿個氈笠子與他戴上。原來這張青十字坡店面作坊，却有幾處，所以武松不認得。張青即便請出前面客席裏，敘禮罷，張青大驚，連忙問道：「賢弟如何恁地模樣？」武松答道：「一言難盡！自從與你相別之後，到得牢城營裏，得蒙施管營兒子，喚做「金眼彪」施恩，一見如故，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。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，在城東快活林內，甚是趁錢；却被一個張團練帶來的「蔣門神」那廝，倚勢豪強，公然白白地奪了。施恩如此告訴，我却路見不平，醉打了「蔣門神」，復奪了快活林，施恩以此敬重我。後被張團練實囑張都監，定了計謀，取我做親隨，設智陷害，替「蔣門神」報讎；八月十五日，只推有賊，賺我到裏面；却把銀酒器皿，預先放在我箱籠內，拿我解送孟州府裏，強扭做賊，打招了監在牢裏；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，不會受害。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，不肯陷害平人。又得當牢一個

康節級，與施恩最好：——兩個一力維持，待限滿香杖，轉配恩州。昨夜出得城來，巨耐張都監設計，教「蔣門神」使兩個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，就路上要結果我。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，正欲要動手，先被我兩脚把兩個徒弟踢下水裏去。趕上這兩個鳥公人，也是一朴刀一個搠死了，都撇在水裏。思量這口氣怎地得出，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。一更四點，進去馬院裏，先殺了一個養馬的後槽；爬入牆內，去就廚房裏殺了兩個丫孃；直上鴛鴦樓上，把張都監，張團練，「蔣門神」三個都殺了，又砍了兩個親隨。下樓來，又把他老婆，兒女，養媳，都戳死了。連夜逃走，跳城出來。走了一五更路，一時困倦，棒瘡發了又疼，因行不得，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，却被這四個綁縛將來。」

那四個搗子，便拜在地下道：「我們四個，都是張大哥的火家。因為連日賭錢輸了，去林子裏尋些買賣。却見哥哥從小路來，身上淋淋漓漓，都是血跡，却在土地廟裏歇，我四個不知是甚人。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：「只要捉活的」因此我們只拿撓鈎套索出去。不分付時，也壞了大哥性命。正是「有眼不識泰山」，一時誤犯着哥哥，恕罪則個！」張青夫妻兩個笑道：「我們因有掛心，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。他這四個，如何省的我心裏事。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，不說你這四個男女，更有四十個，也近他不得。」那四個搗子只顧磕頭。武松喚起他來道：「既然他們沒錢去賭，我賞你些。」便把包裹打開，取十兩銀子，把與四人將去分。那四個搗子拜謝武松。張青看了，也取三二兩銀子，賞與他們四個，自去分了。張青道：「賢弟不知我心，從你去後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，或早或晚回來，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女：但凡拿得行貨，只要活的，那厮們慢仗些的趁活捉了，敵他不過的，必致殺害；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，只與他撓鈎套索。方纔聽得說，我便心疑，連忙分付，等我自來看，誰想果是賢弟！」孫二娘道：「只聽得叔叔打了「蔣門神」，又是醉了贏他，那一個來往人不喫驚！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，常說到這裏，却不知向後的事。叔叔困倦，且請去客房裏將息，却再理會。」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裏睡了。兩口兒自去廚

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，管待武松。不移時，整治齊備，專等武松起來相敘。有詩爲證：

金寶昏迷刀劍醒，
天高帝遠總無靈。

如何廊廟多凶曜，
偏是江湖有救星。

却說孟州城裏張都監衙內，也有躲過的，直到五更纔敢出來。衆人叫起裏面親隨，外面當直的軍牢，都來看視，聲張起來，街坊隣舍，誰敢出來？捱到天明時分，却來孟州府裏告狀。知府聽說罷，大驚，火速差人下來，簡點了殺死人數，行兇人出沒去處，填畫了圖樣格目，回府裏稟覆知府道：『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，有脫下舊衣二件。次到廚房裏竈下，殺死兩個丫娘，後門邊遣下行兇缺刀一把。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。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「蔣門神」二人。白粉壁上，衣襟蘸血，大寫八字道：「殺人者，打虎武松也！」樓下擗死夫人一口，在外擗死玉蘭并姊妹二口，兒女三口。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名，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。』知府看罷，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；點起軍兵并緝捕人員，城中坊廂里正，遂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，次日，飛雲浦地保正人等告稱：『殺死四人在浦內，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下，屍首俱在水中。』知府接了狀子，當差本縣縣尉下來；一面着人打撈起四個屍首，都檢驗了。兩個是本府公人，兩個自有苦主，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，盡來告狀，催促捉拿兇首償命。城裏閉門三日，家至戶到，逐一挨查，五家一連，十家一保，那裏不去搜尋。知府押了文書，委官下該管地面。——各鄉各保，各都，各村，——盡要排家搜捉，緝捕兇首。寫了武松鄉貫，年甲，貌相，模樣，畫影圖形，出三千貫信賞錢。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，赴州告報，隨文給賞；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，事發到官，與犯人同罪，遍行隣近州府，一同緝捕。

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裏，將息了三五日，打聽得事務茂刺一般緊急，紛紛攘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。張青知得，只得對武松說道：『二哥，不是我怕事，不留你久住，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，排門挨戶，

只恐明日有些疎失，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。我却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，——在先也會對你說來，——只不知你終心肯去也不？」武松道：「我這幾日也曾尋思：想這事必然要發，如何在此安得身牢？止有一個哥哥，又被嫂嫂不仁害了；甫能來到這裏，又被人如此陷害；祖家親戚都沒了。今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，叫武松去，我如何不肯去！只不知是那裏地面？」將青道：「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。『花和尚』魯智深和一個『青面獸』好漢楊志，在那裏打家劫舍，霸着一方落草。青州官軍捕盜，不敢正眼覷他。賢弟只除那裏去安身，方纔免得；若投別處去，終久要喫拏了。他那裏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，我只爲戀土難移，不會去的。我寫一封書，備細說二哥的本事，於我面上，如何不着你入夥。」武松道：「大哥也說的是。我也有心，恨時辰未到，緣法不能轉巧。今日既是殺了人，事發了，沒潛身處，此爲最妙。大哥，你便寫書與我去，只今日便行。」

張青隨即取幅紙來，備細寫了一封書，把與武松，安排酒食送路。只見『母夜叉』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：「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，前而定喫人捉了。」武松道：「阿嫂，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？如何便喫人捉了？」孫二娘道：「阿叔，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，出三千貫信賞錢，畫影圖形，明寫鄉貫年甲，到處張掛。阿叔臉上，見今明明地兩行『金印』，走到前路，須賴不過。」張青道：「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。」孫二娘笑道：「天下只有你乖，你說這癡話，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？我卻有個道理，只怕叔叔依不得。」武松道：「我既要逃災避難，如何依不得？」孫二娘大笑道：「我說出來，阿叔卻不要嗔怪。」武松道：「阿嫂但說的便依。」孫二娘道：「二年前有個陀頭打從這裏過，喫我放翻了，把來做了幾日饅頭餡。卻留得他一個鐵戒箍，一身衣服，一領皂布直裰，一條雜色短練褲，一本度牒，一串一百單八顆人頂骨數珠，一個沙望皮鞘子，插着兩把雪花鑲鐵打成的戒刀。這刀如常半夜裏鳴響的響，叔叔前番也曾看見，今既要逃難，只除非把頭髮剪了，做個行者，須遮得額上『金印』。又且得這本度牒做護身符，年甲貌相，又和叔

叔相等，卻不是前緣前世？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，前路去，誰敢來整問？這件事好麼？」張青拍手道：「二娘說得是。我到忘了這一着。」正是：

緝捕急如星火，
顛危好似風波。

若要免除災禍，
且須做個頭陀。

張青道：「二哥，你心裏如何？」武松道：「這個也使得，只恐我不像出家人模樣。」張青道：「我且與你扮一扮看。」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裹來，打開，將許多衣裳，教武松裏外穿了。武松自看道：「卻一似與我身上做的。」着了卓直裰，繫了緋，把氈笠兒除下來，解開頭髮，摺疊起來，將界箍兒箍起，掛着數珠。張青，孫二娘看了，兩個喝采道：「卻不是前生註定。」武松討面鏡子照了，也自哈哈大笑起來。張青道：「二哥爲何大笑？」武松道：「我照了自也好笑，我也做得箇行者。大哥，便與我剪了頭髮。」張青拿起剪子，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。詩曰：

打虎從來有李忠，
武松綽號尙懸空。

幸有『夜叉』能說法，
頓教行者顯神通。

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，便收拾包裹要行。張青又道：「二哥，你聽我說，不是我要便宜，你把那張都監家裏的酒器，留下在這裏，我換些零碎銀兩，與你路上去做盤纏，萬無一失。」武松道：「大哥見的分明。」盡把出來與了張青，換了一包散碎金銀，都拴在纏袋內，繫在腰裏。武松飽喫了一頓酒飯，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，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，當晚都收拾了。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，就與他縫個錦袋盛了，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。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個，臨行，張青又分付道：「二哥於路小心在意，凡事不可托大。酒要少喫，休要與人爭鬪，也做些出家人行逕。諸事不可躁性，省得被人看破了。如到了二龍山，便可寫封回信寄來。我夫妻兩個在這裏，也不是長久之計，恐怕隨後收拾家私，也來山上入夥。二哥保重保重，

千萬拜上魯楊二頭領。」

武松辭了出門，插起双袖，搖擺着便行。張青夫妻看了，喏采道：「果然好個行者！」但見：

前面髮，掩映齊眉，後面髮，參差頸際。阜直襖好似烏雲遮體，雜色繡如同花蟒纏身。額上界箍兒燦爛，依稀火眼金睛；身間布衲襖斑爛，彷彿銅筋鐵骨。戒刀兩口，擎來殺氣橫秋；頂骨百顆，念處悲風滿路。噉人羅刹須拱手，護法金剛也皺眉。

當晚『武行者』辭了張青夫妻二人，離了大樹十字坡，便落路走。此時是十月天氣，日正短，轉眼便晚了。約行不到五十里，早望見一座高嶺。『武行者』趁着月明，一步步上嶺來，料道只是初更天色。『武行者』立在嶺頭上看時，見月從東邊上來，照得嶺上花木光輝。正看之間，只聽得前面林子裏，有人笑聲，『武行者』道：「又來作怪！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，有甚麼人笑語？」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，只見松樹林中，傍山一座墳庵，約有十數間草屋，推開着兩扇小牕，一個先生，攖着一個婦人，在那牕前看月戲笑。『武行者』看了，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便想道：「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，卻做這等勾當！」便去腰裏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，在月光下看了道：「刀卻是好，到我手裏，不會發市，且把兩個烏先生試刀。」手腕上懸了一把，再將這把插放鞘內，把兩隻直襖袖，結起在背上，竟來到庵前敲門。那先生聽得，便把後牕關上。『武行者』拏起塊石頭，便去打門。只見呀的側首門開，走出一個道童來，喝道：「你是甚人，如何敢半夜三更，大驚小怪，敲門打戶做甚麼？」『武行者』睜圓怪眼，大喝一聲：「先把這烏童祭刀。」說猶未了，手起處，錚地一聲響，道童的頭落在一邊，倒在地下。只見庵裏那個先生大叫道：「誰敢殺我道童！」托地跳將出來。那先生手輪着兩口寶劍，竟奔『武行者』。武松大笑道：「我的本事，不要箱兒裏去取，正是撓着我的痒處。」便去鞘裏，再拔了那口戒刀，輪起双戒刀來，迎那先生。兩個就在月明之下，一來一往，一去一回，兩口劍寒光閃閃，雙戒刀冷氣森森。鬪了良久，渾如飛鳳迎鸞；

戰不多時，好似角鷹拿兔。兩個鬪了十數合，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，兩個裏倒了一個。但見寒光影裏人頭落，殺氣叢中血雨噴。畢竟兩個裏廝殺，倒了一個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

『武行者』醉打孔亮

『錦毛虎』義釋宋江

當下兩個鬪了十數合，那先生被『武行者』賣個破綻，讓那先生兩口劍砍將入來，被『武行者』轉過身來，看得親切，只一戒刀，那先生的頭，滾落在一邊，屍首倒在石上。『武行者』大叫：『庵裏婆娘出來，我不殺你，只問你緣故。』只見庵裏走出那個婦人來，倒地便拜。『武行者』道：『你休拜我。你且說，這裏是甚麼去處？那先生卻是你甚麼人？』那婦人哭着道：『奴是這嶺下張太公家女兒。這庵是奴家祖上墳庵。這先生不知是那裏人，來我家裏投宿，言說善習陰陽，能識風水。我家爹娘，不合留他在莊上，因請他來這裏墳上觀看地理，被他說誘，又留他住了幾日。那廝一日見了奴家，便不肯去了。住了三兩個月，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，却把奴家強騙在墳庵裏住。這個道童，也是他擄掠來的。這嶺喚做蜈蚣嶺。這先生見這條嶺好風水，以此他便自號『飛天蜈蚣』王道人。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你還有親眷麼？』那婦人道：『親戚自有幾家，都是莊農之人，誰敢和他爭論？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這廝有些財帛麼？』婦人道：『他也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。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有時，你快去收拾。我便要放火燒庵也。』那婦人道：『師父你要酒肉喫麼？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有時，將來請我。』那婦人道：『請師父進庵裏去喫。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怕還有人暗算我麼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奴有幾顆頭，敢賺得師父？』『武行者』隨那婦人入到庵裏，見小牕邊桌子上，擺着酒肉。『武行者』討大碗，吃了一回。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，『武行者』便就裏面放起火來。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，獻與『武行者』，乞性命。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我不要你的，你將去養身。快走！快走！』那婦人拜謝了，自下嶺去。『武行者』把那兩個屍首，都攬在火裏燒了；插了戒刀，連夜自過嶺來，迤邐取路，望着青州地而來。

又行了十數日，但遇村坊道店，市鎮鄉城，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，捕獲武松。到處雖有榜文，武松已做了行者，於路却沒人盤詰他，時遇十一月間，天色好生嚴寒。當日『武行者』一路上買酒買肉喫，只是敵不過寒威。上得一條土岡，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，生得十分嶮峻。『武行者』下土岡子來，走得三五里路，早見一個酒店。門前一道清溪，屋後都是巖石亂山。看那酒店時，却是個村落小酒肆，但見：

門迎溪澗，山映茅茨。疎籬畔梅開玉蘂，小窗前松偃蒼龍。烏皮桌椅，盡列着瓦鉢瓷甌；黃土牆垣，都畫着酒仙詩客。一條青旆舞寒風，兩句詩詞招過客。端的是走驢騎聞香須住馬，使風帆知味也停舟。

『武行者』過得那土岡子來，逕奔入那酒店裏坐下，便叫道：『店主人家，先打兩角酒來。肉便買些來喫。』店主人應道：『實不瞞師父說：酒却有些茅柴白酒，肉却都賣沒了。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且把酒來燙寒。』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，大碗價篩來，教『武行者』喫，將一碟熟菜，與他過口。片時間，喫盡了兩角酒，又叫再打兩角酒來。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，大碗篩來。『武行者』只顧喫。比及過岡子時，先有三五分了一發喫過這四角酒，又被朔風一吹，酒卻湧上。武松卻大呼小叫道：『主人家，你真個沒東西賣？你便自家喫的肉食，也回些與我喫了，一發還你銀子。』店主人笑道：『也不會見這個出家人，酒和肉只顧要喫，卻那裏去取？師父，你也只好罷休。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我又不白喫你的，如何不賣與我？』店主人道：『我和你說過，只有這些白酒，那得別的東西賣？』正在店裏論口，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，引着三四個人入店裏來。『武行者』看那大漢時，但見：

頂上頭巾魚尾赤，身上戰袍鴨頭綠。脚穿一對踢土靴，腰繫數尺紅搭膊。面圓耳大，唇闊口方。長七尺以上身材，有二十四五年紀。相貌堂堂強壯士，未侵女色少年郎。

那條大漢引着衆人入進店裏，主人笑容可掬迎接道：『大郎請坐。』那漢道：『我分付你的，安排也未？』主人答道：『鷄與肉，都已煮熟了，只等大郎來。』那漢道：『我那青花瓮酒在那裏？』店主人道：『有

在這裏。」那漢引了衆人，便向『武行者』對席上頭坐了；那同來的三四人，卻坐在肩下。店主人卻捧出一樽青花瓮酒來，開了泥頭，傾在一個大白盆裏。『武行者』偷眼看時，卻是一瓮簪下的好酒，被風吹過的酒的香味來。『武行者』聞了那酒香味，喉嚨癢將起來，恨不得鑽過來搶喫；只見店主人又去廚下，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鷄，一大盤精肉來，放在那漢面前，便擺了菜蔬，用杓子舀酒去燙。『武行者』看了自己面前，只是一碟兒熟菜，正是眼飽肚中饑，『武行者』酒又發作，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桌子。大叫道：『主人家，你來！你這廝好欺負客人！』店主人連忙來問道：『師父，休要焦躁。要酒應好說。』『武行者』睜着雙眼喝道：『你這廝好不曉道理！這青花瓮酒和鷄肉之類，如何不賣與我？我也一般還你銀子。』店主人道：『青花瓮酒和鷄肉，都是那大郎家裏自將來的，只借我店裏坐地喫酒。』『武行者』心中要喫，那裏聽他分說，一片聲喝道：『放屁！放屁！』店主人道：『也不會見你這個出家人，恁地蠻法！』『武行者』喝道：『怎地是老爺蠻法？我白喫你的！』那店主人道：『我倒不會見出家人自稱「老爺」。』『武行者』聽了，跳起身來，又開五指，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，把那店主人打個踉蹌，直墮過那邊去。那對席的大漢，見了大怒。看那店主人時，打得半邊臉都腫了，半日掙扎不起。那大漢跳起身來，指定武松道：『你這個烏頭陀，好不依本分！卻怎地便動手動腳！卻不道：「是出家人勿起嗔心。」』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我自打他，干你甚事！』那大漢怒道：『我好意勸你，你這烏頭陀，敢把言語傷我！』『武行者』聽得大怒，便把桌子推開，走出來喝道：『你那廝說誰！』那大漢笑道：『你這烏頭陀，要和我廝打，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！』那大漢便點手叫道：『你這賊行者，出來和你說話！』『武行者』喝道：『你道我怕你，不敢打你！』一搶搶到門邊，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。『武行者』趕到門外，那大漢見武松長壯，那裏敢輕敵，便做個門戶等着他。『武行者』搶入去，接住那漢手。那大漢卻待用力扶武松，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，就手一扯，扯入懷來，只一撥，撥將去，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，那裏做得半分手脚。那三四個村漢看了，手顫脚麻那裏

敢上前來。『武行者』踏住那大漢，提起拳頭來，只打實落處；。打了二三十拳，就地下提起來，望門外溪裏只一丟。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，不知高低，都下溪裏來救起那大漢，自攙扶着投南去了。這店主人喫了這一掌，打得麻了，動彈不得，自入屋後去躲避了。

『武行者』道：『好呀，你們都去了，老爺卻喫酒肉！』把個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，只顧喫。桌子上那對鷄，一盤子肉，都未曾喫動。『武行者』且不用箸，雙手扯來任意喫。沒半個時辰，把這酒肉和鷄都喫個八分。『武行者』醉飽了，把直裰袖結在背上，便出店門，沿溪而走。卻被那北風捲將起來，『武行者』捉脚不住，一路上搶將出來。離那酒店，走不得四五里路，傍邊土牆裏，走出一隻黃狗，看着武松叫。『武行者』看時，一隻大黃狗趕着吠。『武行者』大醉，正要尋事，恨那隻狗趕着他只管吠，便將左手鞘裏，掣出一口戒刀來，大踏步趕。那隻黃狗繞着溪岸叫。『武行者』一刀砍將去，卻砍個空，使得力猛，頭重腳輕，翻筋斗倒撞下溪去，卻起不來。冬月天道，溪水正涸，雖是只有一二尺深淺的水，卻寒冷的當不得。爬起來，淋淋的一身水，卻見那口戒刀，浸在溪裏。『武行者』便低頭去撈那刀時，撲的又落下去了，只在那溪水裏滾。岸上側首牆邊，轉出一夥人來，當先一個大漢，頭戴氈笠子，身穿鵝黃紵絲襖，手裏拿着一條哨棒，背後十數個人跟着，都拿木把白棍。數內一個指道：『這溪裏的賊行者，便是打了小哥哥的。如今小哥哥尋不見，大哥哥自引了二三十個莊客，逕奔酒店來捉他去了。他卻來到這裏。』說猶未了，只見遠遠地那個喫打的漢子，換了一身衣服，手裏提着一條朴刀，背後引着三二十個莊客，都是有名的漢子怎見的，正是叫做。

長王三， 矮李四。 急三千， 慢八百。 筩上糞， 屎裏蛆。

米中蟲， 飯內屁。 烏上刺， 沙小生。 木伴哥， 牛筋等。

這一二十個盡是爲頭的莊客，餘者皆是村中搗子，都拖鎗拽棒，跟着那個大漢，吹風胡哨來尋武松。趕

到牆邊，見了，指着武松，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：『這賊頭陀，正是打兄弟的。』那個大漢道：『且捉這廝，去莊裏細細拷打。』那漢喝聲『下手！』三四十個人一發齊上。可憐武松醉了，掙扎不得，急要爬起來，被衆人一齊下手，橫拖倒拽，捉上溪水。轉過側首牆邊一所大莊院，兩下都是高牆粉壁，垂柳喬松，圍繞着牆院。衆人把武松推將入去，剝了衣裳，奪了戒刀包裹，揪過來綁在大柳樹上，教取一束籐條來，細細的打那廝。

卻纔打得三五下，只見莊裏走出一個人來問道：『你兄弟兩個，又打甚麼人？』只見兩個大漢叉手道：『師父聽稟：兄弟今日和鄰莊三四個相識，去前面小路店裏喫三杯酒，且耐這個賊行者到來尋鬧，把兄弟痛打了一頓，又將來攛在水裏，頭臉都磕破了，險些凍死，卻得相識救了回來。歸家換了衣服，帶了人，再去尋他。那廝把我酒肉都喫了，卻大醉倒在門前溪裏；因此捉拿在這裏，細細的拷打。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：臉上見刺着兩個「金印」，這賊卻把頭髮披下來遮了，必是避罪在逃的囚徒。問出那廝根原，解送官司理論。』這個喫打傷的大漢道：『問他做甚麼！這忸賊打得我一身傷損，不用一兩個月，將息不起。不如把這忸賊一頓打死了，一把火燒了他，纔與我消得這口恨氣。』說罷，拿起藤條，恰待又打，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：『賢弟，且休打，待我看他一看，這人也像是一個好漢。』此時『武行者』心中已自酒醒了，理會得，只把眼來閉了，由他打，只不做聲。那個人先去看了背上杖瘡，便道：『作怪，這模樣決不是多時的疤瘡。』轉過面前看了，便將手把武松的頭髮揪起來，定睛看了，叫道：『這個不是兄弟武二郎！』『武行者』方纔閃開雙眼，看了那人道：『你不是我哥哥！』那人喝叫：『快與我解下來，這是我的兄弟。』那穿鵝黃襖子的併喫打的盡皆喫驚，連忙問道：『這個行者，如何卻是師父的兄弟？』那人便道：『他便是我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。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。』那弟兄兩個聽了，慌忙解下武松來，便找幾件乾衣服，與他穿了，攙扶入草堂裏來。武松便要下拜。那個人驚喜相半，

扶住武松道：『兄弟酒還未醒，且坐一坐說話。』武松見了那人，歡喜上來，酒早醒了五分。討些湯水洗漱了，喫些醒酒之物，便來拜了那人，相敘舊話。

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鄆城縣人氏，姓宋，名江，表字公明。『武行者』道：『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，卻如何來在這裏？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見麼？』宋江道：『我和你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，我卻在那裏住得半年。不知家中如何，恐父親煩惱，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。後卻收接得家中書信說道：「官司一事，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，已自家中無事，只要緝捕正身；因此已動了海捕文書，各處追獲。」這事已自慢了。卻有這裏孔太公，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。後見宋清回家說道：「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。」因此，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，取我在這裏。此間便是白虎山。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。恰纔和兄弟相打的，便是孔太公小兒子；因他性急，好與人厮鬧，到處叫他作「獨火星」孔亮。這個穿鵝黃襖子的，便是孔太公大兒子，人都叫他做「毛頭星」孔明。因他兩個好習鎗棒，卻是我點撥他些個，以此叫我做師父。我在此間住半年了。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，這兩日方欲起身。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，只聽得人傳說道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蟲；又聽知你在陽穀縣做了都頭；又聞鬪殺了西門慶。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？兄弟如何做了行者？』

武松答道：『小弟自從在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，去到得景陽岡上打了大蟲，送去陽穀縣，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。後因嫂嫂不仁，與西門慶通奸，藥死了我先兄武大；被武松把兩個都殺了，自首告到本縣，轉發東平府。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，斷配孟州。至十字坡，怎生遇張青，孫二娘；到孟州，怎地會施恩，打了「蔣門神」，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，又逃在張青家；「母夜叉」孫二娘教我做了頭陀行走的緣故；過蜈蚣嶺試刀，殺了王道人；至村店喫酒，醉打了孔兄。』把自家的事，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。孔明、孔亮兩個聽了大驚，撲翻身便拜。武松慌忙答禮道：『卻纔甚是衝撞，休怪休怪。』孔明，孔亮道：『我

兄弟兩個，「有眼不識泰山，」萬望恕罪！」『武行者』道：「既然二位相識武松時，請快與我烘焙度牒書信，并行李衣服，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，這串數珠。」孔明道：「這個不須足下掛心，小弟已自着人收拾去了，整頓端正拜還。」『武行者』拜謝了。宋江請出孔太公，都相見了。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，不在話下。

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，敘說一年有餘的事，宋江心內喜悅。武松次日起來，都洗漱罷，出到中堂相會，喫早飯。孔明自在那裏相陪。孔亮捱着痛疼，也來管待。孔太公便叫人殺羊宰豬，安排筵宴。是日，村中幾家街坊親戚，都來相探。又有幾個門下人，亦來謁見。宋江心中大喜。當日筵宴散了，宋江問武松道：「二哥，今欲何處安身？」武松道：「昨夜已對哥哥說了：『菜園子』張青，寫書與我，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「花和尚」魯智深那裏入夥。他也隨後便上山來。」宋江道：「也好。我不瞞你說：我家近日有書來，說清風寨知寨「小李廣」花榮，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，每每寄書來與我，教我千萬去寨裏住幾時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，我這兩日正待起身；因見天氣陰晴不定，所以未曾起程。早晚要去那裏走一遭，不若和你同往如何？」武松道：「哥哥，怕不是好情分，帶攜兄弟投那裏去住幾時；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，遇赦不宥，因此發心，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。亦且我又做了頭陀，難以和哥哥同往；路上被人設疑，倘或有些決撒了，須連累了哥哥。」——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同生，也須累及了花榮山寨不好。還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。天可憐見，異口不死，受了招安，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。」宋江道：「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，皇天必祐。若如此行，不敢苦勸，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。」

自此兩個在孔太公莊上，一住過了十日以上，宋江與武松要行，孔太公父子，那裏肯放。又留住了三五日，宋江堅執要行，孔太公只得安排筵席送行。管待整一日，次日，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，皂布直裰并帶來的度牒，書信，界籊，數珠，戒刀，金銀之類，交還武松；又各送銀五十兩，權爲路費。宋江推卻

不受，孔太公父子那裏肯，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裏。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；武松依前穿了行者衣裳，帶上鐵界箍，掛了人頂骨數珠，跨了兩口戒刀，收拾了包裹，拴在腰裏。宋江提了朴刀，懸口腰刀，帶上毡笠子，辭別了孔太公。孔明，孔亮，叫莊客背了行李，弟兄直送了二十餘里路，拜辭了宋江，『武行者』兩個。宋江自把包裹背了，說道：『不須莊客遠送，我自和武兄弟去。』孔明，孔亮相別，自和莊客歸家，不在話下。只說宋江和武松兩個，在路說些閒話，走到晚，歇了一宵。次日早起，打夥又行。兩個喫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，卻來到一個市鎮上，地名喚做瑞龍鎮，卻是個三岔路口。宋江借問那裏人道：『小人們欲投二龍山，清風鎮上，不知從那條路去？』那鎮上人答道：『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的：這裏要投三龍山去，只是投西落路；若要投清風鎮去，須用投東落路，過了清風山便是。』，宋江聽了備細，便道：『兄弟，我和你今日分手，就這裏喫三杯相別。』詞寄浣溪沙，單題別意：

握手臨期話別難，山林景物正闌珊，壯懷寂寞客囊殫。旅次愁來魂欲斷，郵亭宿處缺空彈，獨憐長夜苦漫漫。

『武行者』道：『我送哥哥一程，方卻回來。』宋江道：『不須如此。自古道：『送君千里，終有一別。』兄弟，你只顧自己前程萬里，早早的到了彼處。入夥之後，稍戒酒性。如得朝廷招安，你便可攬撥魯智深，楊志投降了。日後但是去邊上，一刀一鎗，博得個封妻廕子，久後青史上留一個好名，也不枉爲人一世。我自百無一能，雖有忠心，不能得進步。兄弟，你如此英雄，決定做得大事業，可以記心。聽愚兄之言，圖個日後相見。』『武行者』聽了，酒店上飲了數杯，還了酒錢。二人出得店來，行到市鎮梢頭，三岔路口，『武行者』下了四拜。宋江洒淚，不忍分別，又分付武松道：『兄弟，休忘了我的言語，稍戒酒性保重保重！』『武行者』自投西去了。看官牢記話頭，『武行者』自向二龍山投魯智深，楊志入夥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江別了武松，轉身望東，投清風山路上來，於路只憶『武行者。』又自行了幾日，卻早遠遠的望見清風山。看那山時，但見：

八面嵯峨，四圍險峻。古怪喬松盤鶴蓋，杈枒老樹掛藤蘿。瀑布飛流，寒氣逼人毛髮冷；綠陰散下，清光射目夢魂驚。澗水時聽，樵人斧響；峯巒特起，山鳥聲哀。麋鹿成羣，穿荊棘往來跳躍；狐狸結隊，尋野食前後呼號。若非佛祖修行處，定是強人打劫場。

宋江看見前面那座山，生得古怪，樹木稠密，心中歡喜，觀之不足，貪走了幾程，不會問宿頭。看天色已晚了，宋江心內驚慌，肚裏尋思道：『若是夏月天道，胡亂在林子裏歇一夜；卻恨又是仲冬天氣，風霜正冽，夜間寒冷，難以打熬。倘或走出一個毒蟲虎豹來時，如何抵當？卻不害了性命。』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。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，心裏越慌，看不見地下灑了一條絆脚索。樹林裏銅鈴響，走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，發聲喊，把宋江捉翻，一條麻索縛了，奪了朴刀包裹，吹起火把，將宋江解上山來。宋江只得叫苦。卻早押到山寨裏。

宋江在火光下看時，四下裏都是木柵，當中一座草廳，廳上放把虎皮交椅，後面有百十間草房。小嘍囉把宋江細做粽子相似，將來綁在將軍柱上，有幾個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：『大王方纔睡，且不要去報。等大王酒醒時，卻請起來，剖這牛子心肝，做醒酒湯，我們大家喫塊新鮮肉。』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，心裏尋思道：『我的命運，只如此偃蹇，只爲殺了一個烟花婦人，變出得如此之苦。誰想這把骨頭，卻斷送在這裏！』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熒煌。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，動揮不得，只把眼來四下裏張望，低了頭歎氣。

約有三三更天氣，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叫道：『大王起來了。』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。宋江偷眼看時，只見出來的大王，頭上戴着鵝梨角兒，一條紅絹帕裹着，身上披着一領棗紅紵絲衲襖，便來

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。看那大王時，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赤髮黃鬚雙眼圓，
臂長腰潤氣冲天。

江湖稱作『錦毛虎』，
好漢原來卻姓燕。

那個好漢，祖貫山東萊州人氏，姓燕，名順，綽號『錦毛虎』。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，因為消折了本錢，流落在綠林叢內打劫。那燕順酒醒起來，坐在中間交椅上，問道：『孩兒們那裏拿得這個牛子？』小嘍囉答道：『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，只聽得樹林裏銅鈴響。原來這個牛子，獨自個背些包裹，撞了繩索，一交絆翻，因此拿得來，獻與大王做醒酒湯。』燕順道：『正好，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喫。』小嘍囉去不多時，只見廳側兩邊走上兩個好漢，左邊一個，五短身材，一雙光眼，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天青衲襖錦繡補，
形貌猙獰性龷鹵。

貪財好色最強梁，
放火殺人王矮虎。

這個好漢，祖貫兩淮人氏，姓王，名英，爲他五短身材，江湖上叫他作『矮脚虎』。原是車家出身，因半路裏見財起意，就勢劫了客人，事發到官，越獄走了，上清風山，和燕順佔住此山，打家劫舍。右邊一個，生的白淨面皮，二牙掩口髭鬚；瘦長膀闊，清秀模樣，也裹着頂絳紅巾。怎地結束，但見：

衲襖銷金油綠，
狼腰緊繫征裙。

山寨紅巾好漢，
江湖白面郎君。

這個好漢，祖貫浙西蘇州人氏，姓鄭，雙名天壽；爲他生得白淨俊俏，人都號他做『白面郎君』。原是打銀爲生，因他自小好習鎗棒，流落在江湖上，因山清風山過，攔着『王矮虎』，和他鬪了五六十合，不分勝敗；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，留在山上，坐了第三把交椅。

當下三個頭領坐下，『王矮虎』便道：『孩兒們，正好做醒酒湯。快動手，取下這牛子心肝來，造三分

醒酒酸辣湯來。」只見一個小嘍囉撥一大銅盆水來，放在宋江面前，又一個小嘍囉，捲起袖子，手中明晃晃拿着一把剗心尖刀。那個撥水的小嘍囉，便把雙手潑起水來，澆那宋江心窩裏。——原來但凡人心，都是熱血裹着，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，取出心肝來時，便脆了好喫。那小嘍囉把水直潑宋江臉上，宋江歎口氣道：「可惜宋江死在這裏！」燕順親耳聽得「宋江」兩字，便喝住小嘍囉道：「且不要潑水。」燕順問道：「他那廝說甚麼？」宋江道：「小嘍囉答道：『這廝口裏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裏。』」燕順便起身來問道：「兀那漢子，你認得宋江？」宋江道：「只我便是宋江。」燕順走近跟前，又問道：「你是那裏的宋江？」宋江答道：「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。」燕順道：「你莫不是山東「及時雨」宋公明，殺了閻婆惜，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麼？」宋江道：「你怎得知？我正是宋三郎。」

燕順聽罷，喫了一驚，便奪過小嘍囉手內尖刀，把麻索都割斷了；便把自身上披的棗紅紵絲納襖脫下來，裹在宋江身上，抱在中間皮椅上，喚起「王矮虎」，「鄭天壽」，快下來，三人納頭便拜。宋江滾下來答禮，問道：「三位壯士，何故不殺小人，反行重禮？此意如何？」亦拜在地。那三個好漢，一齊跪下。燕順道：「小弟只要把尖刀剗了自己的眼睛，原來不識好人。一時間見不到處，少問個緣由，爭些兒壞了義士。若非天幸，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，我等如何得知仔細！小弟在江湖上綠林叢中，走了十數年，聞得賢兄仗義疎財，濟困扶危的大名；只恨緣分淺薄，不能拜識尊顏。今日天使相會，真乃稱心滿意。」宋江答道：「量宋江有何德能，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。」燕順道：「仁兄禮賢下士，結納豪傑，名聞寰海，誰不欽敬！梁山泊近來如何興旺，四海皆聞。曾有人說道，盡出仁兄之賜。不知仁兄獨自何來，爲甚到此！」宋江把救晁蓋一節，殺閻婆惜一節，却投柴進同孔太公許多時，并今次要往清風寨尋「小李廣」花榮——這幾件事，一一備細說了。三個頭領大喜，隨即取套衣服，與宋江穿了；一面叫殺羊宰馬，連夜筵席，當夜直喫到五更，叫小嘍囉伏侍宋江歇了。次日辰牌起來，訴說路上許多事務，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。三

個頭領跌脚懊恨道：『我們無緣，若得他來這裏，十分是好，却恨他投那裏去了。』

話休絮繁。宋江自到清風山，住了五七日，每日好酒好食管待，不在話下。

時當臘月初旬，山東人年例，臘日上墳。只見小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：『大路上有一乘轎子，七八個人跟着，挑着兩個盒子，去墳頭化紙。』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，見報了，想此轎子，必是個婦人，點起三五十小嘍囉，便要下山，宋江，燕順那裏攔當得住。綽了鎗刀，敲一棒銅鑼，下山去了。宋江，燕順，鄭天壽三人，自在寨中飲酒。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，遠探小嘍囉報將來，說道：『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裏，七八個軍漢都走了，拿得轎子裏擡着的一個婦人。只有一個銀香奩，別無件物財物。』燕順問道：『那婦人如今擡到那裏？』小嘍囉道：『王頭領已自擡在山後房中去了。』燕順大笑，宋江道：『原來王兄弟，愛貪女色，不是好漢的勾當。』燕順道：『這個兄弟，諸般都肯向前，只是有這些毛病。』宋江道：『二位和我同去勸他。』

燕順，鄭天壽，便引了宋江，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，推開房門，只見王矮虎正攔住那婦人求歡。見了三位入來，慌忙推開那婦人，請三位坐。宋江看那婦人時，但見：

身穿縞素，腰繫孝裙。不施脂粉，自然體態妖嬈；懶染鉛華，生定天姿秀麗。雲含春黛，恰如西子顰眉；雨滴秋波，渾似驪姬垂涕。

宋江看見那婦人，便問道：『娘子，你是誰家宅眷？這般時節，出來閒走，有甚麼要緊？』那婦人含羞向前，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，便答道：『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。爲因母親棄世，今得小祥，特來墳前化紙。那裏敢無事出來閒走？告大王垂救性命！』宋江聽罷，喫了一驚，肚裏尋思道：『我正來投奔花知寨，莫不是花榮之妻？……我如何不救。』宋江問道：『你丈夫花知寨，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告大王：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。』宋江道：『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？』那婦人道：『大』

王不知：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，一文一武，武官便是知寨花榮；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，知寨劉高。」宋江尋思道：「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，我不救時，明日到那裏，須不好看。」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：「小人有句話說，不知你肯依麼？」王英道：「哥哥有話，但說不妨。」宋江道：「但凡好漢犯了「溜骨髓」三個字的，好生惹人恥笑，我看這娘子說來，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。怎生看在下薄面，并江湖上「大義」兩字，放他下山回去，教他夫妻完聚如何？」王英道：「哥哥聽稟：王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；況兼如今世上，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，哥哥管他則甚？胡亂容小弟這些個。」宋江便跪一跪道：「賢弟若要押寨夫人時，日後宋江揀一停當好的，在下納財進禮，娶一個伏侍賢弟。只是這個娘子，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，怎地做個人情，放了他則個。」燕順，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：「哥哥且請起來，這個容易。」宋江又謝道：「怎的時，重承不阻。」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，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，喝令轎夫擦去了。那婦人聽了這話，挿燭也似拜謝宋江，一口一聲叫道：「謝大王！」宋江道：「恭人，你休謝我：我不是山寨裏大王，我自是鄆城縣客人。」那婦人拜謝了下山，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，擡着那婦人下山來，飛也似走，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脚。這王矮虎又羞又悶，只不做聲，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：「兄弟，你不要焦躁。宋江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一個，教你歡喜便了。小人並不失信。」燕順，鄭天壽都笑起來。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，雖不滿意，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陪笑。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喫筵席，不在話下。且說清風寨軍人一，時間被擄了恭人，只得回來，到寨裏報與劉知寨，說道：「恭人被清風山強人擄去了。」劉高聽了大怒，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，如何撇了恭人，大棍打那去的軍漢。衆人分說道：「我們只有五七個，他那裏三四十人，如何與他敵得？」劉高喝道：「胡說！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，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裏問罪。」那幾個軍人喫逼不過，沒奈何，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，各執鎗棒，用意來奪；不想來到半路，正撞見兩個轎夫，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。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：「怎地能够下山？」那

婦人道：『那廝捉我到山寨裏，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，謊得那廝慌忙拜我，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。』衆軍漢道：『恭人可憐見我們，只對相公說，我們搶奪得恭人回來，權救我衆人這頓打。』那婦人道：『我有道理說便了。』衆軍漢拜謝了，簇擁着轎子便行。衆人見轎夫走得快，便說道：『你兩個閒常在鎮上擡轎時，只是鵝行鴨步，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？』那兩個轎夫應道：『本是走不動，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。』衆人笑道：『你莫不見鬼，背後那得人？』轎夫方纔敢回頭，看了道：『哎也！是我走的慌了，腳後跟直打着腦杓子。』衆人都笑。簇着轎子，回到寨中。劉知寨見了大喜，便問恭人道：『你得誰人救了你回來？』那婦人道：『便是那廝們擄我去，不從好騙，正要殺我；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，不敢下手，慌忙拜我，却得這許多人來搶奪得我回來。』劉高聽了這話，便叫取十瓶酒，一口豬，賞了衆人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宋江自救了那婦人下山，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，思量要來投奔花知寨，當時作別要下山。三個頭領，苦留不住，做了送路筵席餞行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，打縛在包裹裏。當日宋江早起來，洗漱罷，喫了早飯，拴束了行李，作別了三位頭領下山。那三個好漢，將了酒菓肴饌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道傍邊，把酒分別。三人不捨，叮囑道：『哥哥去清風寨回來，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。』宋江背上包裹，提了朴刀，說道：『再得相見。』唱個大喏，分手去了。若是說話的同時生，並肩長，攔腰抱住，把臂拖回。宋公明便不至於因投奔花知寨，險些兒死無葬身之地。正是遭逢坎坷皆天數，際會風雲豈偶然？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，撞着甚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

宋江夜看小鰲山

花榮大鬧清風寨

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，只隔得百里來路。這清風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，地名清風鎮。因爲這三岔路上，通三處惡山，因此特設這清風寨，在這清風鎮上。那裏也有三五千人家，却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，當日三位頭領自上山去了。

只說宋公明獨自一個，背着些包裹，迤邐來到清風鎮上，便借問花知寨住處。那鎮上人答道：『這清風寨衙門，在鎮市中間。南邊有個小寨，是文官劉知寨住宅；北邊那個小寨，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。』宋江聽罷，謝了那人，便投北寨來。到得門首，見有幾個把門軍漢，問了姓名，入去通報。只見寨裏走出一個少年的軍官來，拖住宋江便拜。那人生得如何，但見：

齒白脣紅雙眼俊，兩眉入鬢常清，細腰寬膀似猿形。能騎乖劣馬，愛放海東青。百步穿楊神臂健，弓開秋月分明，雕翎箭發迸寒星。人稱『小李廣』，將種是花榮。

出來的年少將軍不是別人，正是清風寨武知寨『小李廣』花榮。那花榮怎生打扮，但見：

身上戰袍金翠繡，腰間玉帶嵌山犀。
滲青巾幘雙環小，文武花靴抹綠低。

花榮見宋江拜罷，喝叫軍漢接了包裹，朴刀，腰刀，扶住宋江，直到正廳上，便請宋江當中涼牀上坐了。花榮又納頭拜了四拜，起身道：『自從別了兄長之後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，嘗嘗念想。聽得兄長殺了一個潑烟花，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。小弟聞得，如坐針氈，連連寫了十數封書，去貴莊問信，不知會到也不？今日天賜，幸得哥哥到此，相見一面，大慰平生。』說罷又拜。宋江扶住道：『賢弟休只顧講禮。』

坐了，聽在下告訴。」花榮斜坐着。宋江把殺閻婆惜一事，和投奔柴大官人，并孔太公莊上遇見武松，清風山上被捉，遇燕順……等事，細細地都說了一遍。花榮聽罷，答道：「兄長如此多磨難，今日幸得仁兄到此，且住數年，却又理會。」宋江道：「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，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裏走一遭。」花榮便請宋江去後堂裏坐，喚出渾家崔氏，來拜伯伯。拜罷，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。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，香湯沐浴，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。

當日筵宴上，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，備細對花榮說了一遍。花榮聽罷，皺了雙眉說道：「兄長沒來由，救那婦人做甚麼，正好教滅這廝的口！」宋江道：「却又作怪！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，因此此做賢弟同僚面上，特地不顧王矮虎相怪，一力要救他下山。你却如何恁的說？」花榮道：「兄長不知：不是小弟說口，這清風寨是青州緊要去處，若只是小弟獨自在這裏守把時，遠近強人，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！近日却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，這廝又是文官，又沒本事，自從到任，把此鄉間些少上戶詐騙，亂行法度，無所不爲。小弟是個武官副知寨，每每被這廝噁氣，恨不得殺了這濫污賊禽獸。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廝的婦人？打緊這婆娘極不賢，只是調撥他丈夫行不仁的事，殘害良民，貪圖賄賂，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。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。」宋江聽了，便勸道：「賢弟差矣！自古道『冤讎可解不可結。』你和你是同僚官，雖有些過失，你可隱惡而揚善。賢弟休如此淺見。」花榮道：「兄長見得極明。來日公廨內見劉知寨時，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若如此，也顯你的好處。」花榮夫妻幾口兒，朝暮臻臻至至，獻酒供食，伏侍宋江。當晚安排牀帳，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。次日，又備酒食筵宴管待。話休絮煩。宋江自到花榮寨裏，喫了四五日酒。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己人，一日換一個，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，每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，觀看市井諠譁，村落宮觀寺院，閒走樂情。自那日爲始，這梯己人相陪着閒走，邀宋江去市井上閒翫。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勾欄，并茶坊酒肆自不必說得。當日宋江與這梯

已入，在小勾欄裏閒看了一回，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，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。臨起身時，那梯已入取銀兩還酒錢。宋江那裏肯要他還錢，却自取碎銀還了。宋江歸來，又不對花榮說。那個同飲的人歡喜，又落得銀子，又得身閒，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，和宋江去閒走。每日又只是宋江使錢。自從到寨裏無一個不敬愛他的。宋江在花榮寨裏，住了將及一月有餘，看看臘盡春回，又早元宵節近。

且說這清風寨鎮上居民，商量放燈一事，准備慶賞元宵。科斂錢物，去土地大王廟前紮起燈棚，賽懸燈山，上面結綵懸花，張掛五六百碗花燈；土地大王廟內，逞賽諸般社火。家家門前，紮起燈棚，賽懸燈火。市鎮上，諸行百藝都有。雖然比不得京師，只此也是人間天上。當下宋江在寨裏和花榮飲酒，正值元宵。是日晴明得好，花榮到已牌前後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，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；又點差許多軍漢，分頭去四下裏守把柵門。未牌時分回寨來，邀宋江喫點心。宋江對花榮說道：『聽聞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，我欲去看看。』花榮答道：『小弟本欲陪侍兄長，奈緣我職役在身，不能彀閒步同往。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，早早的便回。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杯，以慶佳節。』宋江道：『最好。』却早天色向晚，東邊推出那輪明月上來，正是：

玉漏銅壺且莫催，
星橋火樹徹明開。

鰲山高聳青雲上，
何處遊人不看來！

當晚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已入兩三個，跟隨着緩步徐行。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，只見家家門前，搭起燈棚，懸掛花燈，燈上畫着許多故事，也有剪綵飛白牡丹花燈，并芙蓉荷花異樣燈火。四五個人，手廝挽着來到大王廟前，看那小鰲山時，但見：

山石穿雙龍戲水，雲霞映獨鶴朝天。金蓮燈，玉□燈，晃一琉璃；荷花燈，芙蓉散，千團錦繡。銀蛾鬪彩，雙雙隨繡帶香球；雪柳爭輝，縷縷拂華旛翠幙。村歌社鼓，花燈影裏競喧闐；織婦蠶奴，燭光

中同賞翫。雖無佳麗風流曲，盡賀豐登大有年。

當下宋江等四人在鰲山前看了一回，迤邐投南走，不過五七百步，只見前面燈燭煢煢，一夥人圍住在一個大牆院門首熱鬧。鑼鼓聲響處，衆人喝采。宋江看時，却是一夥舞鮑老的。宋江矮陞，在人背後看不見。那相陪的梯已人，却認的社火隊裏，便教分開衆人，讓宋江看。那跳鮑老的身軀扭得村村勢勢的，宋江看了，呵呵大笑。

只見這牆院裏面，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，和幾個婆娘在裏面看。聽得宋江笑聲，那劉知寨的老婆，於燈下却認的宋江，便指與丈夫道：『兀那個黑矮漢子，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。』劉知寨聽了，喫一驚，便喚親隨六七人，叫捉那個笑的黑漢子。宋江聽得，回身便走。走不過十餘家，衆軍漢趕上，把宋江捉住，拿了來，恰似阜鵬追紫燕，正如猛虎啖羊羔。拿到寨前，用四條麻索綁了，押至廳前。那三個梯已人，見捉了宋江去，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。

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，叫解過那廝來，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。劉知寨喝道：『你這廝是清風山打劫強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！今被擒獲，有何理說？』宋江告道：『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，與花知寨是故友。來此間多日了，從不會在清風山打劫。』劉知寨老婆，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，喝道：『你這廝兀自賴哩！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？』宋江告道：『恭人差矣。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：「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，亦被擄掠在此間，不能發下山去。』』劉知寨道：『你既是客人，被擄劫在那裏，今日如何能發下山來却到這裏看燈？』那婦人便說道：『你這廝在山上時，大刺刺的坐在中間交椅上，叫我叫大王，那裏係人！』宋江道：『恭人，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，如何今日到我強扭做賊？』那婦人聽了大怒，指着宋江罵道：『這等賴皮賴骨，不打如何肯招！』劉知寨道：『說得是。』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廝。一連打了兩料，打得宋江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。便叫把鐵鎖鎖了，明日合個囚車，把做『鄆城虎』張三解上州裏去。

却說相陪宋江的梯己人，慌忙奔回來報知。花榮聽罷大驚，連忙寫一封書，差兩個能幹親隨人，去劉知寨處取。親隨人齎了書，急忙到劉知寨門前。把門軍士入去報覆道：『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。』劉高叫喚至當廳。那親人將書呈上，劉高折面封皮讀道：——

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：因有薄親劉丈，近日從濟州來，往看燈火，誤犯尊威，萬乞情恕放免，自當造謝。草字不恭，煩乞照察不宣。

劉高看了大怒，把書扯的粉碎，大罵道：『花榮這廝無禮！你是朝廷命官，如何却與強賊通同，也來瞞我。這賊已招是鞏縣張三，你却如何寫道是劉丈，俺須不是你侮弄的。你寫他姓劉，是和我同姓，恁的我便放了他。』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將出去。那親隨人被趕出寨門，急急歸來，稟覆花榮知道。花榮聽了，只叫得：『苦了哥哥！快備我的馬來！』花榮披掛，拴束了弓箭，綽槍上馬，帶了三五十名軍漢，都拖槍拽棒，直奔到劉高寨裏來。把門軍人見了，那裏敢攔當；見花榮頭勢不好，盡皆喫驚，都四散走了。花榮搶到廳前，下了馬，手中拿着鎗，那三五十人，都擺在廳前。花榮口裏叫道：『請劉知寨說話。』劉高聽得，驚的魂飛魄散；懼怕花榮是個武官，那裏敢出來相見。花榮見劉高不出來，立了一回，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裏搜人。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，早從廊下耳房裏尋見宋江，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，又使鐵索鎖着，兩腿打得肉綻。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，鐵鎖打開，救出宋江。花榮便叫軍士先送回家裏去。上了馬綽鎗在手，口裏發話道：『劉知寨，你便是個正知寨，待怎的奈何了花榮！誰家沒個親眷！你却甚麼意思？我的一個表兄，直拿在家裏，強扭做賊。好欺負人，明日和你說話。』花榮帶了衆人，自回到裏寨來看視宋江。

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，急忙點起一二百人，也叫來花榮寨奪人。那二百人內，有兩個新教頭。爲首的教頭，雖然了得些鎗刀，終不及花榮武藝，不敢不從劉高，只得引了衆人，奔花榮寨裏來。把門軍

士入去報知花榮。此時天色未甚明亮，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，誰敢先入去，都懼怕花榮了得。看看天大明了，却見兩扇大門不關，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，左手拿着弓，右手挽着箭。衆人都擁在門前，花榮大喝道：「你這軍士們，不知寬各有頭，債各有主。劉高差你來，休要替他出色。你那兩個新參教頭，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，今日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，然後你那廝們要替劉高出色，不怕的入來。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朵頭！」豎起弓搭上箭，拽滿弓，只一箭，喝聲「着！」正射中門神骨朵頭。衆人看了都喫一驚，花榮又取第二枝箭，大叫道：「你們衆人，再看我這第二枝箭，要射右邊門神的頭盔上朱纓。」聽的又一箭，不偏不斜，正中纓頭上。——那兩枝箭却射定在兩扇門上。花榮再取第三枝箭，喝道：「你衆人看我第三枝箭，要射你那隊裏穿白的教頭心窩。」那人叫聲「哎呀，」便轉身先走。衆人發聲喊，一齊都走了。花榮且叫閉上寨門，却來後堂看觀宋江。花榮說道：「小弟誤了哥哥，受此之苦。」宋江答道：「我却不妨，只恐劉高那廝，不肯和你干休。我們也要計較個長便。」花榮道：「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話，和那廝理會。」宋江道：「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，教丈夫打我這一頓。我本待自說出真名姓來，却又怕閻婆惜事發，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。叵耐劉高無禮，要把我做『鄆城虎』張三，解上州去，合個囚車盛我。要做清風山賊首時，頃刻便是一刀一剮。不得賢弟自來力救，便有銅唇鐵舌，也和他分辯不得。」花榮道：「小弟尋思，只想他是讀書人，須念同姓之親，因此寫了劉丈，不想他直恁沒些人情。如今既已救了來家，且却又理會。」宋江道：「賢弟差矣。既然仗你豪勢，救了人來，凡事要三思。自古道：『喫飯防噎，走路防跌。』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，急使人來搶，又被你一嚇，盡都散了，我想他如何肯干罷，必然要和你動文書。今晚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，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，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毆的官司。我若再被他拿出去時，你便和他分說不過。」花榮道：「小弟只是一勇之夫，却無兄長的高明遠見。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。」宋江道：「不妨。事急難以耽擱，我自捱到山下便了。當日敷貼了膏藥，喫了些酒肉，把包裹

都寄在花榮處。黃昏時分，便使兩個軍漢，送出柵外去了。宋江自連夜捱去，不在話下。

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個個都散回寨裏來，說道：『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，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！』兩個教頭道：『着他一箭時，射個透明窟窿，却是都去不得。』劉高那廝，終是個文官，意思深狠，有些算計，當下劉高尋思起來：『想他這一奪去，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，明日却來和我白賴。便爭競到上司，也只是文武不和相毆之事，我却如何奈何的他？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，去五里路頭等候。倘若天幸捉着時，將來悄悄的關在家裏，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裏，報知軍官下來取，就和花榮一發拿了，都害了他性命。那時我獨自霸着這清風寨，省得受那廝們的氣。』當晚點了二十餘人，各執鎗棒，連夜去了。約莫有二更時候，去的軍漢，背剪綁得宋江到來。劉知寨見了，大喜道：『不出吾之所料。且與我囚在後院裏，休教一個人得知。』連夜便寫了實封申狀，差兩個心腹之人，星夜來青州府飛報。次日，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，坐視在家，心裏自道：『我且看他怎的！』竟不來睬着。劉高也只做不知，兩下都不說着。

且說這青州府知府，正值陞廳公坐。那知府覆姓慕容，雙名彥達，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。倚托妹子的勢，要在青州橫行，殘害良民，欺罔僚友，無所不爲。正欲回衙早飯，只見左右公人，接上劉知寨申狀，飛報賊情公事。知府接來，看了劉高的文書，喫了一驚，便道：『花榮是個功臣之子，如何結連清風山強賊？這罪犯非小，未審虛實。』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，來到廳上，分付他去。原來那個都監姓黃，名信。爲本身武藝高強，威鎮青州，因此稱他爲『鎮三山。』那青州地面，所管下有三座惡山；第一便是清風山，第二便是二龍山，第三便是桃花山。這三處都是強人草寇出沒的去處。黃信却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，因此喚做『鎮三山。』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，領了知府的言語，出來點起五十個壯健軍漢，披掛了衣甲，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劍，連夜便下清風寨來，逕到劉高寨前下馬，劉知寨出來接着，請到後堂，叙禮罷，一面安排酒食管待，一面犒賞軍士。後面取出宋江來，教黃信看了。黃信道：『這個不必問了。』

連夜合個囚車，把這廝盛在裏面。」頭上包了紅絹，挿一個紙旗，上寫着「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。」宋江那裏敢分辯，只得由他們安排。黃信再問劉高道：「你拿得張三時，花榮知也不知？」劉高道：「小官夜來二更拿了他，悄悄的藏在家裏，花榮只道去了，安坐在家。」黃信道：「既是恁的，却容易。明早安排一副羊酒，去大寨裏公廳上擺着；却教四下裏埋伏下三五十人，預備着。我却自去花榮家請得他來，只推道：「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。」賺到公廳，只看我擲盞爲號，就下手拿住了，一同解上州裏去。此計如何？」劉高喝采道：「還是相公高見，此計大妙。却似「甕中捉鼈，手到拿來。」」

當夜定了計策，次日天曉，先去大寨左右兩邊，帳幔裏預先埋伏了軍士，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。早飯前後，黃信上了馬，只帶三兩個從人，來到花榮寨前。軍人入去傳報，花榮問道：「來做甚麼？」軍漢答道：「只聽得教報道黃都監特來相探。」花榮聽罷，便出來迎接。黃信下馬，花榮請至廳上，叔禮罷，便問道：「都監相公，有何公幹到此？」黃信道：「下官蒙知府呼喚，發落道：爲是你清風寨內，文武官僚不和，末知爲甚緣由？知府誠恐二位因私讎而誤公事，特差黃某齋到羊酒前來，與你二位講和。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，便請足下上馬同往。」花榮笑道：「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？他又是个正知寨。只是本人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，不想驚動知府，有勞都監下臨草寨，花榮將何以報？」黃信附耳低言道：「知府只爲足下一人。倘有些刀兵動時，他是文官，做得何用？你只依着我行。」花榮道：「深謝都監過愛。」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。花榮道：「且請都監少叙三杯了去。」黃信道：「待說開了，暢飲何妨。」花榮只得叫備馬。當時兩個並馬而行，直來到大寨，下了馬，黃信攜着花榮的手，同上公廳來，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。三個人都相見了。黃信叫取酒來，從人已自先把花榮的馬牽將出去，閉了寨門。花榮不知是計，只想黃信是一般武官，必無歹意。黃信擎一盞酒來，先勸劉高道：「知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，同僚

不和，好生憂心。今日特委黃信到來，與你二公陪話。煩望只以報答朝廷爲重，以後有事，和同商議。」

劉高答道：「量劉高不才，頗識些理法，直教知府恩相，如此掛心。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，此是外人妄傳。」黃信大笑道：「妙哉！」劉高飲過酒，黃信又斟第二杯酒，來勸花榮道：「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，想必是聞人妄傳，故是如此，且請飲一杯。」花榮接過酒喫了，劉高拿副臺盞，斟一盞酒，回勸黃信道：「勤勞都監相公降臨敝地，滿飲此杯。」黃信接過酒來，在手裏，把眼四下一看，有十數個軍漢，簇上廳來。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，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，兩邊帳幔裏，走出三五十個壯健軍漢，一發上，把花榮拿倒在廳前。黃信喝道：「綁了！」花榮一片聲叫道：「我得何罪？」黃信大笑，喝道：「你兀自敢叫哩！你結連清風山強賊，一同背叛朝廷，當得何罪！我念往日面皮，不去驚動，拿你家老小。」花榮道：「也須有個證見。」黃信道：「還你一個證見，教你看真贗真賊，我不屈你。左右，與我推將來。」無移時，一輛囚車，一個紙旗兒，一條紅抹額，從外面推將入來。花榮看時，却是宋江。目睜口呆，面而廝戲，做聲不得。黃信喝道：「這須不干我事，見有告人劉高在此。」花榮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，這是我的親眷。他自是鄆城縣人，你要強扭他做賊，到上司自有分辯處。」黃信道：「你既然如此說時，我只解你上州裏，你自己去分辯。」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兵防送。花榮便對黃信說道：「都監賺我，雖然捉了我，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。可看我和都監一般武職官面，休去我衣服，容我坐在囚車。」黃信道：「這一件容易，便依着你。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，休要枉害人性命。」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，監押着兩輛囚車，并帶三五十軍士，一百寨兵，簇擁着車子，取路奔青州來。有分教，火燄堆裏，送數百間屋宇人家；刀斧叢中，殺一二千殘生性命。正是生事事生君莫怨，害人人害汝休嗔。畢竟解宋江投青州來，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四回

『鎮三山』大鬧青州道

『霹靂火』夜走瓦礫場

話說那黃信上馬，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劍，劉知寨也騎着馬，身上披掛些戎衣，手中拿一把叉。那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，各執着纓鎗棍棒，腰下都帶着短刀利劍，兩下鼓，一聲鑼，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。

衆人都離了清風寨，行不過三四十里路頭，前面見一座大林子。正來到那山嘴邊，前頭這兵指道：『林子裏有人窺望。』都立住了脚。黃信在馬上問道：『爲甚不行？』軍漢答道：『前面樹林子有人窺看。』黃信喝道：『休睬他，只顧走！』

看看漸近林子前，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，一齊響起來。那寨兵人等，都慌了手脚，只待要走。黃信喝道：『且住，都與我擺開。』叫道：『劉知寨，你壓着囚車。』劉高在馬上，死應不得，只口裏念道：『救苦救難天尊。』便許下十萬卷經，三百座寺，救一救。驚的臉如成精的東瓜，青一回，黃一回。這黃信是個武官，終有些膽量，便拍馬向前看時，只見四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，一個個身長力壯，都是面惡眼凶，頭裹紅巾，身穿衲襖，腰懸利劍，手執長鎗，早把一行人圍住。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：——一個穿青，一個穿綠，一個穿紅。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，各跨一口腰刀，又使一把朴刀，擋住去路。中間是『錦毛虎』燕順，上首是『矮脚虎』王英，下首是『白面郎君』鄭天壽。三個好漢大喝道：『來往的到此當住脚，留下三千貫買路黃金，任從過去。』黃信在馬上大喝道：『你那厮們，不得無禮，『鎮三山』在此！』三個好漢睜着眼，大喝道：『你便是『鎮三山』，也要三千兩買路金；沒時，不送你過去。』黃信說道：『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，有甚麼買路錢與你？』那三個好漢笑道：『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，便是趙官家駕過，也要三千貫買路錢；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在這里，待你取錢來贖。』黃信大怒，罵

道：『強賊，怎敢如此無禮！』喝叫左右搥鼓鳴鑼。黃信拍馬舞劍，直奔燕順。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，來戰黃信。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，奮力在馬上鬪了十合，怎地當得他三個住；亦且劉高是個文官，又向前不得，見了這般勢頭，只待要走。黃信怕喫他三個拿了，壞了名聲，只得一騎馬，撲喇喇跑回舊路，三個頭領，挺着朴刀趕將來。黃信那里顧得衆人，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。衆軍見黃信回馬時，已自發聲喊，撇了囚車，都四散走了。只剩得劉高，見勢頭不好，慌忙勒轉馬頭，連打三鞭；那馬正待跑時，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，早把劉高的馬掀翻，倒撞下來。衆小嘍囉一發向前，拿了劉高，搶了囚車，打開車轆，花榮這時已把自己的囚車掀開了，便跳出來，將這縛索都掙斷了，却打碎了那個囚車，救出宋江來。自有那幾個小嘍囉，已自反剪了劉高，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，亦有三匹駕車的馬，却剝了劉高的衣服，與宋江穿了，把馬先送上山去。這三個好漢，一同花榮并小嘍囉，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，押回山寨來。

原來這三位好漢，爲因不知宋江消息，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，直來清風鎮上探聽，聞人說道：『都監黃信擲盞爲號，拿了花知寨并宋江，陷車囚了，解投青州來。』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，帶了人馬，大寬轉兜出大路來，預先截住去路，小路裏亦差人伺候。因此救了兩個，拿得劉高，都回山寨裏來。

當晚上的山時，已是二更時分，都到聚義廳上相會，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，三個好漢對席相陪，一面且備酒食管待。燕順分付，叫孩兒們各自都去喫酒。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，說道：『花榮與哥哥皆得三位壯士救了性命，報了冤讎，此恩難報。只是花榮還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，必然被黃信擒捉，却是怎生救得？』燕順道：『知寨放心：料想黃信不敢便拿恭人；若拿時，也須從這條路經過。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，去取恭人和令妹還知寨。』便差小嘍囉下山，先去探聽。花榮謝道：『深感壯士大恩。』宋江便道：『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厮來。』燕順便道：『把她綁在將軍柱上，割腹取心，與哥哥慶喜。』花榮道：『我親自下手割這厮。』宋江罵道：『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，近日無讎，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！今

日擒來，有何理說？」花榮道：「哥哥問他則甚？」把刀去劉高心窩裏只一剜，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；小嘍囉自把屍首拖在一邊。宋江道：「今日雖殺了這厮濫污匹夫，還有那個淫婦，不會殺得，怎出這口大氣。」王矮虎便道：「哥哥放心，我明日下山去，拿那夫人，今番還我受用。」衆皆大笑，當夜飲酒罷，各自歇息。次日起來，商議打清風寨一事。燕順道：「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，今日歇他一日，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。」宋江道：「也見得是，正要將息人強馬壯，不在促忙。」

不說山寨整點軍馬起程，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，便點寨兵人馬，緊守四邊柵門。黃信寫了申狀，叫兩個教軍頭目，飛馬報與慕容知府。知府聽得飛報軍情緊急公務，連夜陞廳，看了黃信申狀：反了花榮，結連清風山強盜，時刻清風寨不保，事在告急，早遣良將保守地方。知府看了大驚，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，急來議軍情重事。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，姓秦，諱個明字，因他性格急躁，聲若雷霆，以此人都呼他做『霹靂火』秦明。祖是軍官出身，使一條狼牙棒，有萬夫不當之勇。那人聽得知府請喚，逕到府裏來見知府，各施禮罷。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報申狀來，教秦統制看了，秦明大怒道：「賊子如此無禮，不須公祖憂心，不才便起軍馬，不拿了這賊，誓不再見公祖！」慕容知府道：「將軍若是遲慢，恐這厮們去打清風寨。」秦明答道：「此事如何敢遲誤？只今夜便去點起人馬，來日早行。」知府大喜，忙叫安排酒肉乾糧，先去城外等賞軍。秦明見說反了花榮，怒忿忿地上馬奔到指揮司裏，便點起百馬軍，四百步軍，先叫出城去取齊，擺布了起身。

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，擺了大碗，盪下酒，每一個人三碗酒，兩個饅頭，一斤熟肉。方纔備辦得了，却望見軍馬出城，看那軍馬時，擺得整齊，但見：

烈烈旌旗似火，森森戈戟如麻，陣分八卦擡長蛇，委實神驚鬼怕。鎗見綠沉紫箴，旗飄繡帶紅霞，馬蹄來往亂交加。乾坤生殺氣，成敗屬誰。

當日清早，秦明擺布軍馬，出城取齊，引軍紅旗上大書兵馬總管秦統制，領兵起行。慕容知府看見秦明全副披掛出城來，果是英雄無比，但見：

盔上紅纓飄烈燄，錦袍血染猩猩，連環鎖甲砌金星。雲根靴抹綠，龜背鎧堆銀。坐下馬如同驪豸，狼牙棒密嵌銅釘。怒時兩目便圓睜，性如霹靂火，虎將是秦明。

當下『霹靂火』秦明在馬上出城來，見慕容知府在城外賞軍，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，下馬來和知府相見施禮罷，知府把了盞，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：『善觀方便，早奏凱歌。』賞軍已罷，放起信礮，秦明辭了知府，飛身上馬，擺開隊伍，催趲軍兵，大刀濶斧，逕奔清風寨來。

原來這清風寨却在青州東南上，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，可早到山北小路。

却說清風山寨裏這些小嘍囉們探知備細，報上山來。山寨裏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，只聽的報道：『秦明引兵馬來。』都面面厮覷，俱各駭然。花榮便道：『你衆位俱不要慌。自古兵臨告急，必須死敵，叫小嘍囉飽喫了酒飯，只依着我行。先須力敵，後用智取，如此如此，好麼？』宋江道：『好計！是如此行。』當日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，便叫小嘍囉各自去准備。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，一副衣甲，弓箭鐵鎗，都收拾了等候。

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，離山十里，下了寨柵。次日五更造飯，軍士喫罷，放起一個信礮，直奔清風山來，揀空闖去處，擺開人馬，發起搥鼓，只聽見山上鑼聲震天響，飛下一彪人馬出來。秦明勒住馬，橫着狼牙棒，睜着眼睛時，却見衆小嘍囉簇擁着『小李廣』花榮下山來。到得山坡前，一聲鑼響，列成陣勢，花榮在馬上擎着鐵鎗朝秦明聲個喏，秦明大喝道：『你祖宗代代是將門之子，朝廷命官，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，食祿於國，有何虧你處？却去結連賊寇，反背朝廷。我今特來捉你，會事的下馬受縛，免得腥手污脚。』花榮陪着笑道：『總管容覆聽稟：量花榮如何肯反背朝廷？實被劉高這廝，無中生有，

官報私讎，只迫得花榮有家難奔，有國難投，權且躲避在此，望總管詳察救解。」秦明道：「你兀自不下馬受縛，更待何時？恁地花言巧言，煽惑軍心。」喝叫左右兩邊敲鼓。秦明輪動狼牙棒，直奔花榮。花榮大笑道：「秦明，你這厮原來不識好人饒讓。我念你是個上司官，你道俺真個怕你！」便縱馬挺鎗，來戰秦明。兩個就清風山下廝殺，真乃是棋逢敵手難僥倖，將遇良材好立功。這兩個將軍比試，但見：

一對南山猛虎，兩條北海蒼龍。龍怒時頭角崢嶸，虎鬪處爪牙齷惡。爪牙齷惡，似銀鈎不離錦毛團；頭角崢嶸，如銅葉振搖金色樹。翻翻覆覆，點鋼鎗沒半點放閑；往往來來，狼牙棒有千般解數。狼牙棒當頭劈下，離頂門只隔分毫；點鋼鎗用力刺來，望心坎微爭半指。使點鋼鎗的壯士，威風上逼斗牛寒；舞狼牙棒的將軍，怒氣起如雲電發。一個是扶持社稷天蓬將，一個是整頓江山黑煞神。

當下秦明和花榮兩個交手，戰到四五十合，不分勝敗。花榮連鬪了許多合，賣了個破綻，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。秦明大怒，趕將來。花榮把鎗去了事環上帶住，把馬勒個住，左手拈起弓，右手拔箭，拽滿弓，扭過身軀，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，正中盔上，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，却似報個信與他。秦明喫了一驚，不敢向前追趕，霍地撥回馬，恰待趕殺，衆小嘍囉一圍地都上山去了。花榮自從別路，也轉上山寨去了。

秦明見他都走散了，心中越怒道：「恁耐這草寇無禮！」喝叫鳴鑼敲鼓，取路上山，衆軍齊聲納喊，武軍先上山來。轉過三兩個山頭，只見上面插木，礮石，灰瓶，金汁，從峻峻處打將下來。向前的退步不迭，早打倒三五十個，只得再退下山來。

秦明是個性急的人，心頭火起，那裏接納得住，帶領軍馬，繞山下來，尋路上山。尋到午牌時分，只見西山邊鼓響，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。秦明引了人馬，趕將去時，鼓也不響，紅旗都不見了。秦明看那路時，又沒正路，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，却把亂樹折木，交叉當了路口，又不能上去得。

正待差軍漢開路，只見軍漢來報道：『東山邊鑼響，一陣紅旗軍出來。』秦明引了人馬，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，看時，鑼也不鳴，紅旗也不見了。秦明縱馬四下裏尋路時，都是亂樹折木，斷塞了砍柴的路徑。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：『西邊山上鑼又響，紅旗軍又出來了。』秦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，看時，又不見一個人，紅旗也沒有了。秦明是個急性的人，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。

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，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價響，急帶了人馬，又趕過來東山邊，看時，又不見有一個賊漢，紅旗都不見了。

秦明氣滿胸脯，又要趕軍漢上山尋路，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。秦明怒氣衝天，大驅兵馬，投西山邊來，山上山下看時，並不見一個人。秦明喝叫軍漢，兩邊尋路上山，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：『這裏都不是正路，只除東南上有一條大路，可以上去。若是只在這裏尋山上去時，惟恐有失。』秦明聽了，便道：『既有那條大路，連夜趕將去。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來。』

看看天色晚了，又走得人困軍乏；巴得到那山下時，正欲下寨造飯，只見山上火把亂起，鑼鼓亂鳴。秦明轉怒，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。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，又射傷了些軍士，秦明只得回馬下山，且教軍士只顧造飯。恰纔舉得火着，只見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，呼風嚙哨下來。秦明急待引軍趕時，火把一齊都滅了。當夜雖有月色，亦被陰雲籠罩，不甚明朗。秦明怒不可當，便叫軍士點起火把，燒那樹木，只聽得山嘴上響起鼓笛之聲。秦明縱馬上來看時，見山頂上點着十餘把火把，照見花榮陪着宋江在上面飲酒。秦明看了，心中沒出氣處，勒着馬，在山下大罵。花榮回道：『秦統制，不必焦躁，且回去將息着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活的輸贏便罷。』秦明大叫道：『反賊，你便下來，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，却再做理會。』花榮笑道：『秦總管，你今日勞困了，我便贏得你，也不爲強。你且回去，明日却來。』秦明越怒，只管在山下罵，本待尋路上山，却又怕花榮的弓箭，因此只在山坡下罵。

正叫罵之間，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。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，只見這邊山上，火礮火箭，一齊燒將下來；背後二三十個小嘍囉做一羣，把弓弩在黑影裏射人。衆軍馬發喊，一齊都擁過那邊山側深。坑裏去躲，此時已有三更時分，衆軍馬正躲得弩箭時，只叫得苦，上頭溜滾下水來，一行人馬却都在溪裏，各自掙扎性命。爬得上岸的，盡被小嘍囉撓鉤搭住，活捉上山去了；爬不上岸的，盡淹死在溪裏。且說秦明此時怒氣衝天，腦門粉碎，却見一條小路在側邊，秦明把馬一撥，搶上山來。走不到三五步，和人連馬攏下陷坑裏去。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鉤手，把秦明搭將起來，剝了渾身戰襖，衣甲，頭盔，軍器，拿條繩索綁了，把馬也救起來，都解上清風山來。

原來這般圈套，都是花榮和宋江的計策。先使小嘍囉或在東，或在西，引誘的秦明人困馬乏，策立不定；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，等候夜深，却把人馬逼趕溪裏去，上面却放下水來。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。你道秦明帶出的五百人馬，一大半淹死在水中，都送了性命；生擒活捉得一百五七十人，奪了七八匹好馬，不曾逃得一個回去。次後陷馬坑裏活捉了秦明。

當下一行小嘍囉捉秦明到山寨裏，早是天明時候。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，小嘍囉縛秦明解在廳前。花榮見了，連忙跳離交椅，接下廳來，親自解了繩索，扶上廳來，納頭拜在地下。秦明慌忙答禮，便道：『我是被擒之人，由你們碎屍而死，何故却來拜我？』花榮跪下道：『小嘍囉不識尊卑，誤有冒瀆，切乞恕罪。』隨即便取衣服與秦明穿了。秦明問花榮道：『這位爲頭的好漢，却是甚人？』花榮道：『這位是花榮的哥哥，鄆城縣宋押司宋江的便是。這三位是山寨之主：燕順，王英，鄭天壽。』秦明道：『這三位我自曉得，這宋押司莫不是喚做山東「及時雨」的宋公明麼？』宋江答道：『小人便是。』秦明連忙下拜道：『聞名久矣，不想今日得會義士！』宋江慌忙答禮不迭。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，問道：『兄長如何貴足不便？』宋江却把自離鄆城縣起頭，直至劉知寨拷打事故，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。秦明只把頭來搖道：『若聽一』

面之詞，誤了多少緣故。容秦明回州去對慕容知府說知此事。』燕順相留且住數日，隨即便叫殺牛宰馬，安排筵席飲宴。拿上山的軍漢，都藏在山後房裏，也與他酒食管待。

秦明喫了數杯，起身道：『衆位壯士，既是你們的好情分，不殺秦明，還了我盔甲，馬匹，軍器，回州去。』燕順道：『總管差矣。你既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，都沒了，如何回得州去？慕容知府如何不見你罪責？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。本不堪歇馬，權就此間落草，論秤分金銀，整套穿衣服，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？』秦明聽罷，便下廳道：『秦明生是大宋人，死是大宋鬼。朝廷教我做兵馬總管，兼受統制使官職，又不曾虧秦明，我如何肯做強人，背反朝廷？你們衆位要殺時，便殺了我，休想我隨順你們。』花榮趕下廳來拖住道：『秦兄長息怒，聽小弟一言：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，無可奈何，被逼迫的如此。總管既是不肯落草，如何相逼得你隨順？只且請少坐，席終了時，小弟討衣甲，頭盔，鞍馬，軍器還兄長去。』秦明那肯坐。花榮又勸道：『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，人也尙自當不得，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？』秦明聽了，肚內尋思，也說得是。再上廳來，坐了飲酒。那五位好漢輪番把盞，陪話勸酒。秦明一則軟困，二乃吃衆好漢勸不過，開懷喫得醉了，扶入帳房睡了。這裏衆人自去行事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，跳將起來，洗漱罷，便要下山。衆好漢都來勸留道：『總管，且喫早飯勸身，送下山去。』秦明性急的人，便要下山。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；取出頭盔，衣甲，與秦明披掛了，牽過那匹馬來，并狼牙棒，先叫人在山下伺候，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，相別了，交還馬匹軍器。秦明上了馬，拿着狼牙棒，趁天色大明，離了清風山，取路飛奔青州來。到得十里路頭，恰好已牌前後，遠遠地望見烟塵亂起，並無一個人來往。秦明見了，心中自有八分疑忌，到得城外看時，原來舊有數百人家，却都被火燒做白地，一片瓦礫場上，橫七豎八，殺死的男子婦人，不計其數。秦明看了大驚，打那匹馬在瓦礫場上，跑到城邊，大叫開門時，只見門邊吊橋高拽起了，都擺列着軍士旗旗，插木炮石。秦

明勒着馬大叫，城上放下吊橋，度我入城。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，便搥起鼓來，吶着喊。秦明道：『我是秦總管，如何不放我入城？』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牆邊大喝道：『反賊，你如何不識羞恥！昨夜引入馬來打城子，把許多好百姓殺了，又把許多房屋燒了；今日兀自又來賺哄城門。朝廷須不會虧負了你，你這廝倒如何行此不仁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，早晚拿住你時，把你這廝碎屍萬段。』秦明大叫道：『公祖差矣。秦明因折了人馬，又被這廝們捉了上山去，方纔得脫，昨夜何曾來打城子？』知府喝道：『我如何不認的你這廝的馬匹，衣甲，軍器，頭盔，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撥紅頭子殺人放火，你如何賴得過？便做你輸了被擒，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？你如今指望賺開城門取老小，你的妻子，今早已都殺了。你若不信，與你頭看。』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，教秦明看。秦明是個性急的人，看了渾家首級，氣破胸脯，分說不得，只叫得苦屈。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，秦明只得回避，看見遍野處火焰，尙兀自未滅。秦明回馬在瓦礫場上，恨不得尋個死處，肚裏尋思了半晌，從馬再回舊路。行不得十來里只見林子裏轉出一夥人馬來，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，不是別人，宋江，花榮，燕順，王英，鄭天壽，隨從一二百小嘍囉。宋江在馬上欠身道：『總管何不回青州？獨自一騎投何處去？』秦明見問，怒氣道：『不知是那個天不蓋，地不載，該剛的賊，裝做我去打了城子，壞了百姓人家房屋，殺害良民，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；因得我如今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我若尋見那人時，直打碎這條狼牙棒便罷！』宋江便道：『總管息怒，既然沒了夫人，不妨，小人自當與總管做媒。我有個好見識，請總管回去，這裏難說。且請到山寨裏告稟，一同便往。』秦明只得隨順，再回清風山來。於路無話，早到山亭前下馬，衆人一齊都進山寨內，小嘍囉已安排酒果肴饌在聚義廳上，五個好漢，邀請秦明上廳，都讓他中間坐定。五個好漢齊齊跪下，秦明連忙答禮，也跪在地。宋江開話道：『總管休怪，昨日因留總管在山，堅意不肯，卻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，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，卻穿下足下的衣甲，頭盔，騎着那馬，橫着狼牙棒，直奔

青州城下，點撥紅頭子殺人；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，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；因此殺人放火，先絕了總管歸路的念頭。今日衆人特地請罪。』秦明見說了，怒氣于心，欲待要和宋江等廝併，卻又自肚裏尋思：一則是上界星辰契合，二乃被他們軟困，以禮待之，三則又怕鬪他們不過；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，便說道：『你們弟兄雖是好意，要留秦明，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，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。』宋江答道：『不恁地時，兄長如何肯死心塌地？若是沒了嫂嫂夫人，宋江恰得知花知寨有一妹，甚是賢慧，宋江情願主婚，陪備財禮，與總管爲室如何？』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，方纔放心歸順。衆人都讓宋江在居中坐了，秦明上首，花榮肩下，三位好漢依次而坐，大吹大擂飲酒，商議打清風寨一事。秦明道：『這事容易不須衆弟兄費心，黃信那人，亦是治下；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；三乃和我過的最好。明日我便先去叫開柵門，一席話，說他入夥投降，就取了花知寨寶眷，拿了劉高的潑婦，與仁兄報仇雪恨，作進見之禮如何？』宋江大喜道：『若得總管如此慨然相許，卻是多幸多幸！』當日筵席散了，各自歇息。次日早起來，喫了早飯，都各各披掛了。秦明上馬，先下山來，拿了狼牙棒，飛奔清風寨來。

卻說黃信自到清風寨上，發放鎮上軍民，點起寨兵，晝夜提防，牢守柵門，又不敢出戰，累累使人探聽，不見青州調兵策應。當日只聽得報道：『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來，叫開柵門。』黃信聽了，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，果是一人一騎，又無伴當。黃信便叫開柵門，放下吊橋，迎接秦總管入來，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，請上廳來，叙禮罷，黃信便問道：『總管緣何單騎到此？』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等情，後說：『山東及時雨宋公明疎財仗義，結識天下好漢，誰不欽敬他？如今見在清風山上，我今次也在山寨入了夥。你又無老小，何不聽我言語，也去山寨入夥，免受那文官的氣。黃信答道：『既然恩官在彼，黃信安敢不從？只是不會說有宋公明在山上，今次却說「及時雨」宋公明，自何而來？』秦明笑道：『便是你前日解去的「鄆城虎」張三便是，他怕說出真名姓，惹起自己的官司，以此只認說是張三。』黃信聽

了，跌脚道：『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，路上也自放了他；一時見不到處，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，險不壞了他性命。』秦明黃信兩個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，只見寨兵報道：『有兩路軍馬，鳴鑼搥鼓，殺奔鎮上來。』秦明黃信聽得，都上了馬，前來迎敵，軍馬到得柵門邊望時，只見塵土蔽目，殺氣遮天，兩路軍兵投鎮上，四條好漢下山來。畢竟秦明黃信怎地迎敵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